淨土資糧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恭錄自《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卷四　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

淨土資糧目錄

一、念佛七起香開示……一
二、關於結七與聖號讀音的書示……九
三、《阿彌陀經》宗要，信願持名……一一
㈠引言……一一
㈡明宗……一三
㈢生信……一八
㈣發願……五六
㈤持名……六九
㈥妙果……九一
㈦後語……九六
附錄　當代往生記實等十例……一〇〇
佛法的偉大使我感動……一一九

初刊說明

壬戌之秋，北京廣化寺與居士林在該寺舉辦念佛七道場，由該寺方丈修明長老主七。四眾弟子參加者一百餘人，其中多是久修之大德善信。道場中，香光幡幢，明潔莊嚴。誦持唱念，誠敬肅穆。實為近三四十年所罕見，亦為文革後北京第一次念佛七道場。起香之日，蒙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正果老法師，蒞臨加持並說開示。次日起由中國佛學院淨土宗教師黃念祖居士講解《彌陀要解》中的宗要—信願持名，共四講。本書根據錄音，編寫成文。復經原講人修改審定，文約義豐，更趨完善。在整稿期間，又收到五臺山南山寺長老通願老法師來信，開示結七與名號讀音等重要問題。乃與前稿一併刊印，內部流通。三稿匯為一冊，命名為《淨土資糧》。冊

中包括當代法門龍象，兩位老法師宣說淨法之寶貴開示，言簡意賅，抉釋淨宗奧要，更為稀有。

又此次刊印蒙五臺山南山寺與福建中華山性海寺贊助，共力完成。特此一併致謝。

北京居士林　八三年元月

一、念佛七起香開示

正果法師

今天我想來講三點。第一點，關於「打七」的問題。「打」是一個語助詞，「七」是一個期限。從真正的意義上講，打七就是尅期求證。可以打一個七、兩個七、三個七，乃至七個七。主要是尅期求證的意思。就是我們自己限定在一個時間內，好好地放下外緣，清清淨淨地念佛。在這七天之中，希求能見佛聞法，或者得到其他種種殊勝功德的現象。要有所收穫，得到功德。在打七法會中，有參禪的靜七，或者是其他的誦經禮佛七。打起七來，必須要求開悟證道。我們念佛的人，在這七天之中希求能夠見佛聞法、成就菩提心等等的無量功德。本來是念佛七，一般稱作打七。七從字義上講，當然是個數目字，但是也有這種解釋，「七」代表西方，

《中華大字典》有一條：西方謂之「七」。所以說念佛七就是念佛希求臨終往生西方。打念佛七，定期七日，是有經典為根據的。《阿彌陀經》裏講：「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古來的祖師，規定七日念佛，或七日參禪，或七日誦經等等，也都是在經典中有根據的。在經典上，如來常常說，我要三日入定，七日入定，四十九日閉關入定，弟子們不要來打擾我。都是以七日乃至幾個七日為期。《觀無量壽佛經》在說到上品上生的時候，提到「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所以說我們打念佛七是有經典上的根據的。當然有念到兩個七，三個七，七七四十九日的七個七，這統名叫「打七」。特別重

要的事情是尅期求證。祖師們規定，起碼是七天，再多乃至幾個月。如來在經中講過，我七日入定，九日入定，三個月入定，這都是如來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第二點，為什麼我們要打念佛七呢？經典上說得很清楚。釋迦牟尼佛囑咐我們要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究竟的歸宿處。《無量壽經》裏有這麼幾句話：「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這是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的第十八願。阿彌陀佛發的四十八願都是偉大的、至極重要的願力。其中特別是第十八願，是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最偉大的一願。一般講到建立淨土法門，也是以這一願為依據，是眾生最可依靠的法門。為什麼呢？講到佛教的修持，有難行門、易行門的差別。所謂難行門，也無所謂難不難，不過在末法時

代，例如我們今天這個時代，一個學佛的人，要想從戒定慧三學，依靠自己修習止觀和參禪得到成就，就比較困難，所以叫難行門。因為我們的業障深重，環境條件不好，所謂環境不好就是說此娑婆國土是五濁惡世。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其他種種干擾就不消說了。從生命上說來，也是有一定的界限的。最多一百年以內，超過百歲的就很少了。但是在幾十年內，要想依照其他法門去修持得到成就，比較困難，所以叫難行門。但是要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比較容易，所以叫易行門。易在什麼地方呢？像阿彌陀佛發的願力乃至有十念就能往生。如果不能往生的話，阿彌陀佛說我絕對不能成佛。這個往生是帶業往生。比如說你造了種種的業，包括善業、惡業，還沒有得到解脫的時候，但是你從今以後，斷除惡業，專心念阿彌陀佛，修行淨業，依照阿彌陀佛的願力就可以往生，這叫仗他

力往生極樂世界。我們之所以要念佛就因為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中的第十八願：至心信樂，十念即可往生。因此從前的祖師乃至現在的人一直念阿彌陀佛求往生，就是這個道理。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念阿彌陀佛的原因，是以經典為根據的，淨土三經裏說的很清楚。

第三點，講一講應該注意的一些問題。在《觀無量壽佛經》裏面，因請法人韋提希夫人的關係，說到往生淨土的問題。當時釋迦牟尼佛就告訴她：「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為淨業。佛告韋提希：汝今知不？此三種業，乃是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淨業正因。」

怎樣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佛教徒呢？五十年代在《現代佛學》

上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就是要看皈依三寶或不皈依三寶。皈依三寶就是一個真正的佛教徒，不皈依三寶，儘管研究佛教很好，說得很好，但是實際上很難說他是一個真正的佛教徒。因為他不皈依三寶，首先就是我慢心沒去掉。所以學佛的人首先要受持三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並且要具足眾戒，根據個人的身份立場、環境關係，都守其淨戒。受五戒，受十戒，受比丘戒，乃至菩薩戒，要具足眾戒，各守其戒。並在生活、行動等一切方面，不犯戒，不犯威儀。念佛的人也有一定的生活方式，行怎樣行，住怎樣住，坐怎樣坐，臥怎樣臥，吃飯怎樣吃，穿衣怎樣穿等等，都各有其規範形式，都應各守其規矩，就是不犯威儀。

再者，前面引說《觀無量壽佛經》所說關於發菩提心的問題，這一點特別重要。什麼是菩提心呢？就是「為利有情願成佛」。菩

提心是以大悲心為因，實際上我佛的體性就是以大悲為他的體性，如來是觀察了眾生的痛苦，發起了大悲心，由後得智去教化一切眾生，如諸佛菩薩所起的一切化度眾生的作用，都是由後得智所起的。如來對眾生的看法，在經典上教導我們：菩薩行菩薩道，等於是魚水的關係，等於是樹木的莖和花果的關係。菩薩之所以成為菩薩，到最後之所以能夠成佛，總因為有菩提心，去化度眾生，用福德智慧兩種光焰圓滿功德去成就佛果。假若一個學佛的人沒發菩提心，就只能成為自了漢，所以只有深信因果，並且發了菩提心，才是往生淨土圓成佛道的正因。菩提心在《觀無量壽佛經》中，佛告阿難及韋提希說：「上品上生者，若有眾生，願生彼國者，發三種心，即便往生。何等為三？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發願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國。」此三種心實際即為菩提心。今天我們

在此打佛七，希望大家都要發這三種心，也就是發菩提心，尅期求證。功德圓滿時，大家可能看到瑞象。現前能夠萬緣放下，達到一心清淨念佛，這本身就是一種殊勝功德。

今天就講這些，祝願大家淨心念佛，現前得大義利，將來臨終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二、關於結七與聖號讀音的書示

通願法師

㈠止語（亦名忌語）「佛不許止語」。在四分大律，自恣犍度中，律中佛訶責為「啞羊法」，本外道所行，如是如「打餓七」，行無益苦行，皆此類也。比丘行此法，結罪。以佛法，法法皆合中道，無奇特惑眾之法故。願初出家，曾有老尼教行此法，為慈老呵責。此或為修行人用功恐打閑岔，自想方法，實則不如少言，更為相應也。

（註：慈老指慈舟老法師，乃近代華北三大高僧之一。）

㈡「阿」字，字義非常重要。華嚴四十二字，第一字為「阿」，表諸法無生。亦是由此出生一切法之義也。據華嚴經四十二字母原文「唱阿字時，入般若波羅蜜門，名以菩薩威力，入無差

別境界」。其含義至圓至廣，惜今漢族教徒，多讀成「額」或有讀「諾」，其音一差，作用亦偏。又有更差者，多有人將「阿」字去掉，單念「彌陀佛」者，此則無量光壽成為有量矣，關係重大。（如大讚「彌陀佛大願王」，而不如「阿彌陀大願王」，為準也。）又阿字在密教中，亦多勝解，茲不具述。

（整理拙稿之際，欣接通願老法師寄來書教。老法師精研華嚴，解行俱優，嚴持戒律，軌範人天。現駐錫五臺南山寺，實為當代華嚴、律、淨三宗之大德。所示正是應病伽陀，修行關要。特公於眾，同霑法味。）（黃念祖謹志）

三、《阿彌陀經》宗要，信願持名

三昧耶戒優婆塞黃念祖敬述

(一)引　言

《阿彌陀經》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我們現在也可以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來參加今天廣化寺念佛七道場。在北京的佛教徒，何止在座的百位左右。但是，有人或因欠缺因緣不能來，或缺少善根而不肯來。又有人雖有因緣善根，但缺少福德，想來而臨時發生障碍而來不成。可見在座諸位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緣。我特來讚賀，隨喜道場。並敬向諸位匯報本人學佛的體會，作為供養。同時，敬向諸位大德請教。

現在是「念佛七」道場，念佛七日。這樣以七天為一期，就是根據《阿彌陀經》中，若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的教導。我們現在道場中，每天都念《阿彌陀經》，因為此經簡要，可以稱為淨宗的心中心。所以它的註解甚多。其中以蓮池大師之《彌陀疏鈔》，幽溪大師之《圓中鈔》及蕅益大師之《彌陀要解》最為殊勝精要。印光法師說：「彌陀一經，得此三疏，法無不備，機無不收。」又於此三疏之中，尤推讚《要解》，說它超出此經一切註疏之上。並推崇至極地說：縱世尊出世，親自註解，亦不能過。所以我現在敬選《要解》中的宗要，來向大家匯報。

天臺宗註經，先明五重玄義。在看經文前理解了這五重玄義，便抓住了全經的綱領與心要。這五重是：㈠釋名，㈡辨體，㈢明

宗，㈣力用，㈤教相。㈠就是解釋經的題名。㈡是辨明本經的體性，本經以實相為體。㈢是宣明本經以什麼為宗要。㈣是講明本經的妙用。本經以往生不退為力用。末法多障眾生，依此法門，即可出離生死，往生極樂世界，徑登不退，這是方便至極的力用。㈤明教相：此經是大乘菩薩藏所攝。由於本經以實相為體，實相之理非語言文字之所能知。所以目前不多談實相之理，單提五重玄義中之明宗。本經之理體攝於六信中的信自與信理。於明宗中融攝經體，並兼明本經之妙用。

㈡明　宗

宗是什麼呢？宗是崇奉與宗要之義。《要解》說：「宗是修行要徑、會體樞機，而萬行之綱領也。」可見明宗是萬分重要的。信

佛的人必須修行，而宗正是修行的重要途徑。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契會本體，可是宗是契會本體的樞機，（樞機，例如電視機的開關與旋鈕。）而且宗是六度萬行的綱領，（綱指綱的總繩，綱舉則目張；領，指衣的衣領，提領則衣順。）可見明宗實為切要。

《阿彌陀經》以何為宗呢？註經大德們提法雖不一，其實質亦無大異。但其中最為直截精要的，則是蕅益大師所說的「此經以信願持名為修行之宗要」。由信生願，由願起行，行就是持名的妙行。信願行稱為三資糧。出門旅遊必須帶錢，這就是資：還必須帶飲水或食物，這就是糧。《要解》說：「非信不足啟願，非願不足導行。」其中「信」字是關鍵。人若老懷疑西方淨土是否真有，自己念佛能否往生，他就不可能發起真願。如有信願自然就能引起持名的妙行。妙者神妙不可測度之意。持名不是普通的修行，而是極

微妙，深不可測，功德難思的妙行。只有持名這樣的妙行，才能實現廣度眾生的大願。如無此妙行，眾生自身想出生死都很難，更何況能度他？是故《要解》說：「非持名妙行，不足滿所願，而證所信。」只有依持名的妙行，才能滿足自己所發的大願，並且證實自己的所信，證實信願持名即得往生的勝行，證實「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的妙理。

先陳依正以生信。《阿彌陀經》中，首先深說極樂的依正莊嚴，來勸發大眾的信心。經中所說極樂世界，清淨莊嚴，黃金為地，七寶行樹，樓閣羅網等等都是依報莊嚴。至於阿彌陀佛，無量光壽，無量清淨，諸大菩薩，以及聲聞天人，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具足種種功德，皆是正報莊嚴。釋尊於此世界，曾多次宣說淨土妙法，並令會中大眾，親眼得見極樂世界。淨土三經

中，有兩部就都有這樣的記載。《無量壽經》中，阿難願見極樂，在正向西方頂禮念佛之時，頓見西方極樂世界現前，阿彌陀佛如黃金山高出海面，威德巍巍，相好光明，並見彼國諸大菩薩等眾。娑婆極樂兩土相見如在對面。當時在會大比丘一萬二千人，比丘尼五百人，男居士七千人，女居士五百人，共兩萬人，一時俱見極樂世界。在說《觀經》時，韋提希夫人與五百侍女，也都同時得見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兩經中有如此殊勝的示現，都是為了堅固眾生的信心。人們既生實信，自然出生求生淨土之願。

次勸發願以導行。經云「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也就是說眾生聽到經中所說極樂的依正莊嚴，就應當發起求生極樂淨土的大願。這個大願極為殊勝，能發此願，便與阿彌陀佛接引眾生之願相合。人若不發求生的願，便不能往生了。因為佛恒順眾

生，是決不強迫眾生的。人若發願求生，佛的全部願力，就顯現在這發願人的身上。所以我們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故《要解》說「次勸發願以導行」。

次示持名以徑登不退。所導之行，就是持名念佛。就是念南無（讀那摸）阿彌陀佛。阿字正確讀法是漢語拼音字母中的A字。阿字是華嚴字母音裏面的第一個字。一個阿字有無量功德，無量涵義。其中第一個涵義，就是無生。密教大德日本興教大師說，從一個阿字出生一切陀羅尼，從一切陀羅尼出生一切諸佛。所以這個字的讀音很重要，盼望大家能夠讀準。人若能深信切願持佛名號，就必定能往生極樂。往生後就不再退轉，極樂的殊勝就在於不退。在娑婆世界修行的難處，是進一退九。處處都有退緣，有種種障礙。壽命很短，干擾太多。勤苦修行使自己進了一步，誰知突遇干擾，

反而退了九步。所以說進一退九。另外一個意思，是指修行人中，有一個人在進步，便會另有九人在退步。可見在此土成就很難。若往生極樂後，便沒有退緣了。國無女人，衣食隨意，萬物清淨，六時聞法，願聞便聞，不想聽時，便無所聞。一切隨意自在，而且得往生者，善根殊勝，於所聞法都能相應。所以往生之人都位登不退，直到成佛。我們求生淨土的目的也在這裏。求生極樂，不是為貪圖安樂，而是為了普度眾生。只有達到不退，才能實現自覺覺他的本願。所以《要解》以信願持名為本經之宗。

㈢生　信

信字非常重要。經云：「信為道元功德母。」開示我們，信乃是道之本元，一切功德之母。因為從信才出生一切功德。又說：

「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這就是說，必須先具信心，才能深入佛法之海。若無信心，縱然廣讀佛書，對於佛法也是難於入門的。又說：佛法如寶山，信為手。所以必須有信心，才能在寶山中取得寶物。我國淨宗祖師善導大師曾把信與疑做個對比。大師指出，不信則疑，疑如污穢之物，不但自身污穢，並使所沾之物亦同污穢。例如糞便，本身很髒，清潔的食物如沾著糞便，則食物亦髒。故知不信則疑，疑心十分有害。

信有六信：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

(1)信自。《要解》說：「信我現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團，亦非緣影。豎無初後，橫絕邊涯。終日隨緣，終日不變。十方虛空微塵國土，元我一念心中所現物。我雖昏迷倒惑，苟一念回心，決定得生自心本具極樂，更無疑慮，是名信自。」或疑佛法主張無我，怎

麼說要信自呢？當知這個「自」字，不是那個有我相的自我，而是指離一切相的自性，也即是指本有的妙明真心。所以《要解》開口便道此心本非肉團心，此心不是我們所說的心臟。現在科學已經證實，一個人心臟壞了，可移植另一人心臟來代替。如果我黃念祖的心臟已經切除了，換來一個張先生的肉心，那麼是我自己仍然活著，還是張先生復活了？當然是我黃念祖仍然活著。（正在目前整理稿件之際，科學界又有所進展，可改裝用塑料纖維同鋁合金製成的心臟，人依舊還活著。）可見肉團心不是自己的心。

《要解》又說，我的自心，也不是緣影心。緣影心即第六識能攀緣的心。此心只是緣色、聲、香、味、觸五塵所生之影像，故名緣影心。為說明自心不是緣影心，特引證《首楞嚴經》。此經乃經中之王。《首楞嚴經》明示此義。當年阿難多聞第一，能憶持十二

部大經，但遇摩登伽之難，幾將破戒。幸蒙佛遣文殊大士率領大眾誦真言前去救度，才能免難。此時阿難十分震動，哀切請佛開示。佛問阿難：「以何為心？」阿難回答，佛方才問此心在內，在外，還是在中間等等，我用心來推尋。所以「即能推者，我將為心。」阿難認為自己這個能推想尋思的心，即是自心。佛當時訶斥阿難說：「咄！阿難，此非汝心。」「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枉受輪轉。」佛直示阿難，你所謂的自心，那不是你的心，那只是外界五塵所引起的妄想。它迷惑你的真性，這是妄心。它不但不是你自己，而且是你自己的敵人，它迷惑了你的真性。那個是賊，可是你把害自己的賊人，認作自己的愛子，於是使你失掉本有的常住真心，而冤枉地經受輪迴之苦。《楞嚴》這段開示十分切要。《楞嚴貫珠》說此經講

「見道」「修道」與「證道」。由「見道」才能「修道」，由「修道」才能「證道」，可知「見道」是關鍵性的第一步。「見道」的方便是顯真心，而它的最初方便是破妄心。今「要解」亦復如是，向我們大喝一聲，說：緣影心不是自心。我們應深切體會信受。這樣的信心，是我們的根本。要認識當前這個能推能想、自以為是的心，是賊，是它害了自己。於是不再信任它，叫它靠邊站，這才有希望恢復自己的真心。下云「豎無初後」豎字指時間，真心在時間上既沒有開始，也沒有末後。沒有初後，即是沒有過去未來與現在，真心常住，三際一如，本無生滅，何處有前後？在生滅心中則有念，有念就有生滅，一念生於前滅於後，便有前後。又現在科學界已經承認，過去是不可窮盡的。既不可窮盡，便找不到開頭，所以說是無始。並且未來也是不可窮盡的，便找不到終點，所以說

是無終。再用一個圓圈來作比方，從某一點開始前進，最後又終止在這個起點之上。起點便是終點，沒有始終，也就沒有先後。世間的圓形只是一個極粗的比方，佛教所說的圓，更加不可思議，所以說「豎無初後」。橫指空間，我們的真心遍滿一切處。「橫絕邊涯」，即是常說的橫遍十方。經云：「十方虛空生我心中，如片雲點太清裏。」正顯真心的廣大無邊。下邊說「終日隨緣，終日不變」。不變者，本人的真如本性，亦即自性、真心、佛性等等。雖然終日隨緣，輪迴在六道之中，可是自己常住真心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不增不減，所以說不變，不變二字，十分重要。

以上所說的真心，凡夫在沒有開悟之前，是無法真實理解的。在當前的情況下，只應仰信。想到這是大覺世尊金口所說，所以我們只應尊仰敬信，不可懷疑。諸佛出興於世，就是為了這樣一件大

事因緣，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人人本具妙明真心，是佛的知見。以下再從引證一些經論來增加大家的信心。例如釋尊臘八日看見明星大徹大悟時，開口第一句便是「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這就是說我們的本心，都具足佛的智慧功德。又如：《觀經》說：「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就是說，當前這念一句阿彌陀佛之心，這心即是佛。這也是直指眾生之心本來是佛。念佛之心，當下即佛。又如楞嚴會上文殊大士讚歎觀音的耳根圓通，指出聞性的圓通常。我們透過文殊大士的寶貴開示，可以信知自性的圓通和真常。首先說通：例如我們現在坐在佛殿裏，殿外的人物被牆隔斷，我們看不見，但是外面現在鋸木的聲音，我們都聽得見，這就表示耳根能聞的性能，不被牆隔斷。能聞的本性，叫作聞性。聞性不被隔斷，說明聞性是通。其次說圓：聞性是圓。我們說自心

圓含十方，就可先從聞性的圓來理解。經中，文殊大士說：「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例如我們在嘈雜的劇場中，臺上臺下，前後左右，男女老少，種種音聲，我們能同時聽到，都能辨別，一一分明。不用回頭轉腦，不用撥動開關，調正方向，一時都聞、一切都聞。可見聞性圓含一切，於是可知自性亦然。再說常，我拍手一下，大家聽到聲音，再拍一下，又聽到聲音，拍時便有聲，不拍便無聲，聲音有生有滅，可是人的聞性沒有生滅。聲音滅時，聞性不滅，所以隨時拍手，隨時能聞。從聞性是常，可知自性真常，不生不滅。從文殊大士指出的圓通常，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要解》所說，我們本心圓通常，不是肉團心，也非緣影心，那都是生滅心，即是妄心。真心常住，所以沒有初後；真心圓含十方，所以沒有邊際。聞性，隨聲音之生，而聽到聲，即是隨緣；聲音滅而聞性不

滅，即是不變。由於自性圓含十方，所以十方國土皆是自心中所現之物。我們目前雖因妄想執著，妄心作主，真心未能顯現，故「昏迷倒惑」。但我們若能「一念回心」依佛教誨，背塵合覺，發菩提心，求生淨土，「決定得生自心本具極樂」。人們往生並不須跑向遠方，只是生在本人心中，所以決定能生。淨業行人於此應生決定信心，不可疑惑。這就是信自。信自，也即是信自佛。

(2)信他。信他即是信他佛。我們應當「信釋迦如來決無誑語；彌陀世尊決無虛願；六方諸佛廣長舌，決無二言。」首先要信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釋尊是我們的導師，教導我們受五戒不能妄語，所以釋尊絕對不會說妄語。《金剛經》說：「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佛所說的，都是真實，都是如，沒有虛妄。我常說釋迦牟尼佛不要人一文錢，也不要人

去投他一張選票。釋尊捨棄王位眷屬，雪山苦修，成佛後也只是沿門托鉢，討飯為生，這都為的是什麼？還不只是為了要救度我們！所以我們應該深信佛的教導。《阿彌陀經》是佛金口所說，佛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這都是真語實語，決定不會騙我們，而且淨土三經中的《無量壽經》與《觀經》，都有會中大眾，親見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的記載。這都是歷史事實，決不是神話故事。所以我們應當相信，既然相信，就應當依教奉行，「應當發願，願生彼國」。

二者，我們要信彌陀世尊決無虛願。阿彌陀佛是大願王，所發四十八大願，都已實現。大願的中心是第十八願，願文是「十方眾生，聞我名號，至心信樂，所有善根，心心回向，願生我國，乃至

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這條大願也正是本經的綱宗，確指信願持名。若能聞名生信，而且是至心信受，至心指登峯造極的誠心。這表「信」。下面說「樂」，表歡喜。歡喜極樂國土，才會發願求佛。從「樂」字直到「願生我國」表「願」。以下「乃至十念」表「持名」。念佛當然念愈多愈好，但未能多念，乃至平時只修十念法以及臨命終時能念佛十聲，都可蒙佛接引，往生極樂。以下又說，如果有人能行如上的十念，而不能往生，就不成佛。現在經中說「阿彌陀佛成佛以來，於今十劫。」可見阿彌陀是已成之佛。其因中所發一切大願，決已全部圓滿成就，故決無虛願。我們信願持名，就必與彌陀大願相應，往生極樂。

三者，要信六方諸佛亦即十方一切諸佛。經中說「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

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經中說諸佛現廣長舌相，《要解》說世間常人若能三世不妄語，舌相薄而廣長，吐出時可以自覆其面。可是此經中諸佛為讚淨土法門，所現廣長舌相，可以徧覆三千大千世界。所以現此稀有妙相者，正是為眾生生起決定信心。復用此不妄稀有舌相「說誠實言」，令諸眾生，皆信諸佛所讚，純一真實。諸佛毫無異語，所以說沒有二言。所讚者，「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正是本經原有的經題。可見此經是不可思議功德，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我們能遇這樣殊勝稀有的不二妙法，實應當至心信受，不當疑惑。所以《要解》說我們應當「隨順諸佛真實教誨，決心求生，更無疑惑，是名信他。」

六信中自和他是一對。兩者都能信，這是正信。一般說來，文

化不高，閱讀經典不多的人，容易信他，而難於信自。若說自心是佛，便不敢承當，且認為那是貢高我慢。又有人一聽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便不敢信，認為虛無縹緲，怕落空。這都是信心不深的表現。但若能真實信他，老實念佛，仍能往生，只是往生後的品位不高。另外一種，便是專談信自，不能信他。這多屬於文化較高，讀經較多，甚至是頗有研究的人，喜說自心是佛，但不信他佛。認為念佛求往生，是心外覓法，是著相。於是輕視淨宗，不願求生淨土。當然也就錯過這個殊勝的方便法門，而難於在現在生中證不退轉。更有甚者，有人偏重自心是佛，本來是佛，本來成佛，於是就反對一切修德。殊不知修德有功，性德方顯。若論性德則一切蠢動含靈都本來是佛；倘無修德，又與那些蠢動之類有什麼分別？所以《要解》說：「若諱言他佛，則是他見未忘。若偏重自佛，卻成

我見顛倒。」進言之，自他不二，才是圓融無礙之旨。佛法是無盡藏，切莫得少為足。

(3)信因。因和果也是一對。因果問題很重要，一個人若真深信了因果，就不同於普通人了。若真信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果，便知一切皆有前因，用不著貪求、計較、分別和營謀，便減少無窮的煩惱與過失。欲深知因果，必須明三世因果。三世即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佛經說：「欲知過去因，現在受者是。欲知將來果，現在作者是。」現在我們都得人身，這是由於過去生中，曾種持五戒之類的善因。至於在座諸位，能來參加當前殊勝的「念佛七」道場，其中許多位還是久修居士、出家大德、寺院長老，這都是過去多生的善因，不於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這說明欲知過去所種的因，只看當前所受的果，就清楚了。至於

將來的果呢？那只看現在所種的因。現在大家從發菩提心，打七念佛為因，所得之果就是往生極樂，蓮池化生，證不退轉，都是阿鞞跋致，並且等同在兜率內院的彌勒大士。可見三世因果極為重要。但世人對此很難生信。所幸當前國內外有識之士，重視了這個問題，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發現許多能記憶前生的實例，並且已有用英文寫出的專題報導。至於我自己最近也聽到青海省會附近所出現的一件實例。該地村中有一個幼童在初能說話後，即向父母說，我不是你們的孩子，我父是××，我母是××，我名××，我村是××××。於是這一奇聞立即傳播出去。所巧者這幼童所說其前生父母，離開他的家只十幾個村。聽到後即去訪問，相見之下，證實無誤。孩子認識來者正是前世父母，父母證明童子即是已故愛子。於是這一幼童就有了兩套父母。這一事實很能說明問題。更有趣的

是：上海某居士（電機工程師）最近親自在各地調查，在我國西南發現了另一實例，與上述者如出一轍。

至於人死如燈滅之說，看來要站不住腳了。大科學家們，已有了新的體會，例如大科學家薛定鄂，是量子力學的權威，近來研究生命科學，薛氏說：「我在母胎時，並不是我生命的開始，我是依照了過去的藍圖，而出現我的生命。我的死亡，也並非我生命的結束。」薛氏之說生前已有藍圖，死後生命並不結束，恰恰否定了人死燈滅之俗論。至於「藍圖」等，則相似於我教所說阿賴耶識，即第八識。此識含藏一切種子，我們的現在世與將來世都決定於此識中的種子，所以我常說佛教是極科學的。我是學自然科學的，我了解科學，我敢這樣說。

因果不虛，欲免惡果，必須不造惡因。欲求善果，務要先種善

因。故云「菩薩畏因」，先從因上努力。眾生顛倒，不明因果之理，例如惡徒行兇，當宣布立即槍決時，嚇得雙腿都軟了，這就叫眾生畏果。遇到惡果，便害怕了。他如知道畏因，便不至於行兇作惡，肆無忌憚，當然也就避免死刑的惡果。

在信因之中，最殊勝之因，莫過於《要解》所說：「深信散亂持名猶為成佛種子，況一心不亂，安得不生淨土？」散亂心中念佛，都會成了成佛的種子。例如經典中說，佛在世時有一老人來求出家，舍利弗用慧眼觀察，看出老人八萬劫以來，未種善因，不准出家。老人大哭，佛聽到後，叫舍利弗准他出家。因此老人在八萬劫前是一樵夫，一次在山中打柴遇虎，逃避上樹。虎過後，放心了，念了一聲「南無佛」。此一老人在八萬劫前，在驚亂中念了一聲佛，八萬劫後，憑此善因，遇佛出家，後證阿羅漢果。又如《法

華經》說：「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由上可見，散亂之心，稱佛名號，尚有這樣殊勝功德，何況一心念佛，能念到一心不亂的境界，焉有不能往生之理？信願持名是往生的親因，從此妙因必得往生的妙果。正果老法師在起香日開示大眾「尅期取證」，可見這個道場不是通常地隨喜結緣，而是要在這七天之內達到一心不亂。念佛達到一心不亂就決定往生。曾有人問蕅益大師說：「人若在念佛七日念得一心不亂之後，又造惡業，仍能往生否？」大師答得好，大師說：「果得一心不亂之人，更無起惑造業之事。」我現在做個比喻，例如燒開水，水燒開後，便已消毒，可以放心飲用。縱然放涼了，也是涼開水，依然可以食用。反之，這一壺水，今天放在爐上，燒五分鐘，拿下來放涼，明天又放在爐上燒五分鐘。這樣燒一百年，始終不能當開水用。大家

蒸飯，也是同樣道理，要一口氣成功，免成夾生飯。我們用功，也正是這個道理。現在的道場就是希望在這幾天之內把水燒開，這就是尅期取證。經中所說的一日，是指廿四小時。所以在道場內要一心念佛，出道場回到家中仍應一心念佛。不要回家就看電視等，心就亂了。家務盡量安排好，可以在七日之內，下至只是一日，專心持念。我們現在所念這本《阿彌陀經》是姚秦時代羅什大師所譯，要求念到一心不亂，唐玄奘大師所譯此經中則把這一心不亂譯為「繫念不亂」，兩譯合參，便知羅什大師的「一心」相當於玄奘大師的「繫念」，就是說一心是指專心持念，心不散亂。不是指事一心與理一心。因事一心則消除了見思二惑，理一心則可破無明，都是甚深境界。現在合參兩譯，知道一心同於繫念，所以我們真實發心，老實念佛，綿綿密密，精進不已，以此為因，必得往生極樂的

妙果。至於現在達到一心不亂也是可能的，往生時品位就更高了。

(4)信果。《要解》說：「深信淨土諸善聚會，皆從念佛三昧得生。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亦如影必隨形，響必應聲，決無虛棄。是名信果。」可見，信果就是要信從念佛之因，得往生之果。深信極樂淨土中「諸上善人，俱會一處。」都是由於念佛念到一心不亂，入念佛三昧而往生極樂世界的。諸大菩薩亦復如是，例如此界最尊的普賢文殊兩大菩薩，乃釋尊的脇侍。在《普賢行願品》中，普賢發願偈為：

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
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

再看《文殊發願經》，文殊發願偈為：

願我命終時，盡除諸障礙。

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剎。

以上兩偈實質全同，五言偈即從七言偈精練而成。又《文殊說般若經》說：「繫心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過去現在諸佛。」可見念佛功德難思。上至文殊普賢諸大菩薩，悉皆念佛求生極樂國土，諸上善人下至一切人民，皆因念佛而得往生。皆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又如自身之影，必隨自身；空谷回音，必應於響。從因得果，果不離因。念佛之功，功不唐捐。往生之願，決不虛發。能這樣信，名為信果。

(5)信事。事與理是一對。事是事相，理是本體。事相就是事物與有形無形種種諸相。眼前所見，幡幢香燈，男女老少，以及大地山河，日月星辰，飛禽走獸，鱗介爬行，六道輪轉，生生死死，萬事萬物，都是事相。對於所有這些事相，若問它們究竟以什麼為本

體呢？從科學上說，宇宙萬物推其本源，不過是由一百多種原子所組成。這一百多種原子，它的本質呢？只是電子、質子和中子。世間萬物只是由這三種「子」，若多若少配搭而成。若更問這三種子是什麼呢？當然小中還有更小，這是不可窮盡的。但我們可以這樣說，這些「子」都有二重性，即顆粒性與波動性。所謂「顆粒」者，只是能量在其場中某處的集中。因此可以說一切都是能量與波動。例如空中的電磁波，俗稱無線電波。波即是波動。可見從事相上看到萬象森羅，若論本質，只是能量與動相。若從佛法來說，那就深入了。例如當前我這個人，是個白髮的老頭，再過些年送到八寶山一燒便沒有了，這是事相。若論本體，我的本性與佛相等，本來沒有生滅。這裏所說的本體，即是理。理不是指道理，道理是知解，是人腦的產物，是有生滅的。可見用凡夫妄想的心，是不能

真實明白經中事事無礙的妙理。本經是小本《華嚴》，所顯示的，正是事事無礙的不可思議的境界。想要明白，那只有真實發起大乘心，亦即菩提心，此心正是大悲大願大智的結合，才有希望。目前若未能深懂也很自然。當年佛說《華嚴》時，大神通如目犍連，大智慧像舍利弗，都如聾如盲，不能明白。現在我們聽了，有些不懂也就不用著急。好在這些妙理「一歷耳根，永為道種」。我們的阿賴耶識，像錄音機，都已記錄無失，成為種子。

《要解》說：「信事者，深信只今現前一念不可盡故，依心所現十方世界亦不可盡。實有極樂國，在十萬億土外，最極清淨莊嚴。」事與理相對，境與心相對。心即是理，境即是事。前已闡明此心含容十方，此心不可窮盡。所以從此心所現的境，也不可窮盡。現代科學家已承認宇宙之大不可窮盡，地球是太陽系的一員，

太陽系是銀河系的一員；銀河系也還是圍繞一個中心而在旋轉，所以必有更大與更大更大不可窮盡之天體。可見宇宙之大不可窮盡。科學家這一新認識，在佛經中早已說到。並且依佛教說，這不可窮盡的世界，都不在自心之外。因之，十萬億佛國之外的極樂世界當然不在心外。極樂世界是實有，經中說「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這兩個「有」字，至關切要。極樂是有，並是真實的有。不同於眼前這個世界，目前雖有，而將來必然會壞和空。天文學家現已證實，有的星球已經衰老，有的正在變壞，有的正在崩潰。又有新的星球很年輕或剛剛出生。隕石的降臨正表明某個星球崩潰了。此世界在賢劫千佛都出世以後，也將從壞而空。將來又從空而成，由成而住。成、住、壞、空循環不已。但極樂世界「建立常然，無衰無變」。最極清淨莊嚴，超逾十方一切世界。

《要解》還說，經中所說都是真語、實語，所以不同於莊生寓言。莊生即我國周代的莊周，他好為寓言，虛構一些內容，來寄托自己的本意。例如他說有個人名叫混沌，生下來沒有七竅。有人憐憫他，便給他鑿開這些竅，等七竅鑿出後，混沌死了。這就是寓言。實在沒有混沌這個人，借他表示天地未分以前的不識不知。等知識多了，便是七竅有而混沌死。現在經中說極樂世界，這是真實有，不是寓言。我常說你如認為這個世界有，那極樂世界當然是有，並且是更堅固的有。以上說明信事。

(6)信理。理即是真心、實相，亦即全法界。法界即是一切眾生身心的本體。《要解》說：「信理者，深信十萬億土，實不出我今現前介爾一念心外。以吾現前一念心性，實無外故。」介爾乃微小之意。我們當前這一念心性，雖然微小，但他本體等同法界。所以

極樂世界不在我這一念心性之外，這方面前已說明，不再重複。

下說：「又深信西方依正主伴，皆吾現前一念心中所現影。」「依」是依報，黃金為地、七寶樓臺、八功德水是極樂的依報。依報屬於器世間。「正」指正報，表有情世間。阿彌陀佛、觀世音、大勢至、文殊、普賢、諸上善人等，是極樂的正報。「主」指教主阿彌陀佛；彼土一切聖賢天人即是「伴」。極樂世界的依報正報、教主以及侶伴種種事相，皆是理體（即我微小的一念心性）所現之影。心性如明鏡，極樂依正主伴如鏡中所現之影。且能現影者，是我理體。故所現之影，不離鏡體。能現所現，純是真心，影雖多種，同為實相。

以下四句說「全事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自。」這四句表理事無礙法界。《要解》這一小段，具有《華嚴》所說的

四種法界。一念心性是理體，所以文中的「一念」，表理法界。西方的依正是事，表事法界。現在這四句中，第一句就是「全事即理」，事就是理，彼此不相妨礙，故表理事無礙法界。凡夫看來，事理是對立的。若論理，則平等不二，同一體性；若論事，則萬象森羅，千差萬別。於是誤以理為空，事為有，空有對立，事理隔絕，於是便有礙了。殊不知理事相即，本來無礙。這四句下面「我心遍故，佛心亦遍，一切眾生心性亦遍。」等三句表事事無礙法界，奧妙精深，乃《華嚴》所獨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稱為四法界。

為什麼可以說「全事即理」呢？道理很深，不是凡夫的情見所能推測。所以需要通過譬喻，來做一點粗淺的說明。先可用金子的器皿來做譬喻，例如在故宮珍寶館中，我們可以看到金塔、金佛、

金盆、金碗等等，金代表本體，代表理，塔等就是事相。這樣說也只是打個極粗淺的比方，若論實際，金子也是事相。世間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用來譬喻理體。正如南岳讓禪師的話「說似一物即不中」。現在只是勉強利用金來表示理體，便於理解。可見佛法微妙，不是世間一切事物，所能比類。我們現在因為塔佛盆碗等物的本體都是金，所以說金是理，塔等是事。例如金面盆，這個面盆全體都是金子，也就是說整個面盆是金，金是理，面盆是事，所以說「全事即理」。再進一步看，事有生滅，金盆放在熔爐裏便熔化了。面盆沒有了，即是滅了。金子如舊，並不是新生。這就表明事相有生滅，本體無生滅。面盆全體是金，表「全事即理」。金子熔成面盆，表理體成事。理事交徹，彼此無礙。又事相是有差別的，塔佛盆碗，種種不同是差別。理體則是無差別的。塔佛盆碗的本體

全是金，金無差別表示理無差別。有差別與無差別是一對矛盾，凡夫認為是對立的，也即是有礙的。可是利用金與器的譬喻，我們從現象說塔佛盆碗都不同，從本質說，塔佛盆碗都一樣。於是有差別與無差別同時成立，這就是無礙。

再可以打個譬喻，如水與波。潭澄無風，則水中能現月影，風吹水動，水面生波，水中便不現月影。水代表本體，波即是事相。波有大小，小如皺紋，大如山岳，波小時可以載舟，波大時可以翻船。波有千差，水只一體。若問波是什麼？波全部是水，所以說全事即理。再者自心是理，萬象是物，事即是理，物即是心。所以佛教中，心物是不二的。（當前亞原子時代的歐美科學家們對於心與物，也正在螺旋上升為一元論。）

至於「全妄即真」呢？妄者虛妄，指妄心、妄想，從妄想而出

現種種妄境。真者真實，指真心和真如。為什麼說妄即是真？這又有一個譬喻。例如水與冰。水表真如，冰表虛妄。冰是從水凍結而成的，表示妄也是依真而起。水可任意倒入種種形狀的器皿，都相適應，毫無妨礙。一旦成冰就不行了，就處處有礙。冰與水有什麼分別呢？冰只是多了一點寒氣，凝凍成冰了，消除了寒氣，冰仍舊是水，可見妄即是真，本來不二。

「全修即性」者，修指修行，性指自性；又修指修德，性指性德。本來是佛，這是性德，乃自性本具之德，亦即《觀經》的「是心是佛」。但修德有功，性德方顯，所以《觀經》又說「是心作佛」。《觀經》這八個字，應一氣讀，不宜分割。既然「作佛」，便是修。但「作佛」之心，本來是佛，即是性，所以說性修不二。再者修德屬於始覺智。凡夫是不覺，修行人發菩提心自覺覺他，

這是始覺。始覺若合本覺，便趨向究竟覺，性德是本覺理，修德是始覺智。這裏又有一個譬喻。理如鏡，智如鏡上所生之光。鏡光生於鏡體，智光正是生於理體。但以本心之鏡，久被無明垢染遮掩，故應修持，使鏡重光。但鏡光即是鏡，並非他物。故始覺智即本覺理，所以說「全修即性」。

第四句是「全他即自」。自指自性，他指佛與眾生，包括一切器世間與有情世間。一切世界的正報與依報都是他，前已說明也都是我自心所現。所以說全他即自。《華嚴》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所以自他不二。

以上這四句表理事無礙法界。大乘經典均有同樣開示。例如《金剛經》說：「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終日度生

是事，終日無度是理。度而無度，無度而度，故理事無礙。暑期中五臺山通願法師開示佛學院一學僧說：「無眾生」，也正是這個道理。從事相看，眾生如波，有生滅。若透過現象看本質，只是水，並沒有波，所以說沒有眾生。

此下「我心遍故，佛心亦遍，一切眾生心性亦遍。」顯事事無礙法界，其理更深。當年華嚴會上大阿羅漢亦不能明白。事事無礙，指事相與事相，稱性融通，亦皆彼此無礙。一事與多事也彼此無礙。一多相即，大小互容，重重無盡。多中含一，一中含多，這就叫一多無礙。這都十方難懂。例如說全體包括局部，這毫無疑問，但如說局部包含全體，大家便不能理解了。因為這是凡夫的情見所不能接受的，所以還要作個譬喻，再以波同水為例：波是事，水代表理。多波攝每一個波，這是常情，現在加上一句，每一個波

攝多波，這就費解。其道理就在一個波的本體是水。此水包攝一切波，於是這一波就含有多波了。這就是一多無礙的淺說。《要解》又以燈光為喻說：「譬如一室千燈，光光互遍，重重交攝，不相妨礙。」就像現在我們這佛殿之內，懸掛了許多盞電燈，佛前還供著明燭，所有這些發光之物，所發的光都遍照全室，這也就像佛的心、眾生的心、諸位的心、我的心都遍滿全法界。彼此沒有妨礙，所以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並且室內千燈之光，每一燈光遍入於一切燈光，每一燈光含攝一切燈光。一遍於多，多遍於一。多中攝一，一中攝多，互相遍滿，重重攝入。相融無礙，不可思議。這就是《華嚴》十玄門中一多無礙法門的淺說。至於一中有多，也即是局部包括全體，還可以最新的科學成就來證明。用激光技術拍成的立體照像也稱全息照像，拍照出的影像是立體的。如給我黃念祖拍

照，所顯出的便不是平面的影片，而是如塑像一樣的立體像，我們將看到就如同真人的黃念祖在這裏。這個底片，如被打碎，只須取出其中一個小小的碎片，底片是全體，碎片是局部。可是碎片仍然可以放出完整的黃念祖，只是形象稍小一點。可見局部中仍然包括了全體中的一切信息，這就是一中有多的科學證明。

以上所說的內容這樣難信，我們信它有什麼好處嗎？這就因為具足六信，才是真信。真信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蓮宗十祖截流大師《勸發真信文》說：「苟無真信，雖念佛持齋放生修福，只是世間善人，報生善處受樂。」這就是說沒有真信，縱然念佛修善，但不能往生極樂，下世可生善處享樂。大師接著說：「當受樂，即造業，既造業已必墮苦。正眼觀之，較他闡提旃陀羅輩，僅差一步耳！」旃陀羅指以屠殺為業之惡人，闡提乃斷善根無信之人。大

師此說發人深省。苟無正信，縱然修善，則來世享福，在享福時必定造業，既造惡業，必受惡報。所以說，用正眼看來，沒有真信而念佛修善之人，比闡提與旃陀羅的受報，只是在時間上稍緩一步而已。可見真信萬分重要。

那什麼是真信呢？大師說：①信我與彌陀，覺性無二，我雖昏迷，覺性未失，一念回光，便同本得。②信性雖無二，位乃天淵，佛是究竟佛，我則隨業流轉。③信我是彌陀心內眾生，佛是我心內之佛。憶佛念佛，必定見佛，這就是說我與彌陀水乳交融。例如在牛奶中加一些水，於水中有乳，乳中有水，互融互攝，無毫釐許間隔。所以我們念佛，自然感應道交，如磁石吸鐵。

截流大師的真信，與《要解》的六信是一致的。其中都有事有理，並且是理事圓融。現有許多人，有的肯信事而不肯信理。又有

人重理，而不肯信事，看不起念佛法門，認為是愚夫愚婦所修的法。以上這兩類人中，後者的病更重。蓮池大師說：「迷理執事，不虛入品之功。」這就是說，有人雖不信理，但能信極樂是實有，相信念佛可以往生，於是懇切發願，老實念佛，也可以往生，所以說「不虛入品之功」。只是品位不會高而已。反之，如果只是執理而不信事，自身於理雖生淺信，但自心並未開悟。於是就廢除了修持，不肯念佛，不願求生淨土。蓮池大師批評這類的人說：「執理廢事，反受落空之禍。」此處為什麼用一個「禍」字？這正如永嘉大師《證道歌》所說：「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災禍。」執理不信事的人，談玄說妙，自認高明，埋頭研究，不去修持，一無所得，甚至撥無因果，故反而不如僅能信事的人。

對於《要解》所說六信，能生實信，必生殊勝功德。能信因

果，便自然止惡修善，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再能信他，信本師釋尊的教誨，阿彌陀佛的大願，六方佛的證明，於是自然就能信事。信經中的兩個「有」字，西方有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於是發願求生，老實念佛。這樣於六信中生起了四信，就必能往生了，進一步如能六信具足，其功德更是殊勝，決定往生並品位甚高。信願持名，不但是臨終往生，若人根器猛利，修持精進，於現生就有不可思議感應。晉代有一窮苦的人，生活困難，起厭離心，乃專誠念佛七日，感阿彌陀佛現身說法，當下悟無生法忍，號覺明菩薩。《觀經》中，韋提希夫人，只是在家婦女，聞經見佛，也獲無生法忍。可見這個方便法門，普被三根，上至文殊，普賢也不屈材，下到五逆十惡，亦可念佛往生。上智下愚，悉蒙法益，這是稀有之事。又例如有醫生能醫不治之症，當然是良醫。五逆十惡就相當病

入膏肓的病人，而持名法門仍可救度，可見阿彌陀是大醫王；可見淨土法門能度下根，甚至惡逆，正是它的殊勝稀有之處，焉能因它能度下愚而輕視之？

或有人說，在科學昌明的今天，你們還在念佛是不是搞迷信呢？不是的，信佛不是迷信。科學愈昌明，佛教也愈昌明，前幾天《北京科技報》刊登一段報導，題目是「西方科學家的東方哲學熱」，介紹西方科學家們正在熱烈研究東方的《老子》、婆羅門教與佛教。前幾年科學畫報發表一篇短文，題目是「科學思想的無價之寶」，內中介紹研究高能物理以及生命科學等等科學界的第一流人物中，許多人把佛教思想看為寶物。又如《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一書，（根據F卡普拉的《物理學之道》編譯，原著是英文。）其中說到：「現代物理學的概念，與東方宗教哲學所表現出

來的思想，具有驚人的平行之處。」「平行之處」指兩者極為相似。可見我們不是迷信，一點也不落後。我們應當堅定信念，積極貢獻力量，發出佛教的光輝，來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和世界文化的飛躍，並為眾生謀求徹底究竟的真實之利。

㈣發　願

信願持名為宗，底下談願。願就是「厭離娑婆，欣求極樂。」對於娑婆世界我們毫無貪戀，願意出離，一心所嚮往的只是極樂世界，這就叫作願。願很重要，所以說金剛非堅，願力為堅。金剛石的硬度最高，可以磨毀寶石玻璃、瓷器等，但金剛仍不算最堅，唯有願力是最堅的。《普賢行願品》說：人們臨終時，一切諸根都敗壞了，一切辦法都沒有了，只是這個願王不相捨離。可見願的重

要。願是鎧甲，當我們要出生死、要同生死敵人做一決戰的時候，什麼是我們護身的鎧甲？就是願。蕅益大師指出，往生關鍵，就是信願。大師說能不能往生，就看你有沒有信願；至於品位高低，那在於念佛的深淺。可見往生關鍵是正信切願。有了正信，有了切願，乃至十念都可以往生。所以《要解》說：「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要解》復說：「若信願堅固，則臨終十念、一念，亦決得生。」信願要是堅固了，你臨終能十念，哪怕只是一念也能往生。《寶王三昧論》說，臨終一念也可以往生。反過來說，若無信願怎麼樣呢？《要解》說：「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銅牆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修淨業者不可不知也。」由上可知我們若不先去解決「信願」這個往生的關鍵，不在這關鍵問題下功夫，只是肯念，於是在缺一不可的信願行三資糧

中，你缺了二個。如同三條腿的香爐，只剩下一條腿，能有一條腿的香爐嗎？所以說念得「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銅牆鐵壁一樣，也沒有得生的理。可見花時間來研究信願是十分必要的，因為這是往生的關鍵。

願的內容很直截，即厭離娑婆，欣求極樂。蕅益大師說：「娑婆即自心所感之穢，而自心穢，理應厭離。」娑婆的髒穢，正是我們自心所感召的。既然是自心所感的那麼就好辦了！都是我自己生出來的，現在我不要它了，豈不是很容易！《要解》又說：「極樂即自心所感之淨，而自心淨，理應欣求。」極樂也即我心本來所感的，心淨則土淨。我自心本淨，所以我理當欣求淨土。如經典中說，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有人問佛，其他佛國那麼清淨，釋迦牟尼佛你這個國土為什麼不清淨啊？釋迦牟尼佛就以足趾按地一

下，這個世界頓時清淨，與極樂世界等等國土同樣清淨莊嚴，沒有分別。可見此土何嘗不淨，只是因為我們的自心不淨而已。再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十方都有淨土，此土也是淨土，為什麼釋尊獨勸我們往生極樂世界呢？這就顯示出阿彌陀佛大願王超勝獨異的特點。十方與此界都有淨土，但是不容易生。例如考大學，各校的錄取標準不同。這個暑假有人考首都醫科大學考了四百五十分沒考上，可是四百五十分考其他大學就都可以考取了。那首都醫大要求四百九十分，它的錄取分數高。又如《藥師經》中說，若人念藥師佛名號或《藥師經》，藥師如來在這些人臨終時，派八大菩薩護送往生極樂世界。這也是要求的分數高，往生藥師佛國土是不容易的。諸方淨土若不是斷了見惑思惑生不了，甚至需要在破無明後方能往生。但是阿彌陀佛那裏，投考者能有一百五十分就都要，當然交白卷是

不行的。一個學生考一百五十分，一般都能達得到。但是一但考進這個學校，便沒有降班，沒有開除，保證個個是博士，是大科學家。都大成功，保險你成功。這就是說個個成佛啊！所以阿彌陀佛是大願王，他招收極廣，教育極精，凡有來者，必定成功。所以這個學校我們要去。

再者，厭離娑婆的厭字很重要。有些修行人，未能出苦，就是由於還沒生真的厭離心，對於這個世界的苦、空、無常、無我認識不深。首先談苦。人生有種種苦，常說八苦交煎。這八苦即是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陰熾盛苦。現在先談生苦。人在做胎兒時，在母腹之中，受寒、受熱、受壓、受擠，暗無天日，不能自在。分娩時如山夾體，倒立而下，十分痛苦。這是粗提一下生苦。至於年老，耳聾眼花、背曲腿僵、牙齒脫落、行

步艱難、腰酸背痛，渾身是病，也是很苦。例如我岳父在他九十多歲時，他住在醫院裏，渾身是說不出的難過。醫院的院長說你身體的難過，只有你這樣高壽的人，才能享受，因為別人活不到這個歲數。這說明老苦很重，並且是愈老愈苦。至於病苦，一般都有體會，現在不提。再有死苦，死苦如活牛剝皮，生龜脫殼，像風刀解體，這個苦很是可怕，更可怕的這個死不是只死一回，而是生生死死沒有盡期的。其餘那就是怨憎會苦。自己碰到的人，總是常常給自己找麻煩，越是可怨可憎的人偏偏會合在一塊了，這就叫怨憎會。愛別離苦，那就是跟談得來的，有感情的，彼此相愛的人，偏偏要分離，生離死別，也是苦不可言。再則求不得苦，人人有個求不得苦。你要求的，就是沒有；自己最希求的，偏偏求不到。末後是五陰熾盛苦。色受想行識，這是五陰。這五樣東西，把你纏縛

了，使你不能出離。此土是八苦交煎，還有什麼可留戀的，故應厭離。

其次談空。一切有為法都是如夢、如幻、如泡、如影，都是虛妄，轉眼成空，一切都不真實。例如肥皂泡，五顏六色，光彩奪目，但一轉眼就破滅了。第三，是無常。佛在世時曾問弟子：人命有多長？一個人說人命在旦夕之間，佛搖頭說：你不懂得。第二個人說在飯食間，吃一頓飯的時候就能沒有命了。佛還搖頭說：你也不知「道」。又一個回答說：人命在呼吸間。這口氣出了，下口氣進不進不知道。佛說：你知「道」了。可見人生真是無常。今天雖好，明天怎麼樣很難說呀！第四，是無我。哪裏有真實的「我」？只是一個肥皂泡。可是世人處處愛這個「我」。貪著錢財，有了財，自己就可以受用。貪色，就為了快樂。貪名可以榮耀，貪吃就

可以享口福養身體，貪睡為了安逸。可是他不知道，自身只是個肥皂泡。任你怎麼去愛護它，也是保不住的。以下我再補充一點厭離的理由，就是這個世界退緣太多，生命太短了。佛法是如此之深，如同大海。可是學習的時機，即我們的壽命，又是這麼的短，難過百年。所以很難啊！並且處處是退緣。逆境叫你退，還容易克服。最麻煩是順境來了，這個順境纏縛人啊！因此叫進一退九。

《要解》續說：「厭穢須捨至究竟，方無可捨。欣淨須取至究竟，方無可取。故《妙宗鈔》云：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也即是說厭捨這個穢土，需要捨到究竟徹底，捨到沒有再可捨之時為止。你欣慕淨土，也要取得徹底，到沒有再可取之時為止。宋朝四明尊者，為《觀經》作了一個註解叫做《妙宗鈔》。在鈔中提出這麼一個問題，有人問：至理是不垢不淨，無取無捨，你

還要捨幹什麼？《妙宗鈔》回答的非常好，他說：「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轍指車轍。古代都是大車，車在土路壓出兩條轍。）也就是說：你取捨得登峯造極了，就同「不取不捨」不是兩樣。這話很難懂。圓瑛老法師有個解釋，他說你若橫超三界，永離諸苦，再也不用捨了，方叫捨至究竟。什麼叫取至究竟呢？若求生極樂，到了直上蓮臺，永受諸樂，才叫做「方無可取」。由於經論中的言句，往往有無量義，所以我從另一方面補充一點拙見。我認為一個取捨到極點的人念佛，與那個不取不捨的人念佛是平等的。一個人若捨到極點，對於娑婆世界一點也不留戀，一心所嚮往的只是極樂世界。在念的時候，就只是一句阿彌陀佛，自然不會再打閑岔。只剩下一條心，只是在念佛，這就同那「不取不捨」的人在念佛是一樣了。再看蓮池大師的《疏鈔》說：「至心念阿彌陀佛

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良由正指理一心故。」《疏鈔》解釋《觀經》中五逆十惡之人臨終念佛，每念一聲，可以除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五逆是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的罪人。這種人臨終念十句，每念一句能消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而且能往生淨土，其原因就在於這時念佛達到了理一心。入了理一心，就是入了實相。所以出生上述的不可思議功德。惡逆的人不信地獄天堂，認為是騙人的。可是他臨終的時候，《觀經》中說「地獄眾火一時俱至」，他看見了地獄了，那裏煎炸活人同炸餅一樣。他一看自己就要進油鍋，他不敢當這油餅呀！他是真的看見了，他就怕了。這個油鍋可真不能去呀！我得出離呀！這時他的厭離之心達到極點。可是怎麼能救我呢？當聽到念佛可生極樂世界，就永可免除生死之苦了，這個惡人若是聞而能信，必然一心求救。取也取

到了極點。他這樣念阿彌陀佛就與理一心的念佛相同了。以上都是說明取捨到了極點同不取不捨平等平等，不是兩轍。所以許多老年人，不多求學問，一心求生，老實念佛，倒能成功。因為他們暗合道妙。所謂暗合，就是說不用懂多少玄妙的道理，只是信願持名就這麼念。不知不覺就同不取不捨，同理一心平等了。不知不覺自然契合了真如實相。所以這是暗合道妙，巧入無生。行者雖不懂玄妙的道理，但能信願持名，不知不覺就暗合實相了。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就在這裏。

以上說明了，取捨達到極點，便與不取不捨相等。現在從反面來看。《要解》說：「設不從事取捨，但尚不取不捨，即執理廢事。既廢於事，理亦不圓。」這就是說如果放棄了一切取捨，放棄了一切修證，只要不取不捨。於是這就是執著了理，廢棄了事。這

就等於在「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中，只要「是心是佛」，而不要「是心作佛」。佛的話，你只承認了一半「是心是佛」。這是理，這是性德。你死守住這個理，但對於「是心作佛」呢？這是修德，則不要了。這就是執理廢事，佛說的話被你砍掉了一半。你既然廢了事，把佛的話砍掉了一半，你所執的這個「理」，就不可能是圓滿圓融的理。同時你認為已明白的這個「理」，也沒有真明白。實際上，理事不二，本來不是對立的。所以《要解》說：「若達全事即理，則取亦即理，捨亦即理，一取一捨無非法界。」如果能夠通達信受前面說過的「全事即理」的道理，那麼你取，取也是合於理體，合於真如，合於實相，合於第一義諦的；你捨，捨也是合於理，合於第一義諦，合於真如實相。一取一捨都是般若的大用，於是就縱橫自在，取捨自如了。所以捨穢土你只管捨，求生淨土，你

只管求，都即是真如實相，即是第一義諦。所以說「一取一捨無非法界」。蓮宗祖師道綽大師曾說：「若始學者，未能破相，但能依相專至，無不往生，不須疑也。」這即是說你還未能破相，那你就先別管著相不著相。只是專心去念佛，決定往生。所以第一步你先不要求離相，你就是深信切願老實念佛。你就這麼念，你就往生。這是大祖師的話，所以就是這麼直截了當。

發願往生淨土，就不能腳踩兩隻船。若是又留戀世間，又想去極樂世界，這個願就不真實了。所以要往生，就必須具有正信和真實的願。六信裏面，我們開始可先信一兩樣。首先應信因果。如能信事信他，就會發願。發願之後就會持名念佛。我們通過實踐就更能增加信心，從信事信他可慢慢發展為信理信自。信心一深你的願就切了，願切了你就念的更專誠了。信願如果真有了，乃至十念，

決定得生。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所以我們要在信願上多用心。

(五)持　名

願能導行，既有信願必然引起持名妙行。《要解》讚歎持名功德說：「言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者，名以召德，德不可思議故，名號亦不可思議。名號不可思議故，使散稱為佛種，執持登不退也。」持名是橫出三界的妙行。別的修行是難行道，持名是易行道。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名以召德」。這個名字，就給你招來了萬德。阿彌陀佛名號，稱為萬德洪名，由於這是萬德莊嚴所成就的佛名。萬德不圓滿，怎麼能成佛？既成了佛，名叫阿彌陀佛。這個阿彌陀佛名號乃是萬德所成的。如蜜蜂採集了多種鮮花，釀成了蜜，我們

吃的是蜜，不要直截吃花粉。我們念佛，同於吃蜜。這是佛採百花之精而成的蜜，我們食蜜即是吃了百花之精。佛的名號就是蜜，這是萬德莊嚴圓滿的果實。佛成了佛了，成就了名號，所以這個名號就具有萬德。你念這個名字，就招來名號中的萬德。如果還不容易體會，請再聽幾個譬喻。例如人們修房子，房上有了師傅，你作他的助手，師傅說我要灰，你就把灰給他拿上去了。要瓦刀，就把瓦刀拿上去，要鄒頭把鄒頭拿上去。師傅說的都是名字，但依靠名字他就招來所要的物品。說灰就招來灰，說瓦刀就招來瓦刀。所以你念阿彌陀佛就招來阿彌陀佛的無量光壽無量功德，這個名字就這麼重要。再有道綽大師《安樂集》中舉兩個例子。他說人要是被狗咬傷了，有個治法。把虎骨弄熱，然後按在被咬的地方按摩，就能治好。但是在得不到虎骨時，就可把自己的手弄熱，按在被狗咬的地

方，嘴裏念老虎來了，老虎來了，也能治好。這不就是名字的作用嗎？底下還有道綽大師親自實踐過的例子。扭傷了腳可用木瓜弄熱之後揉腳。如無木瓜，就口念木瓜，道綽大師本人腳傷就是這樣治好的。把手弄的很熱，按在傷處揉，嘴裏念「木瓜」「木瓜」，真的好了。這就說明了名字能起實際作用，即是「名以召德」。由於佛的功德不可思議，所以名號的功德也就不可思議。佛的功德是凡夫所不能想得到的。大家都知道，在佛成道之前，魔來擾亂，可是魔所變美女到佛面前就變得醜陋不堪。又用種種武器向佛進攻，但一切武器到了佛的跟前都停在空中，它的尖端都是蓮花。魔就驚奇了，問佛有什麼功德，能有這樣威力。佛說你要問我的功德，地神知道，你問地神。於是地神就出來證明說，這個娑婆世界，沒有一寸土地不是佛當年為了救度眾生，捨棄生命而流血的地方。可見

佛的功德難思。這個德咱們還能夠理解，至於佛在菩提樹下睹明星悟道的那個德，就更不可思議了。徹底打破無明，這個德怎麼能思議得到？所以《要解》說：「德不可思議故，名號亦不可思議。」又「名號不可思議」，所以你散心念佛，仍能作為成佛的種子，何況執持名號達到一心不亂，焉有不往生極樂世界之理！一旦往生淨土，從此不再退轉。不退轉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到了念不退，念念契理，從容中道，心心流入薩婆若海，即一切種智海，亦即如來的果海。那還不成佛呀！念不退是別教初地菩薩和圓教初住菩薩才能證到的境界。往生的人不再墮凡夫地，叫作位不退。常住大乘，不墮二乘地，叫行不退。凡是往生的人都證位不退，同時圓證三不退。可見持名功德，真實不可思議。

又淨土法門是易行道、是徑路，而持名念佛是徑中之徑。《要

解》說：「諸經示淨土行，萬別千差，如觀像、觀想、禮拜、供養、五悔、六念等，一一行成，皆生淨土。唯持名一法，收機最廣，下手最易。」觀像如《般舟三昧經》裏所說，專看佛像，這叫觀像念佛。觀想就是《觀經》裏所說，觀日、觀水、觀佛相好等等十六觀。這叫觀想念佛，都是淨土的行。還有五悔，是①懺悔，②勸請，③隨喜，④回向，⑤發願。六念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施。所有這一切修行如果成就了，都能往生淨土。但其中有正有助，信願持名這是正行，至於禮拜、供養等等就是助行。正助齊修如同眾寶俱備，但持名念佛乃寶中之王。

《要解》說：「唯持名一法，收機最廣，下手最易。」在佛說八萬四千法門中，唯有持名念佛這一個方法，能廣泛攝受種種根機的眾生，上至文殊普賢，下及五逆十惡，都能契合，引導往生。所

以說「收機最廣」。至於「下手最易呢？」人要開始修行，總得開步走，從原地邁出頭一步，這就是「下手」。持名是最容易下手。剛會說話的小孩會念阿彌陀佛的很多，可見「下手最易」。由於持名法門這樣殊勝，所以「釋迦慈尊無問自說」。《阿彌陀經》沒有人提問，是佛主動對眾開示，這是特點。例如《金剛經》是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觀經》是韋提希夫人問，都是有人提問。唯獨《阿彌陀經》沒有人問，是佛自說。可見法門太殊勝了，沒有人會問到這裏。於是佛就興大悲、憫有情，主動告訴大家，乃「特向大智舍利弗拈出」。舍利弗在阿羅漢弟子中智慧第一。正因這個法門，須是有智慧的人，才能信受奉行。要知道能信就是大智慧，要能具足剛研究過的六信，那就是了不起的智慧，不可思議的智慧。為什麼能這麼說呢？《阿彌陀經》講了，這個法

門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不光是說這個地球上的人類難信，乃是說一切世間，包括各各剎土、各各種類的有情，不但包括凡，也包括聖，一齊都難信。既然如此，你能信難信之法，就說明你善根很厚，智慧很深啊！這是大智慧，不是普通的世間小聰明，所以這個法門特向大智的舍利弗拈出。《要解》用「拈出」這兩個字，很有深意。禪宗常說世尊拈花那樁公案。《要解》用了這個拈字，表明世尊說法，同拈花公案的拈出並無二致。於是《要解》就傾吐肝膽，稱性讚嘆這個持名法門是「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這三句話都是佛之知見。所以印光大師極讚《要解》說，縱世尊親作也不能過之。

第一句是「方便中第一方便」。什麼叫方便呢？通俗說來，方是方法，便是便利。《法華玄贊》說：「施為可則曰方，善逗機宜

曰便。」就是說，可以作為標準的行動叫做方，善於啟發眾生的根器的，叫做便。又《大集經》說：「能調眾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這就是說，能調理眾生，導引他們歸趣到無上正覺，叫做方便。現在《要解》說持名是方便中的第一，就真實顯出持名的殊勝。為什麼說是第一呢？由於其他大乘的法門多是先悟後修，見道，修道，而後證道。粗淺說來就是看清了路，才能走路。走路就是修道，走到家才是證道。沒有看清路就要走，這就叫盲修瞎練與「煮砂作飯」。所以圓教須先悟才能修，至少應有個解悟。於是這下手就難了。下手都不容易，不要說證悟了。可是圓教中唯有持名法門下手最易，你只要信願持名就決定往生。再退一步說，你縱然信願還稍欠缺，但你不是會念佛嗎？你念一句佛都有無量功德，散稱都成為佛種，所以這個下手最容易，你念一句都有

不可思議功德。由於下手最容易，得果又極殊勝，所以說這是方便中第一方便。密部《大毗盧遮那成佛經》說：「大悲為根，菩提為因，方便為究竟。」悲心很重要。《普賢行願品》說：「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可見眾生是根本，用大悲水來灌溉這個樹根，才能成就佛的智果。「菩提為因」，菩提是覺悟。前已說過，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種菩提得菩提。以菩提為因，就是以覺悟為因，自然感得覺悟之果，眾生都在迷中，所以覺悟才是正因。至於「究竟」是什麼呢？「方便為究竟」。這個究竟的果，就在於究竟利他的方便上。但能信願持名，便生淨土證三不退。這是方便。倘若沒有這樣的方便，眾生就找不到一個能做得到的方法，而得度脫，那麼度生之願都變成空說。所以「究竟」之果就是在這個「方

便」之法上。蕅益大師讚嘆持名這個法門是方便中的第一方便，這話很有份量啊！持名法門是第一方便，還可從《首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得到證明。大勢至菩薩說，過去有佛叫作超日月光佛，教我念佛三昧。以下他就打了一個比方說：「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就是說佛想念我們，同慈母想她的獨子一樣，可是我們忤逆不孝，我們逃跑了。我們不想母親，不願意回來，那母親想念有什麼用。如果「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於是「母子歷生，不相違遠」，母子便不會再分離了。這個譬喻就說持名的方便。這可從凡夫的生滅心下手。眾生的心是生滅心，念念生滅，能從這個心下手，那就容易了。至於其他圓教法門，例如《圓覺經》說：「以生滅心，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隨流轉。」可見拿生滅心想去分辨圓覺，那圓覺之性就隨著人的生心

而流轉了，也就有生有滅了，所以說不容易下手。唯有超勝獨妙不可思議的念佛法門，可從眾生的心下手。《念佛圓通章》說：「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經中說明了就是從眾生心下手。就是從我們現在念佛的這個心，就這樣一聲接一聲的念佛，就必定見佛。專誠勇猛的當下就見佛，就與佛相去不遠。這裏所說「必定見佛」已極殊勝，下面還說「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就更微妙。就是說不須再用其它的方便之法，自然而然自己本心得到開明、開悟。悟得徹底那就是徹悟。如果能破一品無明，就證一分法身。破盡四十二品無明，那就是究竟佛。至於這個心怎樣開呢？就是念佛嘛！你就是像想念母親那樣，念念都是南無阿彌陀佛，就必定見佛，並且還會「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只是念佛，自然而然自心開明。十方諸佛和一切佛世界都是我這自心所

現，這個心要開明了，即是禪宗的大悟。可見禪淨本來不二。這以下又打個譬喻說：「如染香人，身有香氣。」在香廠裏工作的人，身上就自然帶有香氣。從前用香薰衣裳，把麝香放在箱裏，衣服拿出來穿時，就是香的。這是自然而然的，你念佛就自然同佛一味。如同染香的人自自然然身有香氣，所以說念佛是方便中第一方便，還有比這更方便的嗎？念佛是小孩都會的，而所得的妙果，是無比殊勝。

大勢至菩薩又說，我就是「以念佛心，入無生忍」，沒有靠別的方法。就從這個念佛的心入無生法忍了。「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大勢至菩薩就在這個娑婆世界，攝受一切念佛的人，都回歸到淨土。所以我們念佛，就得到大勢至菩薩加持攝受。今天大家能夠參加道場，正是由於大勢至菩薩的攝受。末後大勢至

菩薩說：「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這表示法法平等，無有高下。但平等不礙差別，若論應機，那念佛就是第一。所以說「都攝六根，淨念相續，得三摩地，斯為第一。」念一句佛號，就把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一齊攝在佛號中了，一齊都清淨了。一心專誠念佛，一聲接一聲。於是念佛的淨念自然相繼。就是入三摩地的第一圓通之法。這裏所說的「三摩地」不是通常的正定、正受，而是楞嚴大定。它在果性叫做「大佛頂」，在因性叫做「首楞嚴」。「首楞嚴」可譯為一切事究竟堅固。修「首楞嚴」者叫做菩薩。證大佛頂者即是如來。大勢至菩薩說，欲入首楞嚴大定，在一切圓通法門中，念佛法門最為第一。由上可見，用眾生的凡心，信願持名，即可得無生法忍與首楞嚴大定的無上妙果。所以《要解》說持名念佛是方便中第一方便。

「了義中無上了義」。「了義」是什麼呢？簡單說來，就是分明顯了真實究竟的義理。註解中的「分明顯了」，就是常說的了了分明。其中的了字，也即是了因佛性中的了字。臺教說三因佛性。一正因，即「是心是佛」。二緣因，即「是心作佛」。三了因，即「究竟成佛」。這三因佛性也有個比方。木中有火，喻正因佛性。上古燧人氏發明了鑽木取火。鑽了木頭才能取出火來，所以鑽木就是緣因佛性。那麼什麼叫了因佛性呢？火出來了，木頭也燒盡了，一切都了，就是了因佛性。以下再引證幾段經文，《寶積經》說：「若諸經中，有所宣說，厭背生死，欣樂涅槃，名不了義。若有宣說生死涅槃二無分別，是名了義。」又《涅槃經》說：「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維摩經》《寶積經》也都有同樣的指示。所以佛教中「四依」非常重要。「四依」就是依智不依識，依義不

依語，依法不依人，依了義不依不了義。

「依智不依識」。我們不能依靠意識。在八識中，眼耳鼻舌身和阿賴耶識都沒有問題，出生毛病的在於第六識和第七識。第六識就是要分別，第七識就要執我。如果依第六識第七識當家作主，那就是認賊作子。所以要依靠智慧。《大智度論》說：「智乃本心照明之德，可與法性契合。學人宜定止妄識，策發真智。」這就是「依智不依識」的道理。

「依義不依語」。語是語言，義指實義，即是中道第一義諦。這本來不是文字語言所能表達，所以對於經裏的文句，應當深入思維其中的實義，而不是死抓住這一句的語言文字。如果這一句被你執死了，你自己也就被這一句執死了。所以禪宗說死於句下，就是說你在這一句下死了。所以不應該依語言，而是依止其中的真實之

義。

「依法不依人」。學法，求法，修法，所求所行的都是法。依靠法可以入道。關鍵是法。凡夫所說，若能契於正法，也應信受奉行。假令有人雖能顯現如佛之相好，但所說不契正法，於其所說，也應捨離，萬不可依靠。我們尋求善知識，不是看他是什麼地位。這位是佛學權威，那位是佛教團體的首長。專去聽這些頭銜，這就是依人。應該不論這些。我們只是看他的法如何，是不是契理契機。《圓覺經》告訴我們，凡夫想要得成聖道，首須尋求正知正見的人。經云：「末世眾生將發大心，求善知識，欲修行者，當求一切正知見人。」怎麼認清善知識呢？應從他的正知正見，而不是從別的條件來選擇的。

「依了義不依不了義」。都是佛經，經就有「了義」與「不了

義」的分別。明白開示中道實相之義的是了義經。《涅槃經》說：「聲聞乘名不了義經，無上大乘乃名了義。」了義經說明究竟真實之理，如煩惱即菩提，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等。但在小乘法裏頭只是講苦集滅道、十二因緣，不說人人可成佛，只說證阿羅漢，這就是不了義的。所以說《法華》時就改變了，佛說阿羅漢，那是化城啊！又例如大乘始教，說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才可以成佛，但闡提不能成佛。這是因為當時眾生根器不夠，只有這樣說才容易接受。但到後來開權顯實，就說人人都有佛性，闡提也成佛。這不就是矛盾了嗎？那麼依哪個呀？到底能不能人人成佛呀？我們應依了義教所說，人人有佛性，闡提也能成佛。這是實說。當我們發現經典中有矛盾，我們只能依了義的經典。凡是宣說中道實相妙理的經典，即是了義經。我們現在正念的《阿彌陀經》，就是以實相作為體性，

統統說的是實相，所以是了義教。《要解》說：「離一切相，即一切法。離故無相，即故無不相，不得已，強名實相。」極樂世界水鳥樹林等等莊嚴，都是事相。但全事即理，故水鳥樹林即是實相。全理成事，故一念心性，顯現極樂依正主伴，種種清淨莊嚴，故亦無不相。所以說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要光是離一切相，那就成聲聞乘的偏空。本經是以實相為體，全妄即真，沒有一樣不是實相。以至於一毛一塵，一一都是全體法界。所以《要解》說：「實相無二，亦無不二。是故舉體作依作正，作法作報，作自作他。」這就是說極樂的正報依報、法身佛、報身佛、自佛、他佛、教主人民等等都是實相的全部理體。又說：「乃至……能信所信，能願所願，能持所持，能生所生……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本經不但深明理事無礙法界，並極顯事事無礙法界，所以說持名念佛法門是了義中

無上了義。

「圓頓中至極圓頓」。釋尊一代教化，華嚴宗把它分為五類，叫做五教。即小、始、終、頓、圓。(1)小乘教說灰身滅智的涅槃法。(2)大乘始教。是大乘教的初步，不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3)終教。說真如緣起之理。開權顯實，說一切眾生皆可成佛，但須經歷三大阿僧祇劫。(4)頓教。是不立文字，不依言句，不設位次，不論階梯，但以頓徹理性為教。《華嚴玄談》說：「頓詮此理，故名頓教。」又說：「頓顯絕言為一類，離念機故，即順禪宗。」即是說此教無言離念，合於禪宗。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拈花這一脈，因達摩東來，盛傳於我國。至於顯示頓教之理，不獨在不立文字的禪宗，在經典中也常透露。例如《圓覺經》「知是空花，即無輪轉。」「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首楞嚴

經》中的「狂心自歇，歇即菩提。」都顯示不必安排，不須造作，直下便了，不歷階梯，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頓法。(5)圓教。是大乘中演說實法登峯造極之教，專接最上利根之人。圓是圓融自在，一切無礙之義。又是圓滿具足、福足、慧足、明足、行足、圓全俱足之義。《華嚴》與《法華》都屬圓教，宣說圓融具德的一乘法。至於天臺判教，分為藏、通、別、圓四教。對於圓教亦稱圓頓教。所云頓者，頓極與頓足之義。由於諸法圓融，所以於一法中，可以圓滿一切法。一念開悟，就可頓時圓滿佛果，所以稱為圓頓。可見圓頓的法極端殊勝。在《要解》中說，持名一法，是圓頓中最極圓頓。也即是說，持名是圓中之圓、頓中之頓。蕅益大師為我們開示了佛的知見。如果圓字還很難懂，再打個極粗淺的比方，例如桌子凳子都可推倒，但是圓球推不倒，圓球無論怎樣轉動，它都是直立

不倒。從這粗俗之例，可使我們初步體會，圓體是圓轉自如，立處皆真。旋轉是隨緣，不倒是不變。眾生輪轉是隨緣，佛性不增不減是不變，故隨緣而不變，不變又隨緣。從這個比方，我們或可粗明圓融自在之義。可見我們的知見，若能契合圓宗，我們的見地也就圓融無礙，隨處皆真。更應注意的是，大師開示了佛的知見，直指持名之法最極圓頓。我們如能真實信受，即是接受了佛的知見。也即是說如來果覺的知見，化入我們因地的初心。既然佛的果覺入我因心，故我因心頓含果覺。

以下《要解》為申明前義，引證了元中峯國師與蓮池大師所說「明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之語。明珠指傳說中的一種寶珠，叫做清水珠。把清水珠投入到一盆污濁的水裏，這盆污水就澄清了。這是一個譬喻，濁水喻

我們的亂心，我們在亂心中念一句佛號，佛號就如清水珠。這句佛號投入我們亂心裏面，亂心就不得不立即清淨了。所以說「亂心不得不佛」也即是說，我們的亂心，不得不是佛心。直截了當，不可思議。所以說「念佛即是自心現」，又說「一聲佛號一聲心」。聲聲是心，念念即佛。所以《宗鏡錄》說「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正如密宗修本尊法，自身即是本尊。修觀音法，自己就是觀音。所以密宗與淨宗都屬於果教，都是從果起修的。凡夫念佛，即是從佛的果覺上起始修行。譬如從開荒、除草、選種、播種、選苗、除病蟲害、收割、脫粒、磨粉，然後蒸成了饅頭，這就譬喻佛在無量劫中，勤修六度萬行，處處為眾生捨身流血等等，無量功德圓滿，成就了萬德洪名，這是四十八願的結晶，也都是佛的果實。我們持名念佛就譬如吃饅頭，饅頭已蒸好，留給我們去做的

只是吃，佛號已成實，我們享受現成，我們只須念，直接享受佛的果實。所以只要我們至心信樂，願生其國，乃至十念，皆得往生。可見信願持名之法，真實是第一方便、無上了義，和最極圓頓了。

(六)妙　果

信願持名為宗；橫生四土，一生圓滿是果。《要解》說：「信願持名，以為一乘真因；四種淨土，以為一乘妙果。舉因則果必隨之，故以信願持名為經正宗。」一乘即一佛乘，是唯一成佛的教法，不同於說有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的三乘法。《法華方便品》說：「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佛乘。」《法華經》以譬喻說法，其中有一個譬喻說，有一個破房子著火了，父親為了急救孩子，就說外面有羊車、鹿車和牛車，於是孩子們跑出而脫險了。但是外面

並無三車，父親實際是給每人一輛大白牛車。「方廣平正，其疾如風。」三車喻三乘。大白牛車喻一乘，表人人皆可成佛。《要解》說，信願持名是一乘成佛的真實之因，有因必有果，這個真因必然得到四種淨土、一乘成佛的真實妙果。四種淨土，即是㈠凡聖同居土，㈡方便有餘土，㈢實報莊嚴土，㈣常寂光土。信願持名而未能斷見思二惑的人，往生凡聖同居土。因為仍有二惑，故雖往生仍是凡夫。若能念到事一心，斷了二惑，就生方便有餘土。若念到理一心並破無明，往生實報莊嚴土。破一品無明就分證一分法身，所以也分證到常寂光土。能生實報土那就是別教中的地上菩薩。一般念佛往生的人多半是生到凡聖同居土，但凡聖同居土也不離常寂光土。《要解》說：「是生同居，即已橫生上三土，一生補佛。」由於往生之人，都不退轉，智慧深廣，壽命無量，六時聞法，決定於

此生中能補佛位。所以《要解》又說：「如斯力用，乃千經萬論所未曾有。」

往生極樂，必登補處，見於《阿彌陀經》及《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說：「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夏師會集無量壽經漢、魏、吳、唐、宋五種譯本而成之善本）中阿彌陀佛第三十五願名為一生補處願。願文曰：「我作佛時，所有眾生，生我國者，究竟必至一生補處。」往昔傳誦之《無量壽經》魏譯本，文曰：「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兩本相同，可證凡往生者，必定於一生中定補佛位，同於現在兜率內院之彌勒大士，同名一生補處。這是阿彌陀佛的本願。佛既成佛，願已落實。所以帶惑凡夫，

一旦往生，便是阿鞞跋致，究竟都是位齊補處，也即是一生成佛。如上勝因妙果舉體是不可思議。所以《要解》讚嘆說「極樂人民，普皆一生成佛，人人必實證補處。」「釋迦一代時教，唯《華嚴》明一生圓滿，而一生圓滿之因，則末後《普賢行願品》中，十大願王，導歸極樂。」由上可見，從凡夫心，以信願持名為因，決定能得往生淨土，位登補處，一生圓滿，一生成佛，不可思議的妙果。所以說這是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蕅益大師悲心無窮，感慨萬分。痛心疾首，大聲疾呼。接著說：「嗟乎！凡夫例登補處，奇倡極談，不可測度。《華嚴》所稟，却在此經，而天下古今，信鮮疑多，辭繁義蝕，余唯有剖心瀝血而已！」大師說，凡夫往生，一例都成為補處菩薩，這是最奇之說，登峯造極之談。經中以《華嚴》最尊，但《華嚴》所獨明的一生圓

滿之教，却落實在阿彌陀經的大小二本。可是普天之下，從古至今，對此信受者極少，懷疑的人很多很多，雖有言教，但義理却已隱晦。可哀可傷，所以大師悲痛至極地說「唯有剖心瀝血而已！」大師願剖出心肝，流灑熱血與我們相見，而如是說，希望世人於此生信。我今普願一切見聞此說之人，三復斯言，切莫再輕淨宗為低淺之法。章末復於《要解》外，更引蕅益大師一段開示，作為印證。蕅益大師云：「念佛法門，別無奇特，只是深信、切願、力行為要耳！只貴信得及、守得穩，直下念去。或晝夜十萬，或三萬五萬，以決定不缺為準。畢此一生，誓無改變，而不得往生者，三世諸佛，便成誑語。一得往生，則永無退轉，種種法門，悉得現前。切忌今日張三，明日李四。……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都在裏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裏許；三

千威儀，八萬細行，三聚淨戒，亦在裏許。」

(七)後　語

念祖這次向諸位匯報和請教，開始於七月初十日蓮花生大士聖誕，今日結束，又喜逢大勢至菩薩聖誕，因緣很好。現道場已進行至第五日，會中或有人會想到，打七已念到第五天了，盼能有見佛見光之類的感應，這對於修持很有妨礙。印光大師有一段開示，針對這個通病，一針見血，作了開示。印光大師云：「關中用功，當以專精不二為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議感通。於未一心前，切切不可以躁妄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後，定有感通，感通則心更精一。所謂明鏡當臺，遇形斯映，紜紜自彼，與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行第一大障。況以躁妄格外企

望，或致起諸魔事，破壞淨心。」我們對於印老這段開示，應銘記在心。

末後，恭錄先師夏蓮老昔年在極樂庵念佛七道場所作四偈，這都是持名妙行的真實經驗。偈云：

其　一

念佛最忌　精神渙散　字句模糊　先快後慢　既無音節　又不聯貫
心不應口　聲不攝念　輕忽養識　古德所嘆　如此念法　永難成片

其　二

聲和韻穩　字正音圓　懇切綿密　沈著安閑　聲合乎心　心應乎聲
心聲相依　妄念自清

其　三

佛號如珠　念頭如線　分則各離　合則成串　心不離佛　口不離念

如線貫珠　相續不斷

其　四

未能一心　先求專念　未能不亂　先學成片　真勤真專　功效自見

無須問人　還請自驗

以上四偈是夏師關中真實受用，也正是念佛法門的要領。古云欲知山前路，須問過來人。以上四偈，正是過來人所說的話。希望聞者與《要解》一併參究，深信切願，老實念佛。若能具足信、願、行三種資糧，必定圓證位、行、念三種不退。贅語已盡，末後普向十方三世三寶、在座大德信侶恭敬頂禮。

乙丑夏，為本書三版，對拙著再作校訂。末後敬集《要解》文句，為一聯語，文曰：

從事持達理持，

即凡心是佛心。

此真道破淨宗奧妙，畫龍點睛之妙句，念祖借花獻佛，謹此普作供養。八五年夏曆六月十九觀音大士紀念日黃念祖識於北京妙雲軒。

× × × × ×

按北京佛教居士林前林長黃念祖老居士是一位科學家（無線電通信工程學教授）和顯密圓通的佛學大通家。他於密乘造詣甚深，而自行化他一以淨土為歸。現正在作重要著述中（《佛說大乘無量壽經解》），誠為當代的正知正行，不可多得之大德。願有緣得閱本書者，同啟淨信，同修淨業，同生淨土，同成佛道！

附錄　當代往生記實

(一)定禪法師往生記實

靈岩山朱智超記

蘇州靈岩山寺定禪法師，江西東鄉人，俗名饒志平。幼小出家，即來靈岩山，為了然、德森二位老法師護關多年。深得念佛功夫。

師一生專持「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常住念佛堂。除每日早晚上殿日間念佛外，每晚拜佛至深夜，數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實是難能可貴。師於七十九歲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起臥病十日，神志清爽，不覺病苦，病中禮拜念佛如平日，且尤加倍用功，念佛不輟。於六月二十八日，自知往生時至，即請諸師輪班助念，

及至中夜，寺中善慶、悟光、庚辛三位師僧，忽見一道白光，騰空而去，隨即往生。三師並聞天空佛聲悅耳。於次日送龕至火化場後，回寺途中，我亦聞到空中有念佛聲，音韻和諧，由近而遠。約數分鐘後，方消逝。師火化後骨灰中撿出堅固子數粒，舍利花數十粒，由演性、一無二位法師供養於藏經樓。

㈡一乘和尚往生記實

靈岩山寺法因法師述

陝西省南關大興善寺鐘樓一乘和尚，年六十餘歲。公元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八日，向全寺人告假云：「我將於三月初一日入涅槃。」又到西安市方兆祥、溫起凡二位家中告假，說明往生日期。至三月初一日，身體如常。早飯後，一乘和尚前行，眾人隨後，到鼓樓上面他對大眾說：「死在上面，還得往下抬，不方便。」自動

下樓，不要人扶。到下面之後，跏趺而坐，儼然化去。

(三)性寂法師往生記實

靈岩山性寂法師是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解放前同住蘇州報國寺時，常蒙教益。師畢生崇仰印光大師，其修持用功悉遵印公教導，專一念佛，求生淨土。一生不做執事，行、住、坐、臥念佛不絕。時至功圓，畢竟得遂往生之志。

師俗名關玉璋，遼寧人，畢業於東北大學外語系，任教半年。九一八事變南來，拜見印光大師，蒙開示，即發心出家，時年二十六歲。其衣單皆由印公成就之。常住靈岩山，一心念佛，精勤無間。

師於病終前，將生平積餘安排助印淨土十要三百元，餘款供眾

結緣。並預寫遺書四封，囑於身後寄發親友。書中有云：「境界現前，我要去了。」今年（一九八三年）農曆十月初八起師畏寒臥床，連睡四日，體力漸弱，飲食減少。於第五日，大瀉一次，腹內排瀉清淨。我往訪時，問要否請眾助念，或用念佛錄音磁帶。答：「不需，我自有把握。」自是閉門不接訪問，一心念佛。於第七日，即十月十四日上午十一點另八分吉祥而臥，身無疾苦，心不貪戀，意不顛倒，預知時至，安祥西逝。享年七十七歲，僧臘五十一年。往生後，均按靈岩飭終規定辦理。由常住委派八名師僧，日夜輪班助念。於次日下午四時入龕時，面目如生，四肢柔軟。火化後，靈骨入塔時於骨灰中撿出大小不同之各色堅固子、舍利花、琉璃珠等數十顆，有大如花生米者。師友撿骨者均有所獲，我亦撿得一粒如花生，小者數粒，並撿得如黃豆大琉璃珠二粒。瞻仰者莫不

稱嘆！

綜觀師的一生，以曾受高等教育的人，一聞法音，即便脫俗，且甘願一生默默無聞，絕不好高騖遠，見異思遷，也不攀緣世俗，求知於人。五十餘年，一句佛號，綿綿密密，不離身心，試問非有大宿根、大定慧者能如此乎？其臨終前遺書中稱：「境界現前，我要去了。」並堅定自言：「不需助念，自有把握。」是何等功力！按淨土一宗，善導大師明專、雜二修，印光大師讚念佛專修。性寂法師，可謂是持名專修，決定往生的楷模了！故我樂為記實如此。

㈣虔法老和尚往生記實

天童寺沙彌誠信

寧波鄞東天童寺虔法老和尚，今年（一九八一年）八十四歲，安徽人。四十歲時，在天童寺受具足戒。四十餘年來熱心為常住工

作，艱苦樸素，精進用功，老實念佛。歷任寺內的行單、飯頭、園頭等工作，深受僧眾讚揚。他雖沒有文化，但深信淨土不疑，真為生死，發菩提心。

今年八月二十日（農曆七月廿一日）老和尚當眾宣告：「我將於三天內逝世。」並親自在一塊小木板上寫好壽終之日：「農曆七月廿四日」（八月二十三）。囑管庫房的師父把寮房裡面的常住用品和衣服搬出去。當時他身有小病，脇不沾席，喜歡坐在一張椅子上休息不睡覺，日夜如此。八月廿二日（農曆七月廿三日）晚上七時，我們寺內幾位小沙彌自發地為他助念，佛號連聲，未曾間斷。直至翌晨，老和尚神智清醒，飲少量開水，問現在是幾點鐘，那時恰好是八時正。十時左右他以手示意，令助念者去吃中飯，大家就換班吃飯，助念不息。其時念佛聲越來越大，響徹雲霄。至午後十

三時零五分，老和尚身無病苦，在念佛聲中安祥坐化。（沒有跏趺，就像平常一樣的安坐。）這事我們全寺僧眾身歷其境，受到極為深刻的教育。

徹悟禪師說：「以種種靈瑞為往生驗證。」老和尚自寫往生日期，證明預知時至。到時安詳坐化，毫無牽掛痛苦，有力地證明阿彌陀佛願力偉大，淨土法門橫超三界。希望大家精勤念佛，為求生極樂勇猛不退！

(五)品性上人往生記實

釋世行記述　朱善鑠整理

福建福鼎縣太姥山平興寺品性上人，是我三十多年來所熟悉的一位老前輩。俗名鄭亞珍，福鼎前歧公社人。一九二九年，廿四歲，投福鼎鳳山瑞雲寺，禮見山和尚為剃度師，法號福清。一九

三二年，廿七歲，受具足戒於普陀山普濟寺。同年，朝禮五臺碧雲寺，擔任行堂、寮火等。解放後，一九五〇年，師四十五歲，返福鼎太姥山白雲寺，禮步德老和尚為次師，取名品興。此後，歷居鰲峯昭明寺、枯嶺棲林寺等處。所到之處，不辭勞苦，起早摸黑，為常住操勞。一九六四年，師五十九歲，到平興寺擔任生產骨幹，開荒種茶，任勞任怨，愛寺如家，怨親平等，廣大寺眾公評師為辛勤修持好模範。

師一生崇仰淨土法門，遵循印光老法師教導，專心念佛，求生淨土，不做當家，不做經懺，不廣收徒眾，行住坐臥，念佛不斷。一九八三年農曆七月初一起，身覺不適。初十向全寺告假，說今晨五時，阿彌陀佛親來開示：五日後（即七月十五日，是盂蘭盆會）上午八時，當生極樂。當時把終身積蓄餘資及衣物交托當家世行

師，與寺內僧眾結緣。並命人致電家鄉前歧公社其弟亞寶，說我於七月十五日八時告別生西。郵局接電笑著說：「這人自做閻君，未必可信。」到十四日下午，要清水一盆浴沐更衣後，端坐念佛，靜待時至。十五日上午準時安詳而逝。確實做到了身無痛苦，心不貪戀，意不顛倒，真是不可思議。該寺擇於七月廿三日火化，僧眾都見火花如蓮，繞道而上。荼毗後，於骨灰中撿得堅固子多粒，精彩奪目，遵囑散於大海中與水族結緣。以上事實，我們全寺及四眾善信，都親眼目睹，深受教育。謹作此往生記實，望讀者發起真信，切願精進念佛，求生極樂，了生死大事，得究竟解脫。

周家俊居士根據家鄉來信

㈥楊欽芳居士往生記實

浙江普陀縣沈家門鎮楊欽芳居士，家住西大居委會，生於一九

〇七年，於一九八三年十月廿八日西逝，年七十七歲。楊居士初不信佛，七十五歲時其子暴病而亡，因感人命無常，遂發心吃素念佛。每念佛時，其音懇切，鄰居皆聞。由初發心直至往生，為時尚未滿兩周年。

一九八三年九月末，患感冒，十月四日開始臥床。自見有一白蓮花苞落於胸前。當時家人皆聞室內異香馥郁，半日始散。居士病中，了無痛苦。至十月廿八日（農曆九月廿四）傍晚，忽囑家人：「你們快助我念佛，我要跟阿彌陀佛去了。」家人問：「見佛否？」答：「見！」隨即雙手合掌，作禮佛狀。家人請淨侶助念。居士止之曰：「夜間不要去叫人家了。」又大聲云：「讓開些，佛來了。」繼又以指書其子之名。其妹已信佛多年，見狀即正言告道：「汝今臨終時至，宜一意西方，從此了生脫死。你要放下萬

緣，怨親都不思量，唯念阿彌陀佛，隨阿彌陀佛去，切不可思念兒子。」居士點頭應諾。時有多人在室內齊聲念：「南無阿彌陀佛」，居士隨聲默念。未幾即微笑而逝。時初夜七時二十分也。逝後二十四小時，舉身柔軟頭頂猶溫，證明往生無疑。

謹按：楊居士臨終見佛，安詳西逝，是為「唯依念佛法門，得度生死」之證。居士以其子猝亡，痛感人命無常，乃發心念佛，則知逆緣者，實助道的良緣。居士奉佛不久，即感諸祥瑞，蒙佛接引。雖亦由其善根宿植，但最主要的，實由其對淨土法門信得堅定，發願殷切，行持精勤所致。且其臨終正念分明，經其妹善巧開導，不為思子之心所亂，其妹誠是善知識啊！若無善知識，則居士的能否往生，是未可知的。以是觀之，則知行人宜於平日一心念佛預辦資糧。若平日悠悠泛泛敷衍過時，念佛修持全不得力，而欲臨

終時，仗善知識力，僥倖於最終一念，其亦難哉！險哉！

㈦老婦湯靜修坐化記實

一九八一年農曆四月十五日極大乘記

上海市崇明縣城橋北倪家宅老婦湯氏雀郎，法名靜修，今年七十八歲，以紡織為務。嫁夫後，未生育。曾領養一子一女。此子長大後，性情惡劣，對湯氏不盡孝道，反百般虐待。湯氏皈依三寶，虔誠奉佛，每天必做早晚功課。在文革時期，宗教政策遭到破壞，此子多次把母親的功課本及念珠奪去，作為「罪證」，交給造反派，使母親備受種種折磨。湯氏戒殺茹素，此子却強逼母親食肉，以惡作劇捉弄母親。湯氏不堪虐待，一度離家住進老人院。因院中菜肴對茹素有困難，只得仍舊回家。湯氏在如此痛苦環境中曾想自盡。我勸她說：「佛弟子是不應該自殺的。因為一般人自殺時，必

然會充滿瞋恨心和其他許多煩惱，這樣就會喪失了念佛正念，死後不但不可能往生淨土，相反還有墮落惡道的危險。你要千忍百耐，頑強堅持！專心念佛，求生淨土。」他接受我的勸導，就能逆來順受了。在惡劣環境中，非但不生退心，反而促使她對一心念佛可以得生淨土的信心，更加堅定；厭離娑婆世界求生極樂的願望，更加懇切；茹素念佛的行持，更加精進了。

前天我在雙港橋蘆家埭，遇見她的義女黃蘭英。她悲痛地對我說：「我母親在農曆三月十四日進午餐時，還是健康無病的，不料傍晚竟發現她在小屋裏坐化了。最奇特的是坐椅沒有靠背，她竟能筆挺地端坐著，面色猶如活人一樣，真是奇事。」我聽後，深信湯氏臨終身無病苦，心不貪戀，端坐而化，定然往生淨土無疑了。次日我親自到倪家宅查對訪問，據她的鄰居說，當時情形大家親眼目

睹，確是真實不虛的。爰為記之如上。

(八)家父陶能德居士往生記實

子恒恕謹述

家父陶世德居士，法名能德，一九四七年受皈依於臨濟宗二十五世上隆下濟老和尚，一九五四年去寧夏馬鞍山甘露寺受居家菩薩戒。家父自從皈依三寶以後，每日以十念法門一心念佛，從不間斷；後又學會二時課誦，每日禮誦；餘時以一聲佛號為正行，不喜作世俗語言。此外又以《淨土五經》《妙法蓮華經》《金剛經》等大乘經典為助行，精進念誦。

一九七九年家父身染病苦，專持佛號更加精進。並再三囑咐家人和親屬：「在我病重和臨終時，切忌隨俗搬動哭泣等事。遺體火化，不許葬埋。」一九八一年古曆三月十六日，是他往生的前十一

天，中午對我等說：「你們準備我的後事，我快要走了。」二十四日為臨終的前三日，請來了上隆下元老和尚，一見面只說了：「心中唯有佛，臨終不離佛。」老和尚連連點頭答：「阿彌陀佛！」那時他已病重，嘴唇微動，繼續念佛不止。二十五日，時坐時臥，面色安然，身形自在，看不出患病之相。到二十六日九時，就自己面向西方，端坐念佛而逝。是時有隆元法師、王國俊、王述堯、王懷文、張全堂、李存玉、楊成林、王秀山、楊秀林等數十位居士善信為之助念。次日面色如生，光澤鮮耀，觀者莫不讚嘆敬信。第四日火化時，四肢柔軟，骨炭彩色。謹如實記錄飭終實況，並請助念目睹者簽名蓋章證明，以為淨業人堅定信願、同生淨土之徵信云。臨終助念親身見聞者，在記實上簽名蓋章：

王懷文，工作單位：古浪縣機械林場

李存玉、楊秀林、楊盛林、王秀山等，工作單位：古浪縣老城鄉。

(九)沈富康居士往生記實

杭州林文龍子龍記

沈富康居士家住浙江肖山縣農村，五十二歲時開始吃素，五十五歲時從肖山蘭亭老和尚受三皈依，六十歲起專事放生。嘗以祖遺房屋一間，售得一千元，悉以買物放生。兒輩每月供養生活費二十五元，除以五、六元買米鹽瑣屑外，餘款亦悉用於放生。居士本多病，自吃素放生後，體力轉健，二十餘年從不看病服藥。

居士於七十二歲起，始專持佛號，求生淨土，自云雖睡夢中亦能持名不輟。一九八二年，居士七十四歲。是年底，臥病十餘日，神智清爽，無昏沈之容，往生前一日，對人說：「我要去了！今天

不去，就是明天。」又說：「我心中很快樂，並無一點痛苦。」令子女為之助念，且囑將預置之棺木出售，以售得之款放生，遺體要按佛制火化。子女即雇車載往杭州，（因肖山無火化設備。）中途，於車內合十安詳而逝，是為一九八三年一月四日下午四時。命終三小時後，通身冰冷，頂門猶溫。年七十五。

居士六十五歲時，一日，騎自行車，載大布袋螺螄至杭州西湖斷橋邊放生。事畢，仍騎回肖山。中途一輛吉普車迎面而來，自行車被撞壞，人倒在地，汽車前輪從腳上滾過，留下明顯印迹。司機見狀，驚惶無措。居士立起後，毫無損傷，怡然一笑，長揖而去。

㈩謝秀萱女居士往生記實

福建省福安縣甘棠公社東門謝秀萱女居士，十七歲時與鄭定森

結婚。由於鄭家清窮，謝含辛茹苦，以手工所入維持生活。她雖不識文字，但天性純和，恪守婦道。生有三子二女。長子奶亨，不幸於廿九歲病亡；接著其夫也相繼死去；次子月明，又遭大病。災橫相繼，全家驚慌。後月明因宿世善根，曾夢觀世音菩薩帶遊地獄。此後，病即痊癒，於是發心持齋念佛。謝氏因深感人世無常，在月明的啟發下，也就信仰佛法，皈依種德堂寺型明法師，取名悟福。之後，她堅持茹素，擺脫家務，斷絕世緣，專心念佛。七十八歲，大病，停食七天。月明為報親恩，曾進行割股治療。病癒後，老人更加精進，晝夜持念彌陀名號約八萬聲，做到了不念而念。

一九八三年冬，老人八十八歲，聽說浙江在傳戒，囑月明將其年庚生辰寄去受戒。受戒後十八天，老人便往生了。臨終前八天，她對孫媳說：「我已見佛示現，即將往生，今後不必勞你再送齋膳

了。」這以後，她就斷食八天，晝夜跏趺靜坐，佛號相續不斷。至第八天時，見阿彌陀佛放白毫光，便對其子說：「佛之光明，無以比喻。」後又說：「西方三聖前來接我了，我今即往生彼國。」遂合掌念佛坐化。七天後火焚遺體時，在場的人都聞到異香，並拾得堅固子三十多粒。遠近聞訊讚嘆不已。

附錄：佛法的偉大使我感動

沙彌尼萬如

我原是浙江平陽縣敖江鎮第八居民區人，十歲那年媽媽去世了，這給我帶來了「人命無常」的信號。同年，我開始上學了。初中畢業後，在同學陳玉燕家裏玩，看見《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和《學佛是怎麼一回事》這兩本書深受感動和啟發。作者以現實客觀的分析，證明佛法的偉大。原來佛法就是現實的科學，原來佛法就是闡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原來佛法就是破除迷信的真理。唯有佛法的實踐，才能解脫六道輪迴；唯有佛法的良藥，才能醫治眾生八苦之病；唯有佛法的真理，最為博大精深；唯有極樂莊嚴世界，才是我們究竟解脫的歸宿處。從此我對佛教發生了信仰，經常尋找經書看，堅持素食，樂近善友。在高中階段，因為我擔任學校

紅衛兵連幹部，同學們對吃素的道理不大懂，曲解為迷信，所以對我的吃素進行反對和打擊。但我毅然決然地告訴他們：這不是迷信，更不是犯罪，而是勤儉節約的表現，是講究衛生的行為，是慈悲道德的品質。高中畢業以後，擔任宜山區沿中學民辦教師，校長吳老師姜老師多次地對我指出，要我開葷，說是影響不好。我也是同樣的回答，並說大地一切眾生皆有靈性，都是為了生存。這靈性被「五陰」妄想所覆，所以不能證得佛性。還對他們講述了釋迦如來出家因緣，我們為什麼要學佛，目的是為了生死，報四恩，結果他們被說服。

一九七七年八月，學校召開教師政治學習，有一天，午睡時間我突然發生雙目失明，他們都感到奇怪，隨即把我送到敖江醫院。第二天，又轉到平陽醫院，經醫生的三天治療，仍是無效，我就決

定不再醫治了，仗佛力一心稱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名號。不到三天，就有好轉。後來恢復到正常。於同年十月份參加了中專考試，結果被錄取，分配進溫州衛校學習。不到半個月，我的雙目又第二次失明了。班主任陳老師很關心，馬上把我送到第一人民醫院，經吳醫生的診斷，我是得了「神經官能症」，醫治無效。衛校負責人親自來動員我退學，說了好多的話，而我絲毫沒牽掛，乾脆的答應，願意退學，讓別的同學來學習，於是我離開了衛校。

我的爸爸是兼母職的，他對我是無限的慈愛。累他急得什麼似的，把我送到坑口興善寺，叫我安心養好身體。寺內的師父們對我很關心，和我一起念觀世音菩薩，而爸爸又要我吃藥打針，但我從醫院回到興善寺，藥也沒吃，針也沒打，不分晝夜，決心念觀世音菩薩，一心一意靠觀世音菩薩，沒有半點的疑心。誰知就在七天內

我的眼睛恢復正常了，同學們都很奇怪，這真是菩薩的靈感，有求必應。這時有很多的同學，叫我重回衛校去讀書，或者正好頂我爸爸的職（他剛要退休）。有許多老師叫我回校去教書，但我堅決的回答：佛法的偉大使我感動！我什麼地方都不去，就決定在此出家了。就這樣，為了進一步修學佛法，了生死，成佛道，度眾生，毅然落髮為沙彌尼了。曾胡跪三寶臺前發過誓願：為了生死發菩提心，為解脫八苦而求道，為報四恩離俗出家，為成佛道畢命為期。

沙彌尼萬如寫於一九八〇年九月一日（按：萬如師的視力至今七年一直良好。）

× × × × ×

佛法包括世間法和出世法，而以出世法為究竟。它為我們闡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破除一切妄情偏執、迷信幻覺，而導歸正信、

正見、正行、正覺。它指明了一切眾生在無始無終的「生命之流」中生滅流轉，一期生死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短暫的片段，而所以形成六道輪迴中極其錯綜複雜、萬有不齊、苦樂懸殊的境象，其間貫穿著一條「因果規律」的緣故。佛法揭示了命和相的原因及由來，却不教人去算命、看相、求籤、問卜，就因為捨本逐末是徒勞無益的。算亦如此，不算亦如此，只有了然於因果命相之所以然，明曉了由過去造作的「因」而形成現在的「果」，而現在造作的因，又形成未來的果。因因果果雖極其錯綜複雜，但正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般地準確，自因自果，自作自受，恰如其分，毫釐不爽。利人即是自利，害人適是自害。雖然一個「因」種了下去，到「果」的形成（成熟），也同植物一樣，必須經過一定時間，却是「因」不虛棄，「果」無浪得。「善惡到頭總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罷

了！明白了這一道理，我們就完全可以改造自己的命運，掌握自己的未來了，所謂吉人天相，自求多福，這樣才有益於實際啊！這樣做，不僅是自利，而同時也是利人利國，共利羣益之道！可是以上還只是佛教的世間法，佛教還有更究竟徹底的出世間法（超出，而不是厭離）。它啟示人們澄清妄念，明心見性，掃除積習，了脫生死，永絕虛妄流轉，證得不生不滅、涅槃寂靜的究竟解脫，還復淨覺妙明的本性而圓成佛道，這才是佛教的真正的目的和最終的目的。諸位如願探求、修證這博大精深的佛法，就請您進研三乘聖教和實踐戒、定、慧「三學」、「六度」等廣大微妙法門。

谷響集

谷響集　目錄

〔壹〕小　引……一
〔貳〕答信摘抄……四
〔一〕答小友……四
一、為了更好地繼承既往與迎接未來都必須了解佛法
〔二〕答小女……七
一、勸真實發心，善處逆境
〔三〕答A居士……一二
一、勸繼續懺悔念佛求生
二、勸看破世緣，一心念佛
〔四〕答B居士……二二

一、答三世因果並勸努力懺罪念佛
〔五〕答C老居士……二七
一、勸不可減少念佛時間以習定
二、勸放下萬緣單提一念
〔六〕答D居士……三二
一、論密淨兼修
二、論求生極樂淨土
三、論臨終接引與發菩提心
四、論密淨均為易行道
五、勸讀誦大乘
六、勸深入《彌陀要解》
七、勸重視戒律尊師重道
八、勸深信因果端正知見

九、勸如法修持
十、勸安心虔修並誦大乘
十一、勸勿執著事相
十二、勸先做到萬法歸一
十三、勸行解相資密淨不二
十四、論密宗重見地
十五、勸「慎勿信汝意」
十六、論心皈依
十七、答其修法收益不多之因
十八、勸以見為宗，抓緊當下
十九、誠信念不堅，言行不一
二十、㈠談止觀㈡答咒語不應翻譯
廿一、勸於今生，討個決斷

廿二、答「上戒無戒」之正確理解
廿三、誡堅持己見
廿四、勸老實修法，老實學般若
廿五、勸真實用功
廿六、誡求知解
廿七、勸因標見月不可認標為月
〔七〕答E老居士……六八
一、答㈠大經經文來歷㈡修持內容㈢臨終情況
二、答大經會本中最後所增四句之深旨
三、粗答「發菩提心」與「稱性極談」
〔八〕答F居士……七五
一、答臨終一念可以往生
〔九〕答G居士……七七

一、㈠論臨終往生唯憑佛力㈡不聞不睹何懼魔軍
〔十〕答H老居士……八二
一、答㈠願貴切實㈡臨終觀行
二、㈠論開悟㈡勸躡解起修
〔十一〕答I居士……八八
一、答悟、修、事、理、願、行諸問題
二、答開頂後之修持
三、勸深信
四、論「依法不依人」並再談發願
〔十二〕答J老居士……一〇一
一、㈠略談慧業文人學佛通病㈡勸老實修持，讀誦大乘
〔十三〕答K老居士……一〇六
一、㈠答「茶椀」的空假中三觀㈡略談物質文明皆「有為法」

〔十四〕答L老居士……一〇八
一、略談大圓滿法
〔十五〕答LM兩居士……一〇九
答學密須兼修西方淨土並讀誦大乘
〔叁〕贅　語……一一一

佛法包括世間法和出世法，而以出世法為究竟。它為我們闡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破除一切妄情偏執、迷信幻覺，而導歸正信、正見、正行、正覺，給予人類以究竟安樂。它指明了一切眾生都在無始無終的「生命之流」中生滅流轉，一期生死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短暫的片段。而所以形成六道輪迴中極其錯綜複雜、萬有不齊、苦

樂懸殊的境象，其間貫串著一條「萬有因果律」的緣故。佛法揭示了命和相的原因和由來，却不教人去算命、看相、求簽、問卜，就因為這是捨本逐末、徒勞無益的！算亦如此，不算亦如此。只有了然於因果命相之所以然，了知由於過去造作的「因」而形成現在遭受的「果」，而現在造作的因又將形成未來的果。其中的因因果果雖然極其錯綜複雜，但正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般地準確，自因自果，自作自受，恰如其分，毫釐不爽。利人即是自利，害人適是自害。「善惡到頭總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罷了。明白了這一道理，人們就完全可以改造自己的命運，掌握自己的未來了。吉人天相、自求多福，這樣才有益於實際啊！這樣做，不僅自利，同時也是利人利國，共利羣益之道啊！

至於佛教的了脫生死，永絕虛妄流轉，究竟解脫的出世法，乃

至明心見性、圓成佛道的最上乘，那就更加博大精深，超勝殊妙了！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本地風光，清淨本然，迥脫根塵，朗然大覺，大丈夫當如是矣！

谷響集

三昧耶戒佛弟子黃念祖敬答客問

〔壹〕小引

夫一切法從因緣生。因緣牽引成種種事，往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集之印行亦是隨緣演變，非始料所及。戊午歲（一九七八）起開始醞釀註解《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乃謝絕酬應，於故交今雨之間唯通魚雁。數年之間論佛之書札頗多，不意江南有熱心居士，抄出所得書信，蔚然成冊。認為有益，堅主刊印。復蒙上海悲誓宏深為法忘身之鄭老居士贊助。愚雖再三婉謝，

亦未獲允。於是乃仰體諸君子之大心，不揣愚陋，撿得討論佛法函件六十餘通，於中遴選，校定刪節，乃成斯集。敬作供養，並請教正。

集名谷響，蓋取自永明大師之《宗鏡錄》。其百卷之末有偈云：「化人間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數年來諸方賢達不恥下問，乃引起幻士之酬對。下愚之掬誠獻曝，正如谷響之應和。空谷回響，隨聲而應，故名《谷響集》。

《宗鏡錄》之宗旨為「泥牛水上行」。此語直似金剛王寶劍，斬斷一切情計。至於本集宗旨，愚則效顰仍用此五字，而變其次序為「水牛泥上行」。水牛者，天地間一蠢物耳！呆頭呆腦，千醜百拙。若問其行處，亦只是水塘裏打滾，糞土中操作。毫無文彩，更不奇特。夫牛之耕田，唯知牽犁拽耙。愚之答問，唯知隨機而應，

率真而言，「寧可身受地獄苦，不把佛法作人情」。於是拖泥帶水，而作落草之談。以言遣之，未曾道著一字。五十封信，總是落二落三。直是扯葛藤而已。今以世法為喻，水牛焉比拖拉機，上機利智自當機械化、電力化、自動化，而永棄水牛。但在山區無法使用拖拉機之處，水牛尚不失其助耕之用。古德云：「若要會，也須從這裏過。」故本集或可為初修作他山之助而已。

本集所答之問者：有初信、有未信，有初修、有久修，有禪、有淨、有密，有專修、有兼修，種種不一。故所答亦隨機而異。但萬變不離其宗，唯以般若為導、淨土為歸。若無般若，則成迷信，只是附法外道，煮砂終難作飯。若不以淨土為歸，則於現世，決定難出輪迴，再出頭來，不知何年何劫。故愚嘔心瀝血以此為勸也。

念祖乃具縛凡夫，謬誤難免。禪宗有「陳解問」之說，指陳明

本人見地，以參請大德指教或印證。當前拙見已備顯集中，謹以此集作個問端，敬向諸方請求指示。故此集非答話也，實為陳解之問而已。敬請諸方大德不吝慈悲，垂賜棒正，不勝企禱之至！

〔貳〕答信摘抄

〔一〕答小友

一、為了更好地繼承既往與迎接未來，都必須了解佛法

接到來信，我很高興。

您純正樸實，心地光明，沈默寡言，不與人爭，所以不同於凡俗。有許多人善言說，廣交遊，辦法多，門路廣，實際只是小聰明，佛法稱之為「世智辯聰」。這種人學佛至為困難，稱為「八

難」之一，與盲、聾、啞、精神病患者，處於同一的行列。

信佛與否，尚為第二步的事，但對於佛教的理解則刻不容緩。日人有一部《禪學講義》，其中說只要是一個人就必須理解禪。我覺得這個要求未免太高。只要每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能理解禪，那就很不錯了。實際上，在一百年前，中國的舊社會基本上就是這種情況。過去的文人如果對於禪宗一無所知，他便「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像個市儈。因為自從漢代佛教流入中國後，便在哲學、科學、文學、藝術、音樂、政治、經濟各領域都起了昇華作用，各個方面都因為攝取了佛教的新血液而面目一新了。不研究佛教便會在中國古代學術各個方面，出現空白區，而得不到全面的了解，當然也就談不到如何來繼承。

這些空白區不但局限了人所理解的「量」，更嚴重的，它影響

所理解的「質」。不理解佛教便很難理解中國學術中，離文字，超形相，精深微妙，思慮所不能及的妙諦。我們便將辜負固有文化的寶貴遺產。

另一方面，不理解佛教哲理，則將落後於時代。近百年中由於相對論、量子論、亞原子物理學、太空中的宇宙研究等等，所取得的成果，給佛教哲理增添了許多實際論證和實例。許多大科學家都在研究佛教，希望給實驗結果找到解釋，給研究工作找出方向。這是一個嶄新的形勢，整個科學正在醞釀一場大革命。

當前確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生逢其時，便應肩荷起這個偉大的任務，發起「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大志。我們要為一切有情感、有靈性的生物，謀求最廣大、最長久、最真實、最徹底的利益，這就是「利他」。最真實最徹底的利益，那便是覺悟。所以

要「覺他」，要把這些醉生夢死的人，從醉夢中喚醒。點破他們的愚癡迷亂，恢復他們本有的覺性。讓他們得到真實的利益。既要覺人，先須自覺；既能自覺，即是自利。故此八個字的次第為：為利他，乃覺他；欲覺他，先自覺；因自覺，即自利。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這樣的生活才有意義。目前芸芸眾生中，多少人終身忙亂，只是在混吃等死：混口飯吃，等待死亡！

〔二〕答小女

一、勸真實發心，善處逆境

㈠任何一個人，如果不願意醉生夢死，一直糊塗到進火葬場，那就首先必須明白這一件事：為什麼要活著？活著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

〔三〕答小女

人身難得，哪方面難得？天比人聰明，有福有壽；天比人好，為什麼不說天身難得？因為在解決根本問題來說，天身不如人身。天人享樂放逸，不像人能精進；人身難得而易失，一失人身，萬劫難復。這就是說，解決問題的最好機會是人身，但這個機會如電光石火，稍縱即逝。三途一報五千劫，如何得了！因此第一個問題很明顯，活著就是為解決生死，也就是抓住這一生機會永超生死。

㈡「眼前都是生死事」，既然活著便必然有這些事。表面看來，這些事與出生死有矛盾。怎麼辦？道理很明白。人不能都出家，出家也不能離開衣食住行與社會聯繫。所以要抓綱，一綱舉萬目張，一領提全衣順。所以在頭腦中要有出生死這條綱。萬變不離其宗，萬目皆隨於綱，世法和佛法就打成一片。例如，要做好工作，為了什麼？如果其目的、動機落在佛法上，那麼你所做的工

作，也就是佛的工作。反言之，如果你在佛教道場中，忙得腳跟不點地，可是，內心深處，是個人打算，是利用佛教求名、求利，那就是在欺騙佛，表面是佛教徒，實質上何異於魔子魔孫！同樣，整天拜佛燒香，所希望的只是消災延壽、富貴榮華，妻兒子女，人間福報，這就叫做愚中倍人。不明佛法是愚痴，知道佛法還是這樣，故曰倍人。既是在家人，當然有無窮無盡的世間事，只要從出世法出發，並落實到出世法上，世法又何嘗有妨礙呢？但是當有不同的機會時，選擇什麼，這是檢驗自己最好的儀器，是自己有沒有真實發心的真實表現。老是為了世間而犧牲出世間，那還談得到什麼發心呢？

㈢有的時候是不容你自己選擇的。例如我的上幹校和你的下農村，是不由分說。這類的事，大的小的，酸、鹹、苦、辣、甜樣樣

俱全，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怎麼辦？既然無容選擇，當然也就無法逃避。那就要逆來順受，化火宅為清涼，轉毒藥成甘露，善於利用，善於轉變。

一切事物皆有兩面：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一切事物對於我們的根本大事，同樣有以上兩方面，就看我們會不會用，會用就能轉。但能轉物即同如來。「轉物」二字多少人錯會，以為是把眼前的一座大樓搬走了，才是轉物。不對，那是聖末邊事。應知，轉煩惱為菩提才真是轉物。例如：文革時我在河南幹校，身份是牛鬼蛇神，人皆厭惡。對於自己的家庭與自己的前途一籌莫展，無能為力。整天勞動，身同牛馬。這是好事是壞事？可是我當時覺得，人不願和我說話，我正好一句話不說。既然許多事我盤算也無用，乾脆就不想。於是我在修持上得到一個

飛躍，壞事變為好事。

對於你來說，現在（一九七九年）是好事還是壞事？應該說有好有壞。工作單位要垮臺，經濟上沒有收入，從世法看，這都是壞事。但必須重視這當中有一件大好事：現在可以有全部的時間和最好的因緣，來學佛和修行。這不但是在家人所難有的，出家人同樣也難於求到；可是你自己有了！怎樣使好的方面落實，是現在的首要問題。關鍵是這三段話要理解清楚：第一是發心；第二是分清主次，知所選擇；第三，在無選擇之中，則從兩方面下手。避免其壞的方面，落實其好的方面，當然無往而不利。

這一段話雖不圓滿，但萬分重要，應好好去思考。如能信受，絕不辜負這一生。好好努力！

〔三〕答A居士

一、勸繼續懺悔念佛求生

三月十二日來信收到，此信實是您能否往生的關鍵，因此抽暇先回您的信。

從信中可以看出：㈠您的發心很真誠，用功也很勤。㈡對於自己要求很嚴格，並敢於直率的說出自己的缺點。㈢為懺悔自己過失，曾哭過數十次。這些都是很可貴的優點。但目前成為障礙者，則由於㈠瞋毒較深，㈡更重要的則是，對於教理的了解，還不深入。

修行人常犯輕敵之病，常以為自己一用功便能克制煩惱，一切太平，這實是不符合實際的主觀願望。應知貪瞋痴三毒，多劫以

來，染入我們的心田，如油入麪。在和麪時摻入一些油是極其容易的；但摻入之後，想再從麪中取出這些油，那就難如上青天了。所以經典中說世尊的常隨弟子中，許多已證阿羅漢，但三毒所殘留的習氣，仍保留不斷，只有如來才能斷殘習。蓋「久反之地，非一戰所能成功」，故首先勸您，不可喪失信心。犯錯誤，怎麼辦？那很自然，那就是懺悔。再犯怎麼辦？那就再懺悔。一切罪從懺悔滅，故普賢大士十大願王中云：「我此懺悔，無有窮盡。」普賢菩薩尚且盡未來際，懺悔不休，我們凡夫焉能因為懺悔數百次，哭過幾十次，但脾氣不改，愧見如來，便半途而廢呢？

您說發一次脾氣，就把多日修持的功德，一把火燒光，這是根據於「一點瞋心火，能燒功德林」而來的。但我們想要正確理解經論中的一句話，那就需要聯繫其他經論中文句，融會貫通來理

會。例如，經論中說我們看經和念佛的功德，「如食金剛，決定不消」。這就是說念佛和誦經的功德，如同人吞食了金剛鑽（鑽石），這是決不會消失的。於是這句金言，便同您的體會，燒光了一切功德，完全矛盾了。那麼，這相矛盾的兩句話應如何融會來正確了解呢？現在我做個譬喻。例如有人被法院凍結了他在銀行中存款，這筆錢他當時完全不能動用，就和沒有這筆錢一模一樣；這就是「火燒功德林」之原意。但是這筆錢並沒有被沒收，沒收了，那才真是燒光了。現在只是凍結，仍承認這筆錢是他的，這就是「決定不消」之義。我這個譬喻，可引證佛經。佛在世時有一人因八萬劫前遇虎，失聲念了一句南無佛，八萬劫後得遇釋迦牟尼佛，因此一句功德，收容為僧，而證阿羅漢。試想，此人在八萬劫中應該生過多少氣，發過多少瞋心火，但這句南無佛的功德「決定不消」，

終於憑其功德而證阿羅漢。同時根據這段經中開示，證明瞋毒等的可怕，所以把念佛功德的果報推遲了八萬劫。

修禪定的人，一發脾氣，於是禪定的境界保不住，定中所發的神通，也不出現了，必須再用一段功才能恢復。至於修淨的人，臨終一念，如果是瞋恨，那就決定不能往生。以前修持的功德，以及求生極樂的願望，此時都失效了。這即燒盡功德林之意。所以我們必須忍辱護瞋心，如能忍辱則瞋心漸漸的自然不起了。

您來信問我有什麼辦法？現在「辦法」已躍然於紙上矣！辦法是：㈠恒修懺悔。㈡修習忍辱，善護己念。在這兩方面的無上武器——便是一句佛號。

㈠懺悔，有理懺與事懺。理懺者，如「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亡時罪亦空」。是謂心空則罪消也。是以「若欲懺罪者，端坐念實

相」，若能心契實相則諸罪自然消除。但此法不是凡夫之人所易做到。事懺者（又名作法懺），乃修懺法（例如大悲懺）以懺除罪業。目前有先師所編之《寶王三昧懺》，又名《長壽懺》，正在印製。印好後，會寄送您一本，您可照懺軌禮拜懺罪。但更重要者，《觀經》說「念佛一聲，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勸您一心持名，是即無上殊勝之懺悔。

㈡忍辱護念：《金剛經》中忍辱仙人，實是我們之良師，仙人是說法度眾，反被誣蔑為調戲婦女，並用刀來節節支解，可是仙人當時無人我等相，不生瞋恨。故知瞋毒之根在於我相，若無我相，還有誰會生氣？所以生氣者，只是為了它違反了我，污辱了我，冤屈了我，欺負了我，侵害了我，處處都是因為多了個我。若能無我，則一切煩惱，都除了根，便必然隨之消滅了。正因為多了個

我，於是處處有障礙。例如有人罵我是「蠢豬」，當他罵完了，這句罵人的話也當時消滅完了，何處還有這兩個字的音聲？「蠢豬」這句話本身就是肥皂泡（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他已罵完，於是這個肥皂泡已經消滅。可是自己不依不饒，還死抱著這個已滅的肥皂泡不放。大發脾氣，真是加倍的愚痴。所以我們應在日常生活中，盡量秉著經中無我無人的開示，來待人接物，應付一切。例如有人罵我，請問罵人的人是誰，挨罵的人是誰，那句罵人的話是什麼，實際上一切皆不可得。故云：「萬法本閒，唯人自鬧。」何苦來，自己要鬧個不休，把心歇一歇不好嗎？《首楞嚴經》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我們何嘗不想歇心，但是歇不下來。所以要一心念佛，這是最好的歇心之法。古云：「念佛功純，妄想自然不起。」那還有什麼脾氣可發？

〔三〕答A居士

奉勸您進一步把功課集中在持佛名號。隨時隨地，心中常提這句佛號。您念佛看經的功德，與懺悔而哭泣的功德，都是決定不消，盼您繼續努力。根據您的信願行，都已有基礎，但能堅持下去，決定可以往生。淨土宗稱為他力門，乃是仗佛力而能往生。只要我們深信切願持佛名號，那麼在我們臨終，阿彌陀佛自然實踐其本願，前來迎接，加持行人，「慈悲加祐，令心不亂」（見唐玄奘大師譯的阿彌陀經，名為稱讚淨土佛攝受經）。我們凡夫往生，都是帶業往生，您這些瞋恨之業，便都托彌陀慈航之力，而不成障礙了。

二、勸看破世緣，一心念佛

讀來信，對於您的不幸遭遇很同情。丈夫離婚，兒子不很聽話，自己又有病，許多折磨集中一身，確甚苦惱。但您在煩惱堆

裏，仍然信心不退，並堅持念佛，很是難得，實應讚嘆！

您的苦惱，證實了在娑婆世界修行之難。它是「進一退九」，進一步便要退九步。就像您想用功，這是進步，可是偏偏有事引您發火吵架，這便是退了九步。同時也說明如果有一種因緣使您進步，例如您看了《淨土資糧》很想發心。可是偏有種種煩惱來使您退步，這又是退九。這就叫娑婆世界。這是修行人個個都共同的，只是表現到每人身上而有不同而已。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要下定決心，誓於今生出離生死，往生極樂。

實際上，夫妻兒女只是一臺戲。在臺上您是母親，下了臺您是誰？所謂母子，其實都是戲，都是假的。您是過於認真了。《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我們現在所遇到的一切，好的壞的，通通都是肥皂泡，馬上就要幻

滅的。老實說來您的兒子在當前年青人中還是不錯的，您是「愛之深，責之切」。演變至今，幾乎形同水火了。您現在應當認清目前是演戲，您在演「三娘教子」，其實您本非「三娘」，您只是您自己。這次您演「三娘」，下次您演什麼還不知道。希望您看破這臺戲，往生極樂，蓮花化生。

俗云「不受魔，不成佛」，先師夏老有詩曰：「病久方知身是苦，魔多反使道心堅。」這兩句對於您很合適。在病痛中，在煩惱中，能念這一句佛號，功德更大。因為「難能」，所以「可貴」。煩惱乃多生習氣，如油入麵，不能期望懺悔幾次，便能永斷。只有不斷地懺悔，不斷地改正。發了脾氣，馬上知道不對，便到佛前懺悔，這就是進步。脾氣發得小了一點，短了一點，都是很大的進步。煩惱很多，一樣往生，故云「帶業往生」或「帶惑往生」。

這便是阿彌陀佛極大的慈悲，也是淨土法門無比的殊勝。您能聞能信，能修此法，實是最大的幸福。《無量壽經》說這就是佛的第一弟子。世間一切，只是些肥皂泡，千萬不要被這些假象耽誤了您的根本大事。

蕅益大師說：「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也就是說，一個人能否往生極樂，全看他有沒有信和願，如都有，那就能去，不管他念佛的水平和脾氣的大小（當然，臨終時正發脾氣，則不能往生）。反之脾氣很好，念佛也好，但信願不足則去不成。所以您當前應多讀《淨土資糧》來增進自己的信願。至於您的脾氣，只要您是在克制，而不是放縱，發了就好好懺悔，一心念佛，仍是可以往生的。

〔三〕答A居士

您問臨終時是否有魔怪變成佛形來誘騙？蕅益大師說，臨終時

不是魔擾時。也即是說，臨終時沒有魔擾，見佛即是見佛。總之您只要在臨終時把這一句佛號念到底，只要能念就接著念，這便一定往生。

〔四〕答B居士

一、答三世因果並勸努力懺罪念佛

大札奉悉，欣聞知難而進，甚以為慰。

唯所提諸問，仍是您二十年來屢問之老問題。茲願再賈餘勇，一試棉薄，看看能否突破。

㈠為解決問題，宜先從問題之根下手。您之病根有二，一曰「唯看現實」，二曰「但重功利」。

您所著眼的只是自身當前一生中的情況，於是不能放眼宇宙。

應知過去的時間是無量的，未來的時間也是無量的。若想在人的一生中，實現全部無窮盡的因果關係，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只有白痴才希望在電影拎貝中的半寸膠片，明了電影的全部故事。只看手中的一小塊膠片，不問過去與將來，故名之曰「唯看現實」。所謂「功利主義」，您認為做好事必須現世得福，這就是求利，何況您還是急功近利。您主張一切善惡之事，都應現世報應。殊不知，為了求得福而行善，其善心已不純，其所得之福則如仰箭射虛空，福盡還墮，福力甚微。以此微弱之福業，所感善報往往須遠待多生之後，焉能盡望皆於當時而現報？惡業亦然。故須知三世因果，過去生中所作之因，當前所受者是；將來生中所得之果，現在生中所作者是。多劫以來，無量生中，種種業因，種種果報複雜錯綜，實不可能皆於現世顯報。但應深信業因果報三世相續，絲毫不爽。

㈡伸手與助手

這又是說了多年的問題。求福求壽求平安等等，總之都是向佛伸手，求之又求，始終是個伸手派。觀音大士曰：「先以欲鉤牽，後令入正道。」有求必應，是以欲鉤牽也；而其真實目的，是希望行者發心，從求佛變為學佛，從伸手變為助手。如報載高田二君入水救生，捨己利人，這才是學菩薩之所行，成為菩薩之助手。

㈢求仁得仁，種菩提得菩提

高田二君之志願是救人，有願必滿，他們救起了人。並且他們的任務，完成得十分出色，犧牲了自己。救了一個與自己不相干的人，他們成功了，同時也成仁了。如同寫詩人寫了一篇登峯造極的詩，詩人犧牲了眠食健康，寫出了極悠美的詩，難道是得不償失嗎？士各有志，詩人以詩為生命，庸人只是以吃飯睡覺為生命。伯

夷叔齊求仁得仁餓死首陽，難道說既應保全氣節又要吃飽肚子才正確嗎？世尊因地投身飼虎，諸天人也只收拾遺骨造塔供養禮拜。天人既能於菩薩身後，做這些工作，那為什麼不於半空中托住菩薩，或於菩薩落地後，趕走餓虎呢？這一點請深思之！如果天人那樣做，那就是干擾這位捨身菩薩的大行。

如果世界上沒有犧牲享受的詩人，沒有求仁得仁的伯夷叔齊，沒有投身飼虎的菩薩，也就不會有今天捨身救人的高田二君，那樣的人世將墮落為一個大動物園。

佛教徒萬不能只是追求人天福報。蓮池大師發願文中，明白寫出「不求人天福報」。修行的真實目的，是求覺悟。佛者，覺也。我們學佛所為何事？也只是普為眾生求覺悟而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菩提得菩提。菩提者，覺也。

㈣謹防業力發動

由上可見，每人無始以來功功過過，層出不窮，無量無邊，是為別業。但個人所造之過，絕不孤立，決與其他之人有關，於是互相牽聯，功果複雜，又復無量無邊，是為共業。共業決定世運，別業決定本人之命運。前因後果，有因必有果。故云：「欲知過去因，現在受者是，欲知將來果，現在作者是。」此上經文道出一切因果關係。今君意見與此相違，實即與佛相違。多少年來，堅持不改，此實應速行懺悔者也。現生所受，乃多生以來之別業與共業所決定，若無回天動地之功過，焉能輕改定業？更有進者，明年之事，但您今年不知；明天之事，但您現在不知。最怕是明天翻到的一頁，恰是受惡報的一頁，於是便有飛來之禍。您之傷腿，即類此也。故云「今日不知明日事」。又云「只怕業力發動」，故須日日

防盜，夜夜防賊。誰能知下一頁是什麼？（此信寄去一年左右，此居士竟在散步中慘被火車撞死。）

㈤念佛求生，超脫生死

生死苦海，實可畏怖，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了脫之道端在「真為生死，發菩提心，深信切願，持佛名號」。切莫磋砣，錯過今生。「此回若錯真成錯，再出頭來是幾時」？願共勉之。

〔五〕答C老居士

一、勸不可減少念佛時間以習定

承詢修定問題，甚為驚愕。老學長早歲皈依印老，虔修淨宗四五十年，今日仍欲捨念而習定，足證念佛之法，真實難信也。靈峰大師常云：一句佛號念熟，則「三藏十二部極則道理都在裏許，千

七百公案向上機關都在裏許，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聚淨戒亦在裏許。」又云：「真能念佛，不妄想馳逐，即大禪定。」可見持名是大總持，圓攝一切功德。只要老實念去，不管它定不定。若去管它，早是二心。欲定反亂，只是自擾。夏師詩云：「散亂固成病，分別引魔軍。」散亂當然不好，故名之為病。若起心分別欲遣除之，則此分別之心，即是魔心，故曰「引魔軍」。引得八萬四千魔軍亂舞，何苦來？古云：「欲除妄想，去一添兩。」

靜坐念佛甚好，但八旬老人亦不一定勉強要坐。勉強則身不寧，身不寧心即不安矣！要之，行住坐臥，均是威儀，只貴「念念相續」，不管你是坐是臥。

函云：「欲修禪定，終不能定。」此正合規律。因有此希求心，故終不能定。又云：「但口裏念佛，即不是放下一切，實難

入定。」仁者之見，本末倒置。今欲放下念佛以入定，如是之定，最多只是個「無所住」，何嘗有些許般若氣息？無住生心，才是金剛般若。五十年前，弟第一次讀佛典，看《金剛經》。深體無住生心之妙，當時便領會得，以凡夫心，欲臻此境，唯有念佛或持咒也。蓋放下一切，即是「無所住」；一句佛號聲聲相續，即是「生其心」。倘欲抽減念佛時間以習定，則更是大錯。念佛是易行道，餘者皆難行道，乃龍樹菩薩之開示，若去此易行之道，反趨坎坷之途，何其顛倒之甚也！

此事切要，故直言之。靈峰《要解》曰：「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低，則在念佛之深淺。」當前首要是決定往生，先不管品位高低。但當深信切願，靠定這一句佛號，靠定這一法，同靠一座山相似，無論如何也動他不得，這才決定生。看來品位

也不會低。若於念佛信不及，今天要誦經，明天要打坐，後天想持咒，大後天又欲參禪，這樣修法，對於「信、願、行」的第一個「信」字，早已七折八扣。信願不堅，欲生極樂，是真背道而馳也。以上乃剖心瀝血之言，望三思之。

二、勸放下萬緣單提一念

您當前的第一件大事，同時也是唯一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一句彌陀念到底。「萬緣放下，一念單提」。了生脫死，唯此一法。所謂萬緣，不僅柴米油鹽、妻兒子女、富貴榮華、地位聲名、功勛事業、學術文章等等世俗之緣，應捨應放；實則您今日信中，所問之咒名，與所求之聖像等等，總之，亦在萬緣之中。以上對於初修，當然是正事。但對於您八十一高齡，終身習淨之老修行，則應一刀斬斷，一齊放下。萬緣放不下，則此一念決定提不起。往生之關

鍵，在於一念。不管你是在家中念，還是在寺中念，所貴者是你的念是否一。您當前迫切之務，就是把一切善緣、善行、善法等等，完全打疊在這一句佛號之中。一切不管，一切不問，心中孤零零地單提這一聲名號。一句念完，又是一句。老老實實，綿綿密密，一直念到佛來接引，一氣念到花開見佛。這樣念，決定往生；這樣修，也即是萬修具備。切不宜頭緒過多，百端並舉，東張西望，顧此失彼。

誦經修法都是好事，但均宜精要，而不應繁多。總以隨時隨地持名為主，其他一切均是助行，不宜喧賓奪主。一切善行，一切工夫，一切境界，總不如老實念佛，念念相繼。

〔六〕答D居士

一、論密淨兼修

拜讀大札，欣悉您已持誦蓮師咒廿餘年。今又發勇猛心，奉持齋戒，摒棄煙酒，志心精進，欲出生死。不勝讚嘆之至！您所提出，密淨兩門如何進修問題，既承下問，敢不掬誠奉告：

君現難明者蓋以令師，XY二老一密一淨，各主專修，莫衷一是。就我所見，兩者咸為無上殊勝究竟方便之妙法。行者只要發菩提心，隨修一門，皆有所成。現君已選定密法為主，並欲即生了脫生死，則不可不兼修淨土也。先師夏蓮老曾開示曰：「淨宗乃是密教顯說。」故知密淨本來不二。且諾那祖師開示曰：「故修佛者，任修何佛為本尊，均須兼修西方淨土。」可見您修蓮師為本尊，亦

必須兼修淨土也。惜諾祖寶貴之開示，多為後人所忽，甚可嘆也。

X老主「一門深入」甚是。腳踏兩隻船，一山望見一山高者，則世間小事亦不能成就，況了脫生死之大事因緣乎！故《無量壽經》三輩往生者，皆以「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為必備條件，「一向專念」正X老所謂「一門深入」之真義也。但「一門深入」不宜理解為除此一句蓮師咒外，一切修行皆不能要。是經於往生正因品，首明「聞此經典，受持讀誦」，乃正因中首要之因。此經即指《無量壽經》。且《觀經》亦以「讀誦大乘」為往生極樂國土之淨業正因。可見讀誦《無量壽經》及一切大乘經典，皆為往生極樂之正因。且知識分子欲習佛乘，最好是行解相資。尤其是仁者於無上道尚屬初機，故首須廣讀大乘，端正知見。如人行路，先須方向正確也。仁者之機，正宜行解並重，密淨兼修。近代大德圓瑛法師曾

〔六〕答D居士

對我曰：「密淨兼修好，萬修萬人去。」我今默察居士之因緣，亦正宜於此「萬修萬人去」之無上妙法。您說「已習慣於持咒，不必另換他法，但隨時隨地一句蓮師心咒，自念自聽，一心做愚夫愚婦。」果能如是，則決不是愚夫愚婦也。君不見，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只是憶佛念佛，淨念相繼，自得心開，入三摩地。此真大菩薩之殊勝行徑也。但此話說來容易，做到甚難。只念一句咒，這點做到很容易。但「隨時隨地，自念自聽」實在是很少有人能做到，千萬人中也難有一個半個。為逐漸落實您自己之言語，同時為滿足您出離生死之勝願，我建議如下：

㈠您已發心持戒持齋，很好，盼堅持。

㈡應發菩提心，首先發起「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等等。）

㈢繼續持誦蓮師心咒，最好能持念珠記數，多多益善，退休後每日至少不應少於一萬，（我現註經繁忙，仍每日持咒四—五萬。）每日記數念之外，並應隨時散念。

㈣誓心求生阿彌陀佛淨土，每日課程圓滿，均須虔誠祈願。

㈤持誦《無量壽經》（我已寄上），並志心研究。此即往生正因。

㈥持念阿彌陀佛名號，每日至少十念，多則更好。彌陀第十八願，十念必生。今又密淨兼修，故萬修萬去。

㈦每月初十日讀蓮花生大士應化因緣經（已寄上）。如有同修需要此經，您可抄送。平日加念更好。

拙見認為，根據您之學法因緣與當前環境，以上實為契機應緣之最佳方案。拙見如是，謹供參考。

〔六〕答D居士

二、論求生極樂淨土

「必兼修淨土」者，實為諾祖所傳之心要，故蓮花精舍之共願為「同生極樂」。可見蓮舍成員，人人均必以此為願，如有異說，決非我先師之徒也。當今末世，欲出生死，唯有求生淨土之一法。修禪、習密、學教，無一不可，但不求往生則不可。蓋「菩薩有隔陰之昏，聲聞有入胎之懼」，今生修證縱不無進益，但來世一墮母胎，往往昧失前因。試看今生所行之事，往往忘得乾乾淨淨，焉能保證來世不忘本願？生死不斷，則惡趣緣多；再失人身，何堪設想！故云「誓盡此生出娑婆」。切盼仁者亦以此為誓願。至於方法，則應以一切功德回向極樂，或兼修十念法、頗瓦法等等皆可。

仁者所云：「以蓮師心咒為資糧，一心求生蓮師國土。」當然甚好。但請諦思：諾祖為何云修任何本尊（當然包括以蓮師為本

尊）必兼修西方淨土？王師為何以「同生極樂」為共願，而不云「同生貝嘛洛渣」？諾祖王師均蓮師應化，所見如是，故知此是正印，其他總是落二落三。

三、論臨終接引與發菩提心

垂問數則，謹覆於下：

㈠修持以蓮師為主，求生則專志西方。因蓮花精舍共願之文，直指「同生極樂」也。蓮師與彌陀無二無別，臨命終時，佛來，蓮師來，兩尊同來，無量聖眾同來，只要是接引往生，便是功德圓滿。不問來迎者誰，關鍵是自己一心願往。

㈡菩提心淺言之，是悲智並運之心，亦即大智慧、大慈悲、大願力相結合之心。終日度生是悲，終日無度是智，終日度生、終日無度之心是菩提心。淨業行人一心為利樂有情故，求生淨土。願見

佛聞法後，盡未來際度一切眾生。如是之心，即是發菩提心之初步。蓋普度之心是悲，求生之心是智，若無大智慧決不能信淨土法門也。往往有些人自求極樂，却無心普利，便不是菩提心。

㈢蒙古人住在蒙古包中，佛堂臥室只好擠在一處。只要不是有意褻瀆，護法必當垂慈原諒。目前最好在佛像前垂設布簾。用功時，盡量先將室中打掃清淨。然後拉開布簾，供養修法。下座禮拜後，復掩上簾幕。

四、論密淨均為易行道

㈠淨宗及密教均為果教（又稱他力法門），從果起修，故稱易行道。若臨終之際，全憑本身定力，則仍為難行道矣！蕅益大師曰：「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低，乃依念佛之深淺。」由是可見，能否往生，全看本人之信願。信深願切，平素盡

力修持，則與彌陀大願相應，臨終憑佛接引，決定往生。故稱易行道。難行道如蟻子上山，易行道如順水揚帆。難易之別，何啻霄壤！

㈡慎老勸君閉關之話是好話，惜非契機之談。君尚未退休，未能掩關專念，乃自然之理。目前但應抓緊一切可念之時間，不使虛過。如聽任時光虛度，則過在自身。可念而不念，表所願不切。信願有虧，縱念得甚好，定力過人，亦不能往生。

㈢承索拙照，我等神交，不以形容相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蓮師三身法之法本附寄，供養　大居士。盼精進修持，並參究軌中文句。此實即身成佛之大法，於生起次第中圓攝大圓滿。殊勝究竟，不可思議。盼勤修習，以報蓮師、諾祖、王上師之慈恩。

五、勸讀誦大乘

〔六〕答D居士

密宗義理極深。漢地行者，多喜躐等冒進。知見不明，妄談法要者，比比皆是。仁者今欲求人，實則不如求法。大乘經典，正顯如來密意。一面修法，一面讀經。行解相資，功不唐捐。

六、勸深入《彌陀要解》

㈠仁者喜讀《彌陀要解》而難於領會《金剛經》。殊不知《要解》全體正是金剛般若，但能熟讀深思，領會一二，窮劫受用不盡。仁者機緣既在《要解》，盼一門深入。

㈡讀書亦不必太多，目前但以《要解》為綱，再參讀夏師會集之《無量壽經》，此書即是一大藏教。

七、勸重視戒律尊師重道

十月五日大示敬悉，只以註經事繁，復以問題難答，是以遲遲。

議論人師，於禮有違，事關密法，焉能不辯。茲為兩全，故捨人而專論事。

㈠密教極重戒律，在大法灌頂壇中，於灌頂前，行人須先飲海螺中之誓語水。並誓曰：如違密戒，此水即於腹中燃燒，命終墮入地獄。此地獄名為金剛地獄，乃專為修密行人而設者。此獄極苦難出，甚於無間獄。佛不能救，唯本人之根本上師，究竟成佛後始能拔度。當前漢地密教行人，竟將根本戒拋置腦後。甚至全無心肝，自己破戒，復勸他人破戒。其應受之惡報，吾不忍言！

㈡諾那祖師等大德常慨嘆曰：「汝等漢人與我們康藏人不同，你們一學密法，便想當金剛上師。」此語實深痛於此間學密者之狂妄。一蒙授「金剛阿闍黎」灌頂，便以金剛上師自居。一受慧灌，便任意雙修。未經根本上師允諾，擅自非為。於是一盲引眾盲，流

毒廣播，其害無窮。昆明蓮花精舍首座大師兄，修持極好，此位大德曾多度受金剛阿闍黎灌頂，但至今不肯傳法。請求者雖多，伊只是回答曰：「未得上師許可，我不敢傳。」又雙身法亦然，有老學長某君，曾受多種大法灌頂，追隨王師極久，伊夫人亦受灌頂。伊曾叩詢上師，余夫婦間可否雙修，上師曰不可，因其夫人之根器不夠。當前許多人亂修此法，以身謗道，不重法，不尊師。蓋密戒以尊師為第一條，尊師是尊師之教，不是只憑口裏讚誦上師，心裏實是違背上師。如此決無好下場。

㈢謗法之罪，重於五逆。今之學密者，輕口妄談，蔑視餘宗。甚至反對吃素念佛，習教參禪，一概譏之為小乘。這等言語，正是違犯密宗根本戒。密教戒條不多，但極難持。修密法而破戒，則根本腐壞，根葉亦必隨之。菩提心與戒實為根本。

前事未忘，後事之師，勸仁者此後千萬莫輕易拜師，尤其是密教。因當前密教中惡知識易逢，善知識難遇也。

八、勸深信因果端正知見

連奉二札，驚聞令師某某發狂逝世，足見業因果報絲毫不爽。是故菩薩畏因。

前以諱言人師之非，故論事不論人。實則所舉之事（見第七函），正某某之病。前則略舉數端，其實尚不止此。某某修密無功，正合規律。因某某不是修法宏法，實是謗法敗法也。某某是反面教員，應以為誡。

仁者云：「修密已成夾生飯。」但佛法無邊，「夾生飯」未嘗不可變為醍醐上味。某某傳您之法，確是蓮花精舍之密法，確是殊勝。但某某對於密法之認識與言論，如糖衣中，全含毒藥。是故仁

者，法可續修，但對於某某所散布之一切，應徹底消毒。

仁者願修蓮師大法，願依止一句蓮師咒，均很難得。但應追究一下，為什麼喜歡密法？為什麼嚮往蓮師？這個問題應窮根到底的追問下去。現世佛教徒雖多喜學密，若究其真實動機，往往只是：㈠好奇，㈡求速效，㈢好神通，㈣占便宜，找竅門，舒舒服服成佛，㈤貪求名聞利養，㈥想當上師，㈦以淫慾心愛慕雙修。總之種類繁多，未能盡舉，但只要有與上述一端相類者，則學密難成，甚至反招無間之業。故我建議，若願消毒，請從此始。毒消即淨，仍是潔器，可盛醍醐。

九、勸如法修持

大札奉悉，因專心註經，遲覆為歉。彌陀、觀音、蓮師「三身法」，請照法本修持。近感密法行人，或升或降，因果分明，絲毫

不爽。從未見如法修行，而無功效者；亦未見破法毀戒，而不遭惡報者。故我等務須依法而行，切莫重蹈覆轍。密法重實修，不可躐等。按康藏學密慣例，須先學顯教十二年，然後修四加行，一般約三年，然後才能修本尊儀軌。近世通病，喜作上師，收徒傳法，接受供養。甚至不按法則，不問根基，隨意亂傳，害人害己。仁者發心甚誠，願出生死。既然如此，便須依法修行。首應補四加行。但年壽已高，亦可從權，邊修邊補。百字明正是四加行之一，此咒共一百字，故稱《百字明》。乃金剛薩埵懺罪法中之根本咒。應於座上念滿十萬遍。仁者如真發心，請先念滿此數，其餘之咒法才可再告。既要修法，便應如法，否則徒勞。

十、勸安心虔修並誦大乘

大札奉悉，您求法真摯之情，流露行間。具此真心，必能滿足

求法之願。您在得法因緣上雖有遺憾，而其主要之過不在閣下，故不必多慮。閣下既與蓮師有緣，又曾發大願終身持誦，故萬無中退之理。唯當精勤到底，再接再厲，誓於今生了此一段大事。

密法重師承。上師與弟子之關係很深，相互影響極大。但其究竟，仍是各賬各算。至於楞嚴經云：「師及弟子，俱陷王難」，死墮無間地獄。蓋以此等弟子，以其邪師之身口意，為自己之身口意，於是乃因其本身之邪惡三業而招惡果。決不是因有師徒之社會關係，而悉皆牽連入獄也。現仁者所得之三身法，乃蓮師無上心要瑜伽廣軌中之核心。此法乃康藏紅教諸寺必修之大法，殊勝之至，仁者正好終身修習。對於軌中偈語，切須用心。此乃今日漢地學密者之通病，只重咒語與手印，對於軌中偈語漫不經心，真是一大顛倒。殊不知必先於有言說者窮盡精微，才能契入離言說之最後一

著。密宗之即身成佛，正是這一著。日東密興教大師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故即身成佛。」請看，此中首二句即《觀經》之經文，而此二句即是密教即身成佛之妙諦。密乘行人，焉可輕捨漢地之大乘經論而不深究耶？

仁者今後修行之道路很明確。

㈠是安心虔修三身法。

㈡精讀大乘經論，盼先從《阿彌陀經要解》、《普賢行願品》、《勸發菩提心文》（省庵師與裴相兩種）、《顯密圓通》等書下手，盡此一期報身，行解相資，發起大菩提心。未發令發，已發增長，直至究竟。

十一、勸勿執著事相

大示敬悉，所訂每日功課甚好。每座法後，皆應回向極樂淨

土。蓮師即彌陀，故鄔金即極樂。回向極樂，正與蓮師法相應。

函云仁者欲據團體照片中拙影，倩人畫像供養，實萬萬不可，此舉全違我之本願。我學密之初即發願，終身不受頂禮供養，不收弟子。去春昆明來三人，一定要頂禮，伊等每人在拜墊上禮三拜，我則在平地回禮共九拜。倘仁者堅決要畫像供養，則是以我最不喜之事，強加於我。故不但無益，深恐有害也。總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大家同心同德，即是最殊勝之事，實不應以色相求也。密宗不廢事相，旨在當相即道，即事而真。見一切相，即是見第一義空；行一切事，即是行履於實相海中。若當相著相，即事迷事，則皆謬矣！唐譯《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真性。法性不可見，法體不可知。」諾那祖師曾盛讚此偈，並謂為「最堪玩索」。故我等應

深留意。

諾祖本無定像。王上師常說：「觀傳法上師之像，可如蓮花生大士；觀蓮花生大士像，可如傳法上師。」故仁者今後可觀諾祖如蓮師，此正是上師金口所宣也。總之學密者可從事相入手，但萬不可著於事相。從事相而入實相，終於了達一切相無非實相。

十二、勸先做到萬法歸一

承詢如何再進一步，此問極好。拙見以為當前之要，是重點突出，萬法歸一。閣下重點是一句根本咒，故表讚嘆。當前所應進步者，即使此重點突出再突出，方能使熟處變生，生處變熟。當前諸行只是一個目標——求生淨土，這即是萬法歸一；放下一切，單提一句根本咒，亦是萬法歸一；攝一切法入一法，亦是萬法歸一。只有先達到「萬法歸一」方能問「一歸何處」。又云：「若得一，萬

事畢。」故知歸一甚為切要。當前應將一切功德回向淨土，所願求者，只此一事：接引往生。至於靜坐有無八觸功德，均可不管也。

淨宗綱要在於信願持名，衡量自己之進步，首在信願二字。夏師曰：「理明、信深、願切、行專、功純、業淨、妄消、真顯」。故吾人當前所應關心者，端在信之深與願之切。信願二字看來似淺，實則甚深，無有止境。閣下信願較前增長，此即最大之進步。至於靜坐中有何善相，與此不能相比。

十三、勸行解相資密淨不二

㈠三身法觀想已備顯於儀軌中。目前修法，依文作觀即是，手印未學不妨暫缺。三密相應，當然最好，但三密齊修之人則甚難得。但一密相應亦可成就。手印屬身密，暫缺無礙，當前仍以語密為主。持咒持名均屬語密。

㈡讀誦大乘應以大小《阿彌陀經》為中心。《無量壽經》稱為大本《阿彌陀經》。目前先以小本入手，以《彌陀要解》為核心，結合《疏鈔》與《圓中鈔》一同參究。復融會《觀經》、《大勢至念佛圓通章》、《普賢行願品》，深入《無量壽經》，以此為本。復以《大乘起信論》、《金剛經》、《圓覺經》、《法華經》、《首楞嚴經》為輔佐。以上乃學淨、學密者之必讀經論，未可再少。

仁者修持以密為主，應專修蓮師三身大法。

仁者研究，以淨為主，應深究大小《阿彌陀經》。

如此則解行相資，密淨不二。前途光明，未可限量。

十四、論密宗重見地

佛法是心地法門，用功宜在念頭上用功。密宗最重見地。盼多

讀《淨土資糧》中之拙著，懂得了淨宗才能懂密宗，能懂才能正信。頗有淨密都不懂而學密者，這只是迷信。既是迷信，舉體都在迷中，故決無覺悟之期矣！

當知成就全在當人。知見若正，則修什麼皆可成就；知見不正，則修什麼都必墮魔軍。

真實用功，不必住廟，也用不著擺脫工作與家庭。只是隨時隨地能提起一句蓮師真言，就是無上修持。

十五、勸「慎勿信汝意」

《四十二章經》云：「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

盼您好好體會這兩句經文。因為「汝意」全體從妄想所生，如何能信，如何能堅持。目前您之真心為妄想所蔽，故汝意不可信，而應虔誠依止善知識。依教奉行，自己少作主張。

十六、論心皈依

〔六〕答D居士

您目前應做之事甚多，一方面努力修持，一方面提高知見。密宗之殊勝，就在於傳承的加持。如何才能得傳承的加持？就須以上師之身口意為自己的身口意。這就不僅是禮拜供養，而是要言上師之所言，想上師之所想。必須如此，師徒之心才能相通，傳承的加持才能達到弟子的身心。X老學密甚晚，所聞寥寥；某某則是背離了先師的遺教。因此您對於蓮華精舍這一偉大殊勝的傳承之真實精神，很不了解。皈依密乘，不僅是身皈依，更要緊是心皈依。組織上參加了，但思想上沒有參加，在世間法也是行不通的，在密法上更是如此。至於所皈依的傳承，同樣的，也不僅是形式上的皈依，而更根本的是心皈依。所以真要學密，便須心皈依。心皈依不在形式，而在於心心相通。這就是您目前所應做的大事之一，首須了解

蓮華精舍的殊勝精神。

十七、答其修法收益不多之因

大示奉悉，深感仁者求法之心甚切。仁者修密多年，自恨收益非多。若究其根源，實因閣下求法所經之過程，萬分艱險，能有今日之轉危為安，實已萬幸。

修法倘欲即生有所成就，必須遇人始得。閣下數十年來一直未遇明師。於無上密乘，未聞圓音。多是一些隔靴搔癢之談，甚至摻雜一些異端邪說，障正法眼，是以蹉跎也。

閣下欲求「深祕軌中最精華」。您所欲求者，正是您所修蓮師三身法中最末一段之首句，直指此蓮師三身法即是「深祕軌中最精華」者也。王上師稱此為「蓮師瑜伽心中心，最為殊勝故」。但閣下未具正眼，於此無上心要未能深信，反欲更得大法，另覓精華，

實應懺悔改正。

閣下久修而未得相應者，原因甚多。首則是傳法之人不如法。某某並不具傳法資格，又不如法傳授，濫傳大法，妄修雙身，背叛上師，由如是之人傳法，當然得不到傳承加持力。

次是，閣下修此法，基礎不夠，信心未充。至於密法中大法尚多，但其精要亦不能超逾於此。且愚默察您之善根因緣，亦以此法最為應機。目前邊修法，邊懺悔，邊補基礎。盼您下最大決心，堅決修下去，務於今生掘井得水，方是修行人的樣子。

再其次，則是您對於《金剛經》等般若經典重視不夠。諾祖開示：「大密宗的境界，即是《金剛經》的境界。」此真是無上醍醐。過去我勸您多讀此經，正是這個道理。目前應以圓瑛法師之註解為主；將來如有機緣，應深研蕅益大師《金剛經破空論》，並以

《金剛經宗通》為參考。

最末則為求師之道。此是學密者第一件大事。閣下過去過於輕率，應永以為戒。密宗行者應尊師如佛。對於師之教導，決不能稍有違越，違抗上師者，墮金剛地獄。又上師如入地獄，則弟子隨之亦入地獄，故萬不可不慎也。目前漢人學密，有一大錯，都是把上師當作賣藥的。老爺我來買藥，想要什麼你就應該賣什麼。師徒之間形成買賣關係。如此學密，萬劫亦無成就之理。正確態度應是：看上師為大醫生，自己是癌症患者。此病只有此醫生能醫，此命只有我上師能救。於是殷重懇切，一切唯醫之命是聽。叫開刀便開刀，須切除便切除。決不能自作主張。更不可今日求王三，明日求李四，或者諸醫之藥混合服之。此喻雖淺，寓意甚深。閣下今後應不斷增加對良醫之信心，則病可治，而慧命可救矣！

十八、勸以見為宗，抓緊當下

手書收到多日。對於三身法中偈語，如有不明之處，應先通過自身之努力，苦思一番。如仍不懂，則可寫信來問。學法與學拳不同。學拳是身法，故須當面指點；學佛是心法，故只求心心相契。心若不契，朝夕相處，亦無所益。密宗乃決定見宗，以見為宗。能開大圓滿見，方能契入大圓滿。若無此見，縱天天修大圓滿，亦只能種種善根，甚至僅是結結善緣而已。

盼您今後看準這個「見」字，此即本也，本立而道生。不要等待退休，以為退休後，住廟專修，一定較好。這都是主觀的想法，實際上許多僧人的俗務並不少於俗人。身住廟而心不在焉，又有何益？故云：「智者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又云：「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所以關鍵只在當下：

〔六〕答D居士

「即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休」者休其心也，非退休也，非住廟也。夏師詩曰：「力道須從境上練。」即是說從煩惱中鍛鍊自心。

十九、誠信念不堅，言行不一

兩信均收到，君求法之心甚切，是優點。唯見解仍有偏差，故不能不予糾正。

正確者：一心靠定蓮師心咒，堅決修下去。把念咒等同念佛，自念自聽。這極好。好就好在，這是從眾生生滅心入諸法實相的最易之法。餘法雖八萬四千，但皆無此容易。

缺點者：仍然有些信不及。信中屢提：「唯依尊無他」，可是實際上又去修「因是子靜坐法」，實在言行不一。又想學大手印，而不知大手印已涵攝在三身法的儀軌之中。

勸君把心踏下來，說到做到。「唯依」就是「唯依」，不要好高騖遠，東張西望。一山看著一山高，則永無成功之日。

應知一句佛號一句咒，都具有一切法門無量無邊之功德。禪定之法當然攝在咒中。只此一句，念念相續，這即是無上之定。

習定也可，但離開了三身法去學習「因是子」則不是好事。君現在可於法本中圓滿第六之末，吽吽吽後練習入定。定不住時，則呸呸呸出定。另外，可按「因是子」中靜坐之姿勢，靜坐念佛號，（蓮師咒、長壽佛咒、觀音咒均可。）要在一切時處，永不忘這一句。

一部法可以有無量的講法，決定於受法者的水平，總之要以應機為最好。例如治病，以對症為最好。

勸君利用當前之機會全力提高水平，打基礎，作準備。熟讀

《淨土資糧》，並弄清楚三身法。病人應聽醫生的話，服藥打針，不可自作主張。希望您在晚年，依止正法，往生淨土。

二十、（一）談止觀（二）答咒語不應翻譯

來信收到，問題解答不日另寄。

《童蒙止觀》等乃基本功。靜坐是上座修法之第一步。端身正坐，調氣調心，清淨安定之後，才開始修法，修法即是觀也。若能於觀中即寓「止」，始是止觀並運之大法。

咒語具無量義，翻譯為某一義，便是掛一漏萬。並正因咒語之不可解，而是離知解之妙寶也。

二十一、勸於今生，討個決斷

您發堅固心，誓「依尊無他」，很好。我等都應在此生中討個決斷，不再拖泥帶水，輾轉六道。您欲退休，亦可。退休後，要攝

心專修。關鍵是攝心，不是挑環境。既是娑婆，焉有清靜之處。所謂修者，只是休歇此妄心。隨時隨地都應歇，都能歇。古云：「即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您若退休，便是初步休去，應即歇去，莫再等待。所謂休歇者，「萬緣齊放，一念單提」也。

我之《大乘無量壽經解》最近可印出兩卷，盼細讀。如能深入《大經》，信受奉行，決出娑婆。若念至一心，自得心開，則是帶角虎也。有《淨土資糧》與《大經解》時常展讀，勝於晤面。有問題則寫信來問。人在一起沒有用，要心在一起才行。若能契心，則大事了畢。

二十二、答「上戒無戒」之正確理解

「上戒無戒」之語，應了達其中「無」字之真義。若誤認無戒是上戒，則五逆十惡皆是持上戒之大善知識矣！蓋上戒無戒者，乃

善持戒者，嚴持淨戒而不著持戒之相也。如孔子「從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即「上戒」也，從心所欲則是「無戒」也。此乃聖者境界。若破戒凡夫，持此以為盾牌，掩護其過，則其愚甚矣。

至於淨宗是否幼兒園，請一閱拙著《大乘無量壽經解》。

二十三、誡堅持己見

十二月十三日函收到。所提問題，暴露了您的真實水平。看來您之根器，對於無上密，目前尚格格不入。您不知愈高之法愈簡單，諾祖有許多無上大法，都極簡單，根本沒有迎請、加持、灌頂等等這一套。有時一部大法，根本不觀咒輪，甚至不念咒，只觀一個種子字。如果您遇著如是之法將怎麼辦？故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又如葉公好龍，但所好者只是假龍，若真龍現出則嚇死矣。盼望您之學密不要像下士與葉公。蓮師三身法儀軌中，「自

明智現」，本尊與壇城皆是自心顯現，何等直接了當！還有什麼迎請、四印與灌頂之必要。為了下士，才需要這些。您以下士自居，何苦來。上次已經指出，不要給法本上添東西。可是這封信，仍認為三身法「尚有需補充者」。可證您之成見十分堅固，如是學密則很難相應矣！

學密必須尊重上師，修法必須尊重法本，不能妄自增改。您認為法本不圓滿，須補充，根本是輕法。輕慢大法，豈但不能相應，還深有罪。慎之慎之！最近這幾封信，都是關鍵問題，不能滑過，應好好想想。

（您所急需的，正是此類逆耳之言，只有這些才能救活您的慧命。）

二十四、勸老實修法，老實學般若

〔六〕答D居士

數函均悉，目前您課表可增加一項，即為多讀《金剛經》與拙著《大乘無量壽經解》。

閣下之病在於執著，婆婆媽媽氣太重。簡單說來，則是一個「狷」字。狂、狷都不好，但狷者學大法則更難矣！且您年歲已長，歲月無多，學藏文來不及矣！目前只有老實學般若，使生起次第與大手印大圓滿相結合；堅決求生淨土，使習密與生西相結合。除此都是夢話，毫無出路，只是自欺欺人而已。目前可把一句咒當作佛號念，亦可把佛號當作一句咒念。觀想便於攝心，是其殊勝處。但當前許多習觀想之人，一到病重，便一點也觀不成。勸君三復斯言。

如果真想於今生出生死之海。恐怕您還必須在您思想深處，痛鬧一番革命！

二十五、勸真實用功

仁者年過花甲，不宜追求繁法。應節約時間，集中心力，直叩無上心要之法。

修法只宜一天比一天增進，應有定課，但不宜定得過多。其份量應可保證完成，同時則爭取超額。仁者目前應持名與蓮師法齊修，《金剛經》與《無量壽經》合參。行解相資，一心求生淨土。

讀《金剛經》不是要成為《金剛經》的專家，也不是像語文老師備課，把一字一句都能向學生交待明白。而是要依止此經，斷除自己的妄執，開顯自己的本心，也即是通達無上密的無上部份——阿的（心地法門）。

學無上密，執著則學不成，狂放同樣學不成。但應知孔子在狂與狷二者之中，寧可先選狂者；無上密亦復如是。狂者較近於道，

〔六〕答D居士

是其長處。但狂者又每每易入地獄，是其致命之傷也。

我勸仁者還是以淨宗為主，兼修密法。每日定課以持咒及持名為主。兩者之和，每日至少應為二萬。（蕅益大師開口便是三萬五萬，甚至每日念十萬。）兩經之中，您應以《無量壽經》為主，力求今生往生極樂。

二十六、誡求知解

仁者近來研究《金剛經》，頗為勤苦，前進一步，甚以為慰。但應注意切不可流於一般治學方法。一般以求解多知為目的，此實背道而馳。知解門開，則悟門塞。六祖不識字，只聽了約半卷經，即「自家日生智慧」，壓倒神秀國師，這才是善讀經者。六祖之悟，即大密宗之且却（義為立斷），故禪密一味也。

二十七、勸因標見月不可認標為月

唐譯《金剛經》及《普賢行願品》（均有註解）即付郵，兩書皆奉贈，不必寄回。一切經論無非因標指月，貴在見月，不必在「標」上苦苦大作文章。學者最忌認標為月，如是則成為迷中倍人，不但終身不能見月，而且以標為月，正所謂錯認驢鞍橋為阿爺下巴頦者矣。故須行解相資，一方面參究，一方面單提一句佛號或真言。念茲在茲，才可望稍解如來真實之義。淨土法門乃圓中之圓，頓中之頓。經云：「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能得。」菩薩尚難得聞，況餘人乎！又小本曰此為「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所難信者，端在「不可思議」四字，故非語言文字思維分別之所能知矣。《大經》甚深，慎勿等閒視之。

〔六〕答D居士

〔七〕答E老居士

一、答（一）大經經文來歷，（二）修持內容，（三）臨終情況

承詢夏師所會《無量壽經》經文來歷，此問甚為重要，敬答於次：

㈠夏師會本中經文之來歷問題：弟在註經前，曾把會本中每句經文，都從五種原譯中，找到來歷。絕大多數都是某一譯的經文，也有不少是綜合數譯的原文而成。先舅南梅序文中說：「無一義不在原譯之中，無一句溢出本經之外。」先舅氏之說，是真實報導，絕非虛文。

夏師會經的原因，就是因為宋代王龍舒與清代魏默深所會之本，有少數經文，乃會集者所自撰，故不如法。夏老力救此病，方

成今本。現此會本已為海外佛教界公認為《無量壽經》九種中之善本，並採入新印之續藏。弟為此經作註解，非出於師生之私情，而實為關係眾生慧命之大事因緣也。

您謂會本對魏譯有刪節。誠然，確是刪節不少。此經第八種乃清代大居士彭二林所作，乃專就魏譯刪節而成。至於鳩摩羅什大師（乃七佛之譯師），於譯經時即有刪節。《阿彌陀經》本是十方佛讚，大師刪為六方佛；《金剛經》中「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梵文原經為八句偈，但大師所譯則刪為四句矣。蓋為契合華人根器，刪繁取要，正是弘經之方便也。

㈡至於每人之修持內容，實無定法，佛法只是應病予藥。因眾生有種種病，故如來有種種法。因眾生之病不同，故醫師之處方不同。決不可只用一個藥方治一切人之病。對於某一個人而言，亦應

針對病情而用藥，今天上火應吃瀉藥，後病腹瀉便不能再吃瀉藥。修持之道亦復如是。例如磕十萬大頭，本為四加行之一，乃人人所必修者，但對您而言，高齡多病，且已修密數十年，則不必再專修此法矣。

具體修行因人而異。（至於每一人，亦可因其修持過程中之情況而異。）或重懺悔，或重讀誦，或重參究，或重禪定，或重持名，或重持咒，或專修，或兼修，種種排列組合，不妨千變萬化，但總原則，只是以對症為宜，總不應離開以下兩句名言：

持戒念佛看經教　　察過去習毋自欺

「毋自欺」三字，至關重要。真實修行，應以深信切願，老實持名（或咒）為主。

㈢⑴念佛人（指信願持名之人）臨終有瑞相，上品往生者也。

(2)念佛人臨終有惡相，決定不能往生者也。

(3)念佛人臨終念佛，既無瑞相，亦無惡相，亦皆往生（此乃古德所說）。

二、答大經會本中最後所增四句之深旨

您問夏師所會《無量壽經》定本中最後增入「為教菩薩，作阿闍黎；常習相應，無邊諸行」之因緣問題。此問有關當前及未來之法運，經您提出，功德極大。

所問之四句，乃夏師於本經印成之後，而決定補入者（補於勘誤表中）。於是此本乃真成為定本，而不再改變。蓋此四句十分重要，既表明淨密不二，淨宗即是密教顯說，又顯示宏修密乘乃德遵普賢之諸大菩薩等，共同之行持。此四句在八相成道之轉法輪相中。德遵普賢之諸大菩薩，能於十方示現八相成道之佛（此乃權

小之佛，非究竟圓滿之果覺），故可「以諸法藥，救療三苦」。而其中之首，即為「昇灌頂階，授菩提記」。使諸根成熟眾生，能上升至灌頂之位（可見灌頂之重要，千萬不可輕視），並授給菩提之記，此即俗說之授記成佛也。此下即為最末增入之四句，首曰：「為教菩薩，作阿闍黎」。如上德遵普賢之諸大菩薩，為教導其餘諸菩薩，皆能成為密教之金剛阿闍黎。因密法乃究竟之方便，令眾生之三業，頓同如來之三密，但能相應，便得究竟成就。佛果之究竟處，正在此度生方便之究竟，故須教導諸大菩薩皆能成為阿闍黎，輾轉傳授此究竟方便之密法，普令速證究竟之果覺。下續接「常習相應，無邊諸行」。此中「相應」即「瑜伽」。前者為義，後者為音。故此四句之義，即為：為教菩薩作阿闍黎，以及受教之菩薩，為能充當阿闍黎，彼此皆須實修種種瑜伽（相應）之密行

（即修種種密法）。如是則能「成熟菩薩無邊善根，無量諸佛咸共護念。」經文極表密法之重要。

又《淨修捷要》云普賢菩薩「化身金剛薩埵，永為密教初祖」，故知密教初祖正是普賢，每代祖師皆是金剛薩埵，（如信不及，則可看為金剛薩埵之代表）是故經中，德遵普賢諸菩薩，普教餘諸菩薩咸能充當阿闍黎。蓋以普賢與金剛薩埵本來不二，宏揚密乘正是普賢之本願也。

又普賢大士之極果，即普賢王如來，亦即阿達爾嘛佛。密教中稱金剛薩埵乃因位，普賢王如來乃果覺。故弟常對人說，修金剛薩埵法，初步即是到家，即此意也。

三、粗答「發菩提心」與「稱性極談」

㈠大菩提心者，淺言之，乃大智大悲大願三結合之心，亦即行

願菩提心與勝義圓融不二之心。《金剛經》云：「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相即離相，此大智也。修一切善，大悲大願也。三者結合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但離相，則易墮於豁達空；若但修一切善，則成為有為法。皆不能直趨菩提。但終日度生，終日無度；終日念佛，終日無念；終日求生淨土，終日無願無求，方名大菩提心也。能發此心，必證正覺。結合淨宗則為廣度眾生，而求生淨土，能信是心是佛，仍舊老實念佛，如是行者亦必決定往生也。

㈡「稱性」中之「稱」字，即是「稱心如意」中之「稱」字。此乃如來稱心性登峯造極之談。開權顯實，大暢本懷，稱心而談，和盤托出。故云：「稱性極談」。性者自性，乃此心之本體，恒常不變者也。又稱者相稱之義，故稱性指與本性相稱。此性遍虛空，

恒不變，體具萬德。今此談亦遍虛空，恒不變，具萬德。此談與自性相稱，故名稱性之談。

甲子冬小雪節（一九八四）

〔八〕答F居士

一、答臨終一念可以往生

承詢「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何以臨終一念亦得往生？此問切要。蓋信願持名之功德，超情離見，不可思議。正如蕅益大師所示：「唯以信願執持名號，則一一聲悉具多善根福德。散心稱名，福善亦不可量，況一心不亂哉！」蓋直指稱名即是多善根多福德。蕅師所示，正與古經相符。六朝襄陽石經於「一心不亂」下，尚有廿一字，文為「專持名號。以稱名故，諸罪消滅，

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古靈芝、大佔諸師皆尊石經。幽谿大師更謂今經訛脫，讀經者應補入此廿一字。若補入此廿一字則《阿彌陀經》與《大經》之十念必生，《觀經》之五逆十惡臨終十念往生，《寶王論》之臨終一念得生，均一味無殊矣。

稱名妙法，以佛果德作我因心，故我因心頓顯果德。蕅益大師謂持名「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故一念亦得往生。夏師云：「念佛即是自心現。」古云：「一聲佛號一聲心。」蓋信願稱名時，即是當人妙明真心顯現之時，故其功德微妙難思。蓮池大師謂《觀經》臨終十念得生，因念者頓契理一心故，故必得往生也。至於近世念佛者多，而往生者罕睹，皆以信願有缺故。蕅益大師曰：「若信願堅固，臨終十念一念，亦得往生。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銅牆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修淨業

者，不可不知也。

〔九〕答G居士

一、（一）論臨終往生，唯憑佛力。（二）不聞不睹，何懼魔軍。

您所問（甲、乙、丙）三問題，試答如下：甲乙兩問都是臨終之事：甲、無人引導，甚至干擾。乙、心臟病發，臨終苦迫。因之畏懼，恐難往生。

此二問實際是一個問題。其實皆因對淨宗是他力法門，體會未深。蓋臨終時能正念分明，安詳往生，決非專靠自力。一般凡夫何能有此水平？淨土法門所以能普被三根者，端在彌陀願力加持。行人如能信願持名符佛本願，則彌陀於行人臨終之際，必來接引。如玄奘法師所譯之阿彌陀經云「慈悲加祐，令心不亂」。蓋因彌陀慈

悲，以佛威神功德，加持庇祐行人，故此行人臨終之時，才能不亂，正念往生也。平日信願持名，主要靠自力；臨終正念往生，主要靠他力。他力無邊，故不必有所疑懼。如真欲往生，正好現在努力，提高正信，切願求生。蕅益大師（蓮宗九祖）曰：往生與否，全在信願之有無。蓋謂如有信願，即得往生，反之，則不能往生，可見目前首應弄清楚淨宗的道理，深信切願，必得往生，其餘一切，均不必多慮。

丙、疑懼有外道作祟，來擾身心。此問題今日正好回答。因有實際事例可作證明。今秋我在廣化寺念佛七講阿彌陀經宗要，末後引用印光老法師開示，謂念佛未得到一心者，不可急求見佛。若有此燥妄求見之心，則為自家的冤對提供機會。他們必借機干擾報復，破壞行人。講完後，有一年老之女居士，前來問話。該人心情

激動，神闇氣急，顏色憔悴，形容枯槁。連聲問曰：「您所講的，正是我的病。我的病已兩年多。因念觀音，就想見觀音。誰知見到觀音後，從此見種種相，擾亂不息。於是白天黑天，開眼合眼都見。或見善相，或見惡形，心驚意怖，苦惱無窮。夜不能睡，晝不能休。精神疲頓，神經緊張。無法可醫。縱滿室坐滿了人，仍見滿室都是惡相，遂致精神恍惚，身心俱疲，苦惱萬分，命在旦夕。」末後並問是否應念大悲咒來除魔？

我對答曰：「您不必修法去壓制，若去壓制，即是在作對。則這個結子，拉得更緊，更不易解開了。」於是我告以一法：「古有大德，在深山中，結一茅蓬，率眾共修。但該處山精野鬼，時來干擾，或現佛菩薩相，或現虎豹惡形。大眾驚擾，不能清修，力勸大德遷移，但大德不為所動。三年後，野鬼俱寂，諸相皆無。大

德曰：『野鬼伎倆千般有盡，老僧不聞不睹無窮。』可見不聞不睹，不去管它，則魔惱自息，古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正此意也。」她當時要求小女寫下來交給她。本月初一日，我在居士林講《淨修捷要》。講畢，該女居士煥若兩人，體態安詳，容光煥發，精神奕奕，特來道謝。蓋小女所寫之字條送到後，諸相俱隱，干擾全消，大患頓除矣。可見「不聞不睹」，真是去魔之良方，盼您一試。再者《十往生經》云：「佛言：若有眾生，念阿彌陀佛，願往生者，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薩，擁護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臥，若晝若夜，一切時，一切處，不令惡鬼惡神得其便也。」可見您若切願求生，一心持名，即得廿五位菩薩於一切時，一切處，來加護持。那還怕什麼外道的干擾呢？末後，請聽一頌：

不聞不睹　平等大智　無愛無憎　不捨不取

般若妙用　不可思議　智光照處　魔障頓息
毋用排遣　不須對治　一心平等　諸魔絕跡
外道邪法　無能為力　自在安然　何必疑懼
捨諸分別　一念單提　深信切願　持佛名字
一聲佛號　萬德圓俱　如海一滴　具百川味
念佛求生　契佛本誓　佛遣菩薩　隨時護衛
現世安泰　臨終佛至　慈悲加護　蓮臺迎去
勸君生信　莫更疑慮　信願持名　綿綿密密
乘佛願力　必定生西　蓮花化生　徑登不退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

〔九〕答G居士

〔十〕答H老居士

一、答（一）願貴切實，（二）臨終觀行

拜讀大願，至表讚嘆。妙解如環，情辭真摯，定邀四寶加被圓滿成就。竊以願貴切，貴落實。令學長勝願即貴在「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十六字。果能逐步落實，決定有願必滿，往生極樂，位登不退。甚至即此肉身，圓滿菩提。

承詢嫂夫人臨終觀何本尊為宜問題。頗瓦法本尊為觀音，嫂夫人平素自修為綠度母，臨時更改困難，故可直接觀自為度母。諦信度母即觀音（實際亦真是觀音）無二無別，決得相應。總之，諾祖開示：「汝能往生與不能往生，只看汝是真願意去與不願意去為斷。」故古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更有進者，既承下問，敢不掬誠！行人於臨終緊張關頭，仍能自在修習頗瓦者，恐百中無一，甚至千萬中亦難有多少也。例如宋代蘇東坡居士才智過人，兼擅禪辯，晚歲以淨土為業，臨終又有善友在側。但最後一著，仍只是以手指心，自云「這裏著力不得」而已。持名尚不能著力，況於臨終時自運明點開頂往生乎！可見臨終一關，非同小可，萬勿掉以輕心。唯當勇猛精進，如救頭燃。養之於平日，方能用之於臨時也。我輩行人，結其求生淨土之勝願，臨終之際，萬緣放下，一心求佛接引，此時但能續念聖號或本尊真言，直到最後剎那，決蒙接引生西。只此最為簡易可靠。由此可見，嫂夫人於臨終之際，只要能提起平素熟念之度母咒（或聖號），即大事了畢矣！

二、（一）論開悟（二）勸躡解起修

〔十〕答H老居士

大函敬悉。承詢樹上之猴，必以一手攀枝，若雙手齊放，即是悟境之說。

此為

老學長數十年來久參之老問題，既承下問，焉敢緘默。只好再扯一堆葛藤。禪云：「撒手空行。」又云：「如萬丈懸崖，縱身直下。」此兩語與老學長所聆之法喻相似。教云：「真心以實相為相，妄心以攀緣思慮為相。」有所攀緣執著，即是妄心用事。雙手齊放，頓無所攀，即是離妄。離妄即真。故云：「不用求真，唯須息見。」又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此時若有毫釐求真作聖之念，便是頭上安頭，於是猴子又攀住一枝新條矣！正當悟時，赤裸裸，淨洒洒，取捨情盡，凡聖體空，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非思量分別所能及。喻曰：「如萬里尋親，突於十字街頭，一眼看見

親爹。」此喻初見本面時之驚喜也。又喻曰「賊入空室」，此語更好，蓋喻，「死盡偷心」也。可憐生這個小偷，冒危險，費心機，撬開門鎖，誰知室中空無所有，於是這一顆熾盛的「偷心」頓然止息。這也即是雙手齊放之喻也。數喻合參，或能稍窺悟時情景。至於函中所引《宗鏡》法語，均是妙諦。正宜「躡解起行，行起解絕」；「此是行時，非是解時」。近頗有以「解」為「悟」者，此皆錯認驢鞍橋為阿爺下巴頷者也。猿猴之病在於捨一取一，厭喧求靜，棄穢取淨，除迷求悟，捨凡求聖，去妄想入禪定，出生死求涅槃，總之手中必牢執一物，可換而不可無，故永無了期。此尚屬上者。近更多有雙手齊執之行人，縱變為三頭六臂，每臂也必須執著，愛鎖情枷，名繮利鎖，邪見疑根，一一視同拱璧，愛玩不捨。如是修行，徒自欺耳！

〔十〕答H老居士

老學長久侍　上師，聞法獨多，修法又勤，此皆多數師兄所未能及者，敬祈百尺竿頭，日新又新。敬獻蔫言，以備採擇。

㈠進一步加深對上師之敬信。

㈡繼續發起大菩提心。

㈢嚴守密戒。

㈣老實修法。

㈤下座後憶念不斷，如未能，則應不忘佛法。

㈥未悟前，決不妄談經論，更不可談禪說密。

古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焉有心腸與人喋喋！且大事未明，即是大法未明；既未明法，又要談法，只是一盲引眾盲而已。不但無益於人，更是有害於己。因無知妄談，難免輕師慢法之語，犯罪於趾高氣揚之中，破戒在雄談闊論之際，真是可憐憫者。倘更

深墮謗師謗法之坑，則其下場吾不忍言矣！

老學長用功勤而過失少，故成功希望甚大。近閱《大圓勝慧》，中云修「且却」見性者，方可修「妥噶」。其課程表為：

1——2點：上師法，2——3點：且却，3——5點：拙火定，5——7點：禮供念誦燒（火供），7——11點：妥噶，11——13點：禮供念誦，13——17點：妥噶，17——19點：護法與氣功，19——20點：觀無常，20——22點：本尊法，22——24點：臥入光明定。可見24小時全部在修持。臥床只兩小時，仍在入定。於是乃知密法之所以能即身成就者，在於菩提心大，從悟起修，晝夜精進不已也。近多有既未悟心，又不勤修，侈言即身成佛，直是笑談而已。唯願老學長以《宗鏡》為導，密法為行，淨土為歸。唯精唯一，再接再勵。誓盡此身出娑婆，無生而生證佛智。願共勉之！

〔十一〕答I居士

〔十一〕答I居士

一、答悟、修、事、理、願、行諸問題

來信及照片均收到，甚慰。從照片可見，頂開得很好。所提問題，依次解答：

㈠〔問：「悟不由參、不由修」是否等於與參修無關？〕

悟不由修，但亦不離修。至於「悟不由參」，更不能籠侗。常云，參須真參，悟須實悟。且禪門自宋大慧禪師倡導，乃以參語頭為法門。又佛徒常行之修持方法有「學教」、「作觀」、「念佛」、「修密」與「參禪」，可見參與禪實有密切關係。但進而言之，古德有云：「諸方的禪是參得的，老僧的禪是會得的。」從後半句看，則參與禪又無關矣。總之「悟」是「行不到處」，非一切

修行之法所能及，故云「一法不立」。但此決不可誤解為離一切修行才是，應知捨離修行更不能及。

㈡〔問：有人認為理無礙則事必無礙。〕

未必，未必！《首楞嚴經》云：「理須頓悟，乘悟併消。事須漸除，因次第盡。」又宗下常云：「頓悟雖同佛，多生習氣深，風停波尚湧，理契念猶侵。」其它同類語句甚多，難於俱引。

㈢〔問：「八風是動還是不動？」〕

此問實質是當人應否不隨八風而動之問題。此回答是決定而簡單的——當然是不隨。教下之忍辱戒定，都是不隨之意也。至於宗下，一風也無，何有八風？更談什麼隨動不隨動？從風源起處，一眼照破。不於心外求法，還有什麼叫稱譏苦樂等。你於此處誤解頗深，所以再次提出。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懂得了許多！應知苦樂等境

皆是自心，何必以自心分別自心，更何況從自心生起一心去隨自心，或不隨自心，豈非庸人自擾，頭上安頭？當前下手處一般以教下之忍辱戒定為宜。例如孔門教人「非禮勿視」等等是下手處。等到孔子晚年則是「從心所欲不逾矩」，但這決不是普通人的境界，實無法下手也。另外也決不可誤認為悟心之人如一灘死水，這又誤入歧途。昔白雲端祖師因弟子五祖演的開悟，而樂得手舞足蹈，而五祖演自若也。等到五祖演的侍者佛果開悟時，五祖演興奮到處告訴人「我侍者參得禪也」。

（從五祖所說，可見你提的「悟不由參」也是片面的。）這以上不都是歡喜嗎？祖師痛哭流涕者比比也，這豈不是悲嗎？打人罵人者更多，這豈不是發怒嗎？但其悲喜憤怒之境與常人無共同之處。祖師之罵人，正是極度的慈悲，正是演說妙法。

㈣〔問：世法中認為，變化和運動是「絕對」的，出世法認為不動是「絕對的」。〕

這後半句話是完全錯誤的，佛法中沒有什麼「絕對」。佛教不說一，「一」就是絕對；佛教只說不二。不動更不是絕對的。宗門說「死水不藏龍」，又說「澄潭不許蒼龍蟠」，焉能是死硬的不動，那豈不是僵化？《金剛經》所說「如如不動」，多少人錯會！經中之意是指說法之人應如如而說（第一個如字是動詞，第二個如字是名詞），無有變動，也即是說不可背離「如如」而說也。《楞嚴》觀音耳根法門，初是「所入既寂」，這是不動，也即是靜也。緊接著便說「動靜二相，了然不生」，這便「不動」也無了。這還只是觀音大士初下手工夫。下面還有幾重「能所」須超脫，也即是說還有幾層笋皮須剝脫才是笋心。

㈤〔問：以宗言事，以教言性，如何避免邏輯上的衝突？〕

此問文義不顯，似為：教下講性，但性離言說故矛盾。宗下，本無一物。如談事，又是矛盾。如果即是此義則好答。此亦不是語言問題，（你信中問如何掌握語言？）而是實質問題。《楞嚴》說一切經教，都不過是「因標指月」而已。也即是說，不過是指示一下月亮所在的方向而已。到底什麼是月亮？那只有你自己眼見才知道。這不是語言所能解決和替代的。教之談性，正是如此，有什麼矛盾？世人的毛病有二：一是棄標求月，茫茫太空何易尋找？另一是認標為月。這一病最普遍，最難醫。一般往往以對經論、禪宗公案的理解當作悟。把「標」當作「月」。這不但永絕見月之望，並且連標也弄錯了。當前學禪之人，無論老、中青，犯此病者十個幾乎有五雙，切須仔細。至於「以宗言事」，此四字本身有很大語

病。現在姑不咬文嚼字，只談大意。禪宗不但不是強調無事，恰恰相反，而是以無事為病。這個問題又是十個幾乎有五雙都搞錯了。宗門所指責的，「墮在無事甲裏」，正批的是這班人。所謂「墮」者，墮落也。貶義辭也。禪德所示「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又「無心於事，無事於心」，總之都不是一味無事一概斷滅去也。如是談事又何矛盾之有？

㈥〔如何判斷所發之願是否恰當？〕

此問最好。此問甚切，此問抓住了根本，此是聯繫當前實際行動的迫切之問，故表揚之。說來也難信，許多人修行一輩子，不懂得什麼叫發願，更不懂什麼叫切願。切者，懇切也，迫切也，切實也。切實兩字含義甚廣，亦包括俗言「切合實際」之義，亦即切己、切時、切機。所以首先應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具備哪些有

利和不利條件。其次是掌握世界、國家、社會的形勢，包括今天和明天。再則是默察法運之機緣，何者將興，何者暫隱。本人今生具體之願決不能脫離客觀形勢與法運因緣，但憑己意而盲動。發願不是細事，更不是只憑主觀臆想的事，而是一步一步從小到大，從淺到深，從抽象到具體，從浮泛到切實，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例如阿彌陀佛在因地中，以五劫的時間精勤求索，方才結得四十八願。您目前先發起原則性的願，於是一面修法，一面加深對於主客觀的了解，逐步形成具體的願。懇懇切切契合時機，這就是切願。既是切願，行動必然跟上來，這樣的願才可能「有願必滿」。目前就要求全部具體和恰當很難，但其中度生與往生之願肯定是恰當的、殊勝的。但度生二字目前仍是原則性的。具體內容，當然您自己也有設想，可是恰當與否，不宜主觀武斷。應多觀察，總結，並請教師

友。

二、答開頂後之修持

5月22日信收到。目前繼修金剛薩埵法甚好，理由如下：㈠此法雖名為懺罪法，實為無上密宗無上大法之第一部份。㈡懺罪亦極端需要，為自為他普作懺悔，於劫火欲燃之際，有此甘露，利樂無窮。㈢此法已熟，可續修，多念百字明。另根據您之健康與願力，目前應速念滿長壽佛咒十萬遍（至少數）。當時蓮花精舍王上師對每一開頂者均如是要求。此十萬遍無論座上座下所念皆算數，座上則於念完本尊咒後接念長壽佛咒。長壽佛即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持咒不但長生，且有臨終往生與現世成就之大益。目前就這樣修。

三、勸深信

六字大明治病之法，目前不必修，將來亦不必修。但對此法應珍重，留待有緣人。能知之法不妨多，所修之法必須專。目前修行人忙忙亂亂，勞而無成，都是缺少信心，對自己現修之法信不及。於是東求西問，無有了期。這樣下去，請待驢年。其實，一句佛號、一句咒、一個種字、一個手印，莫不皆是圓圓果海。信得及，當下便用；信不及，徒然忙亂，到頭來仍是入牛胎馬腹。所貴是信心堅固，知見圓融。一切法含治病法，治病法含一切法。信得及，專修可，兼修亦可，輪修亦可。信不及，一切都成戲論！

四、論「依法不依人」，並再談發願

來信收到。內容豐富，思想真實，頗能反映勤修後之心境。欣悉竿頭日進，甚以為慰。現仍事冗，乃擇要先覆如下。

㈠來信謂「依法不依人」，「依法也依人」？

第一句乃古人四依之一，四依者：「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此四依實為萬古顛撲不破之至言也。所謂「依法不依人」之實旨，正如《菩薩戒》云：「其法師者，或小姓年少，卑門貧賤而實有德，是故不得觀法師種姓。」意云，當觀法師之見正與不正，莫觀其種族之貴與賤。此即「依法不依人」之正義，亦即求善知識之正眼。當重正知正見之實德，而不看其人之名望與地位也。近世依人之病更深，只慕名頭與牌號，唯重表面，故學法者如牛毛，而得道者如麟角也。《圓覺經》云：「末世眾生，將發大心，求善知識，欲修行者。當求一切正知見人，心不住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雖現塵勞，心恒清淨，示有諸過，讚嘆梵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求如是人，即得成就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末世眾生，見如是人，應當供養，不惜身命。」經意甚明。世間能遇之善知識當然是人，但應是什麼樣的人？經云「正知見人」。「正知見」即是法也。故云「依法不依人」。應因法而依，不是因人而依。此段經文極重要，盼終身信受奉行。此經名為《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經題直截名為了義經，可見此實為了義中之了義也。此經亦正四依中所指應依之了義教也。經意甚深，切盼深入參究。

從以上所引經戒，估計君之意見可以消除。只要正確理解「依法不依人」之話，便可免君所謂之流弊。殊不必另提「依法也依人」，另提一句，反易混淆。我看但說「依止善知識，依法不依人」較妥。《華嚴經》中文殊告善財云：「親近供養諸善知識，是具一切智最初因緣。」《大乘四法經》云：「諸比丘盡壽乃至逢遇

喪命因緣，必定不得捨善知識。」《圓覺》又云：「心當生希有，還如佛出世。」此皆明，應依善知識，並尊之如佛也。但如何辨別善知識與惡知識，則應「依法不依人」。

㈡關於發願問題，函中有「選擇所集中的目標中，就有對自身的取捨標準，要準備犧牲什麼以集中力量得到什麼。」數語甚好。表示確在認真考慮發願問題，應珍重。但另一方面也不宜操之過急。大經中法藏比丘以五劫時間方才結成四十八願。當前，君之求索，不外「默察機緣」與「創造條件」兩途。因須利他，「他」即客觀方面。一切法從因緣生，當然要看機緣。至於「自覺」，雖是主觀方面，但也不能脫離因緣，自身之求法修法，也都要看機緣。故首須對於機緣有切實與深刻之了解。但又不可局限於現有因緣之中，而須發揮主觀能動性，以創造條件。當前首應創造的是

「眼」。《觀世音大悲心陀羅尼經》中，觀世音菩薩云：「欲誦持（大悲咒）者，於諸眾生起慈悲心，先當從我發如是願……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早得智慧眼……」正如函中所云：「怎麼去辨別人，怎麼知道這是了義教。」這都首須具眼。所以你當前首須創造的便是「眼」。這也即是你當前首先應發的願。這正是觀音大士的教導。要持咒先須發這樣的願。你說按著經本把願文念一遍，這只叫「誦願」，不等於「發願」。真實發願，必然有行動跟上來。那就是止惡行善，懺悔祈願，誦咒修法，讀誦大乘。祈請上師三寶加被，早開正眼。你已有初步眼力，經過一些考驗。但還有更大考驗在後面。必須通過這些考驗，才有可能「得智慧眼」。通過考驗，不等於具眼，只是過程而已。

〔十二〕答J老居士

一、（一）略談慧業文人學佛通病，（二）勸老實修持，讀誦大乘

學長深具慧根，才華甚茂。先師夏老謂您根器過於Z某某，確是如實之言。Z公確甚聰明，參禪亦甚深入，所惜者聰明反被聰明誤。恃才傲物，自認為必可開悟，不料終身未能打破漆桶。其癥結所在，正是《首楞嚴經》世尊訶斥阿難者。阿難多聞第一，但不能免摩登伽之難。佛教導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

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阿難聞此並未了悟，仍以現前能推尋者為心。世尊斥曰：「咄，阿難，此非汝心！」「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世，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可見從古至今，從阿難到Z公以及以彼二人為代表者，無量無數之修行人，都是通患此病。認賊作子，煮沙作飯。不知當前能作決斷及種種思維計較者，只是第六識。八識中前五識及第八識均無過咎，只此第六第七兩識使人背覺合塵，枉受輪迴。第六識是分別，第七識則執我。由於執我與分別，故全真成妄，全盤都錯。而聰明人則受病更深。聰明人自恃比別人更能分別，更善計較，殊不知其自作纏縛，百倍於常人也。例如名學者×××自作聰明，謬指《大乘起信論》為偽書，而其文中之論點及論據均極可笑。又如尊函中所提到之Z

某名人，竟將《心經》中之密咒譯為華文，真是荒唐蓋世。試問這四句為何玄奘大師不譯，難道大師不懂這四句梵文？但大師不譯。蓋不譯才真譯也。咒中每一字均有無量義，請問如何譯？勉強譯出匪但掛一漏萬，實則掛一而漏無量矣。更有進者，密咒之妙處，正在於其無理路，離言思。《心經》之妙亦正在於前部有理路，可思議。末後直是四句咒，毫無理路，不可思議。從顯而密，即思議而入不可思議。故此經稱為般若之心。（書至此，適收到韓清淨居士所著之《心經頌釋》亦曰「此咒經意義，強解非所應。」可見譯咒真是畫蛇添足。）但大函中荒謬絕倫者，則莫過於某外國學者認為《阿彌陀經》是偽經之說。難道此外國學者，竟能超過羅什大師與玄奘大師？此兩位超絕古今之大譯師，均親譯此經，正顯伊等重視此經。又淨土法門乃千經萬論所共指，難道千經萬論都是偽！真是

不值識者一笑。蓋慧業文人學習佛乘，總是易生知解。宗門常曰：「知解門開，則悟門塞。」又《圓覺經》曰：「以生滅心，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隨流轉。」蓋眾生意識分別，皆生滅心。以此妄心，欲解圓覺，則圓覺妙性，亦隨眾生心而流轉為有生有滅之妄相。故勸學長發一猛省，深認生平所自負一切聰明過人之處，即去道愈遠之處。從此甘作鈍漢，老實修行，方能跳出以上諸人之窠臼。至於實修，盼能密淨雙修。「密」則常修貢師親傳之度母（或亥母），（度母似更相宜，諾祖幽囚井下，因持綠度母，屢次中毒皆不死。）「淨」則常持阿彌陀佛聖號。必須「是心作佛」，方能證本來是佛之自心也。故此為首要。

其次則是「讀誦大乘」。蘇州有一老居士，自謂已開悟，實則尚未。夏師曾問伊，平日如何修持，伊曰：「我只是渾渾沌沌。」

夏師曰：「你還有什麼渾，你早已是日鑿一竅而渾沌死。」夏老之當頭一棒，打得正好。惜伊不識，當面錯過。事後弟曾請問夏師：「似此渾沌已死者，當如何辦？」夏師曰：「繼續鑿，直到通身鑿通為止。」妙哉！妙哉！此真起死回生之妙藥。知識分子不能如愚夫愚婦之老實修行，正因渾沌已死。故唯有廣讀大乘，深參實究，鑿之不已，直到通體透脫，方到休歇之地。敬盼　老學長一方面老實用功，一方面刻苦參研，行解相資，專精勤久，必將柳暗花明，別有一番天地。老學長誠意甚殷，下問於我，故不得不掬誠以報。謹以此密淨雙修，行解相資，二語作為供養。至於密淨之中，孰賓孰主，請您自決。

〔十三〕答K老居士

一、（一）答「茶椀」的空假中三觀（二）略談物質文明皆「有為法」

上次光臨途中備受辛苦，足證為法心切，甚為難得。所問敬答於次：

您問「茶椀」如何結合《金剛經》？

㈠「茶椀」，是假有，若根本無此物，何有此形？何有其名？今既因「形」得「名」，蓋由於假有也。「即非茶椀」。透過現象看本質，則何嘗有茶椀，只是一些電子，質子與中子，再究其實，則只是波動與能量而已，如是則茶椀成「空」，是即空觀。一個茶椀即假即空，（既是假有，復是空無）空假不二，是名中觀，故曰

「是名茶椀」。

㈡物質文明能為人類帶來福利，但所能造福的範圍，只限於一個小小地球，乃滄海之一粟。若只照顧一個小地球，而拋棄無量無邊的世界，正所謂棄海認浮漚者也。

至於所謂福利，實際皆是短暫、虛妄。人間福利以及科學本身，都是有為法。《金剛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世間科學總透不出三維空間，對於多維空間的真實境界，永無所知。

末後，佛教徒中像您這樣因年老多病而退休之科學家應當如何呢？那就是：學如夢之科學，做如夢之研究，得如夢之發明，造如夢之產品，利如夢之人類。這些都不妨盡力而為，但必須牢記——

如何出夢！

〔十四〕答L老居士

一、略談大圓滿法

L翁老學長道鑒。大示及法照同時寄達，歡喜無似。既聞道場開光，復瞻寶像莊嚴。蓮師法幢，蔚然建立，此實為大事因緣。學長偕伉儷與令媛令坦贊助之功，不可思議。為眾生賀，為蓮舍賀，亦深為學長闔府賀也。至於大圓滿法包括「且却」（立斷）與「脫噶」（頓超）。「且却」完全同於中國之禪宗，無修無證，一法不立。不歷次第，見性成佛。行人若與「且却」相應，則同於禪宗之頓悟。至於「脫噶」則必須在與「且却」相應後，方可開始修習。目前大陸，學密者多喜躐等，未契「且却」，而大修「脫噶」。修

法者興高采烈，自認為得無上法。而不知如是修持正是煮沙作飯。蓮舍之法極妙，大圓滿即攝於生起次第之儀軌中。例如四臂觀音法及蓮師馬王金翅鳥法均有最極殊勝之大圓滿部份。此即無上之妙法。

對於精舍拙見以為：㈠對於同學，貴精不貴多。㈡對於道場，重實質而不重形式。香火興旺、壇城莊嚴者皆形式也，而實質者，法也。發無上菩提心，如法修持，如是之人，所在之處，即是道場。㈢對於法，重悟心，而不重境界、靈感、禪定、神通。盼同修能於修生起次第中，直趨大圓滿。

〔十五〕答LM兩居士

一、答學密須兼修西方淨土並讀誦大乘

〔十五〕答LM兩居士

蓮師法乃蓮華精舍必修之法。王上師指定精舍所有同學均以蓮師為上師，嘛哈嘎拉為護法。至於本尊則可因人而異。再者，精舍初十之會供，王上師亦指定為蓮師會供。故知蓮師乃同學人人必修之法。蓮師與阿彌陀佛、觀世音本為同體，即一而三，即三而一。故紅教尊彌陀崇淨土。諾那祖師曰：「修任何本尊皆必須兼修西方淨土。」因西方淨土有彌陀大願攝受，最易往生也。

您夫婦發心真實，對於密乘信仰甚堅，學法因緣又極殊勝，實為多劫善根所感。切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對於大乘經論，用心讀誦。王上師曾指定精舍同學必讀與參考之經論各十餘部。《金剛經》《圓覺經》《法華經》《普賢行願品》《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觀經》《維摩詰經》《地藏經》《藥師經》《六祖壇經》《大乘起信論》皆必讀者。昔有人問諾祖，什麼是密宗境界？祖師

答曰：「密宗境界不可說，不可說。《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是密宗境界。」諾祖開示是無上醍醐，愚即是從此經入。

〔叁〕贅　語

校稿初竣，於午餐之際，俄頃得一偈，附錄於後，以代結語。

校稿偶興

清淨一句萬德嚴　　禪密淨土一而三
掩耳不聞末後句（註一）　「無心猶隔一重關」（註二）
六根齊攝當下是　　三密相應剎那圓
持名即禪即持咒（註三）　且却即是祖師禪（註四）

丙寅（一九八六）初秋
龍樹大士聖誕黃念祖誌於北京蓮舍

〔十五〕答LM兩居士

註一：宋黃龍忠禪師觀水磨發明心要。佛眼曰：「吾有末後句待吩咐汝。」黃龍掩耳而去。

註二：古德云：「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註三：《大集經》：「若人但念阿彌陀，是為無上深妙禪。」

註四：且却義為立斷，乃紅教大圓滿法中之要法。

從生命的現象中去體會認識真正的本心、自性、自我，達到當下覺悟的現量境界。從現實世界中透過現象去認清宇宙的本來面目。修持功夫必須去雜專修，一門深入，方能成就。口念心行，時時觀照。以平等心、至誠心待一切人事。功夫成熟，漸得第六識不分別，第七識不執著，第八識不落印象。自性清淨自在為自受用；對外隨他分別慈悲心為他受用，講經說法，對待一切人事用心如鏡，從自心中流出，不須思量分別也。

是日已過　命亦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當勤精進　如救頭然　但念無常　慎勿放逸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皈依三寶　發菩提心　如理作意　法隨法行

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願為眾生趨走給使，教化調服一切眾生恒不失時。